

華

# 文唐祝 周祝

風流韻事  
冠絕古今

吳門程瞻廬編

# 四

# 傑

# 傳



上海大眾書局印

文唐祝周

# 四傑傳 第四集回次

吳門程瞻廬編

第三十九回	詩詠滑稽聊資雅謔……	圖題送別遠得多金
第四十回	點墨全無嘲笑跌公子……	薄言往愬激怒老皇封
第四十一回	結人緣婢女求情……	描佛相書生贖罪
第四十二回	善才龍女肖我肖卿……	犬子雞雛侮人侮己
第四十三回	老訟師小破慳囊……	賢主僕廣行善舉
第四十四回	三椿祈禱張木匠過年……	兩副門聯徐秀才掃興
第四十五回	何秀才批六言妙判……	祝解元誦四句詩經
第四十六回	變讀法片語服羣儒……	走樣子隻身逢二憾
第四十七回	打燈謎僮僕勝秀才……	借服飾大娘規小叔
第四十八回	俏丫鬟多情憐俊僕……	假村姑有意騙親娘
第四十九回	月下添嬌傾倒浪子……	燈前含媚戲弄家奴
第五十回	拍吟肩公子灌迷湯……	寫便面解元中妙計
第五十一回	百花臺歡迎闈眷……	五駿騎徧訪佳人



唐祝文周

#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 第三十九回

詩詠滑稽聊資雅詼

圖題送別遽得多金

周文賓進了房間。祝枝山的呻吟聲越發厲害了。祝僮不住手的揉胸。且揉且問道。大爺怎麼樣了。枝山且喘且答道。祝僮……不好……快去喚船……死要死在家裏。文賓忙到牀前。悽慘着聲調問道。老祝。怎麼一病如此。都是小弟不好。小弟在這裏賠罪了。枝山只做不聞。依舊呻吟着。祝僮稟道。二爺不要見怪。這是我們大爺叮囑小人的。不願和二爺會面。只求早早離却杭州。他說。早離杭州一刻。他的病便早好一刻。文賓聽了。益發慌張起來。便道。祝僮快去勸勸你大爺。這是和他開開玩笑。只爲他在文二爺面前太賣力了。同是杜二小姐的親事。我央他撮合。撮合不成。他便丟在腦後。文二爺央他撮合。撮合不成。他便定下妙計。教他擁有雙美。成就了一箭雙鵰的豔福。爲這分上。我故意的

戲他一戲。並非真個給他翻面。枝山一骨碌扒將起來道。老二老二。你在這裏自寫供狀了。我也是故意的戲你一戲。並不是真個害什麼肝胃氣痛。說罷。祝周二人相視而笑。枝山道。「乖乖。蜒蚰吃百脚。」你在我面前弄把戲。真叫做班門弄斧。只須我略施恐嚇。你便自己獻出四川地理圖了。文賓笑道。老祝。你休誇下海口。你的裝病。早已被我猜破。本意將計就計。再戲你一戲。只爲你是賓。我是主。君子不爲己甚者。」我方才向你道歉。這是我的讓步。並不是真個被你瞞過了。你休誤會。枝山拍手道。老二。拉什麼面子。明明被我瞞過了。還要說這好聽話。這不是「打水鮪魚強擘嘴」麼。你說早已猜破。只是口說無憑。還我一個證據來。文賓道。沒有證據。你不相信。我自然還你一個證據。方才周德進來報告。說你氣出病來。我聽了。老大疑惑。你是一個度量寬宏的人。聽說你在蘇州。被陸昭容拉去一半鬍子。你若無其事的依舊到文宅玉蘭堂去吃喜酒。你既不惱陸昭容。決不會惱我周文賓。我雖然冷淡了你。比着陸昭



容率領娘子軍。打得毒蛇窠裏落花流水。好得多咧。你當時不曾氣破肚皮。你的肚皮可謂無所不容的了。難道爲着不曾替你接風。少吃了幾杯酒。便會氣得肝胃疼痛。這是大大的一個破綻。周德進來報告時。我恰在寫字。趁着硯有餘墨。我便提寫了一首遊戲詩。納入衣袖中。然後出來看你。你若不信。自去看來。說時。從衣袖中摸出一首墨跡未乾的遊戲詩。授給枝山觀看。詩云。

奇哉奇哉枝指翁。翁之器量本寬容。肚皮可納百臙臙。面皮不怕老逆風。毒蛇窠中來了母大蟲。拉去半邊鬚鬚面不紅。依然赴宴高坐畫堂中。翁既不惱唐大娘娘陸昭容。何獨惱我文質彬彬周相公。不過未備接風酒一盃。奚爲半夜三更氣破胸。吁嗟乎。奇哉怪哉枝指翁。莫非一主一僕相勾通。預把陰謀詭計授祝僮。

枝山看罷。把這首詩摺疊好了。納入懷中。笑道。老二。你倒調皮。預寫這一首詩。算你有先見之明。但是猜便被你猜破了。你詩中有莫非兩字。莫非者。疑而不

決之詞也。你雖調皮。你還不能決定我的病是完全西貝的。方才你進房來。見了我的病狀。你便慌張得什麼似的。可見你依然入我彀中。這一首詩你不過預備做個解嘲的東西。假使我的病是假。你便取出這首詩。以爲不出你之所料。假使我的病是真。你這首詩再也不肯取出來給我看了。這是狗肚皮裏的念頭。休想瞞得過我。你要是真個料事如神。你一到裏面。便要一拆穿我的西洋鏡了。還肯向我道歉麼。這幾句話。說得文賓也笑了。周德伺候枝山盥洗已畢。送過了茶點。文賓陪着他在紫藤書屋中閑談。枝山道。且慢。還沒有拜見老伯母呢。老二。請你引我入內謁見令堂老皇封。文賓道。家母病後還未出房。待過幾天。再行相見便了。枝山道。那麼託你代請金安。并乞他老人家珍重玉體。文賓聽了。欠身道謝。原來祝周相見以後。往往忽莊忽諧。說正經話時。彼此是很客氣的。說滑稽話時。彼此又是互相取笑。毫無忌諱。枝山道。你的耳朵這麼長。陸昭容上門胡鬧的事。你都知曉。文賓道。這是周德回來講起的。他說。這

椿事是你自取其咎。當着許多人。說陸昭容「見人吃飯喉嚨痒。」被人家傳作奇聞。面子上如何下得過去。老祝你便宜是便宜。在嘴上你吃虧也吃虧。在嘴上。你當着許多人。說我周文賓「見人吃飯喉嚨痒。」我知道了。只有付之一笑。陸氏嫂嫂是翰苑千金。他幾曾聽過這般的話來。這一把鬍鬚拉得不寬。枝山道。這母大蟲已凶得厲害。你還要說這迴護的話。分明是爲虎添翼了。其實呢。他來尋仇。並不爲着這一句戲言。他要在祝某身上交還他的丈夫。我自不答應。他便鬧將起來了。文賓道。這也不能怪他。你想唐祝文周四人何等莫逆。子畏兄失蹤以後。陸氏嫂嫂自然要在好友中訪問下落。古語云。（不見羊兒何處去。須在羣羊隊中尋。）子畏兄是在蘇州失蹤的。蘇州好友只有你和衡山二人。衡山是個青年道學家。只和子畏兄有文墨的因緣。至於花街柳巷。他是絕跡不去的。其中胡調的。只有你老祝一人。况且子畏兄失蹤。不止這一回。每次失蹤。總有女色關係。而且總有你老祝在裏面撮合。蘇州人有兩句



童謠。叫做不見伯虎。須問祝鬚。陸氏嫂嫂要在你老祝身上交還他的丈夫。並沒有錯啊。枝山道。好好說來話去。總是陸昭容不錯。虧得你不住在蘇州。要是住在蘇州。敢怕你也很高興的。提着搗衣棒槌。來和我爲難咧。文賓道。三個。人。抬。不過。一個。理。字。若是陸氏嫂嫂錯。我該代你不平。若是你錯。我該代陸氏嫂嫂不平。這樁事。完全是你老祝錯的。子畏兄失蹤。你怎會不知曉。便是不知曉。你也該早早尋訪。爲什麼貪圖文家這筆柯儀。專替文衡山十分賣力。把那好友唐寅置之度外。反而在玉蘭堂上。把陸氏嫂嫂百般取笑。這番扭去半邊鬚鬚。還算是陸氏嫂嫂忠厚。要是我做了陸氏嫂嫂。管教拔得你一毛不留。枝山笑道。老二。你本來有些娘娘腔的。所以人人喚你一聲周美人。物以類聚。女人家總幫着女人家。難怪你要說我的不是。閑話少說。我這番專爲尋訪唐寅而來。蘇州尋不着。尋到了杭州。你既然幫着陸昭容。一定會得替他着力。我便要在你身上交還我這唐寅。文賓道。子畏兄是在蘇州失蹤的。要是他在杭

州失蹤。我一定可以把他找回來的。枝山道：你不交還我唐寅，我可以在陸昭容那邊放一把野火。說子畏到過杭州，專在花天酒地，和周文賓往來。子畏行蹤，文賓一定知曉。再加些枝葉，說得有聲有色，好教陸昭容怒火冲天。率領着娘子軍到這裏來尋仇。你雖沒有半邊鬚鬚，給他拉住，但是拉不着鬚鬚，便拉耳朵。你的半邊耳朵，我很替你擔憂咧。文賓道：陸氏嫂嫂不是小孩子，怎會聽信你的無稽之談。況且我和陸氏嫂嫂素無芥蒂，他怎肯向我尋仇。枝山冷笑道：你休寫意。我自有的方法。教陸昭容恨你，你的把柄已落在我手裏。你怕不怕。文賓搖頭道：一些不怕。我那有把柄落在你手裏。枝山道：我回去見了陸昭容，只說你勾引着唐寅去嫖院，卻被院子裏的姑娘把唐寅迷住了，不放他回蘇。你又恐嚇着唐寅，說他家裏有雌老虎當權，窮凶極惡，萬難相處，與其回去受那雌老虎的茶毒，不如在杭州溫柔鄉中消遣一生。唐寅信了你的話，因此情願終老是鄉，不想回去。文賓道：這都是信口造謠，毫無憑據。陸氏嫂嫂是何等

精細的人。豈有被你無根之舌搖動的道理。枝山大笑道。你明明罵他雌老虎。還想抵賴麼。文賓道。冤哉枉也。那有此話。枝山道。方才這首遊戲詩。便是一個鉄證。詩中不是說「毒蛇窠裏來了母大蟲」麼。你罵我毒蛇窠。我是隨隨便便不和你生什麼芥蒂。你罵他母大蟲。他怎肯和你干休。陸昭容是個心高氣傲的婦人。喜諛不喜毀。你如給他戴上什麼「四德俱備」「知詩達禮」的高帽兒。任憑戴上十七八頂。他只有拜領嘉惠。斷無原珍奉璧的道理。惟有譏笑他是雌老虎。那便犯了他的大忌。管教恨如切齒。一定不肯干休。我告訴你一樁趣聞。上年徐禎卿嫁妹。送往桃花塢唐宅的請帖。把紅簽上的唐伯虎。寫成了唐怕虎。這些簽條都是帳房先生所書的。魯魚亥豕。寫錯幾個字。不足爲奇。要是換了我。便媽媽虎虎的過去了。誰料陸昭容看了怕虎二字。不算他們筆誤。只算他們有意取笑。怕虎二字。明明嘲笑唐寅是怕雌老虎的。陸昭容和禎卿夫人是時常往來的。他便帶了這副請帖。坐轎拜訪徐夫人。見面以後。便請



教他這怕虎二字作何解釋。徐夫人連連道歉。說是帳席粗心。偶爾筆誤。陸昭容大不謂然。以爲不誤在旁的字。只誤在一個伯字。又不把伯字誤作拍字。柏字。卻把伯字誤作怕字。明明是要把怕虎二字湊在一起。在筆端上肆行輕薄。這等輕薄之徒。充當帳席。遲早總要誤事。還不如早早把他驅逐出門。免得將來惹禍招殃。這倒爲難了。徐夫人百般賠罪。總不能消釋陸昭容的一腔怒意。非得眼見他把帳席驅逐出門不可。後來無可如何。喚着那誤書別字的帳席先生。來到面前。向着陸昭容磕頭服禮。又另換了一副請柬。雙手奉上。那才一天風雲化爲烏有。這件趣聞。是蘇州地方人人知曉的。却不是我憑空捏造。你想那帳席先生。偶爾疏忽。並非真個譏笑他。尙且觸犯了他的虎威。險些兒飯碗不保。你這首遊戲詩上。明明指定他是母大蟲。況且以下還有陸昭容的字樣。又憑着我三寸不爛之舌。在他面前竭力挑撥。他豈有不來尋仇之理。周文賓聽了。才知道祝枝山把詩稿摺好了。納入懷中。他原來要行這鉗制之法。懊

悔着自己不該舞弄筆頭。把母大蟲三字形之筆墨。他要捉弄枝山。誰料反受了枝山的捉弄。足見「棋高一着。縛手縛腳。」這是一定不易的道理。當下笑着說道。老祝。你何必使用這許多機謀。本來唐祝文周。親如骨肉。子畏兄。雖然不在杭州失蹤。但是各處徧尋無着。我周文賓當然也得出一番力。老祝到了這裏。一既來之。則安之。不必急於回蘇。去受陸昭容的逼迫。枝山道。實不相瞞。尋不到小唐。我準備在府上過了年。再作計較。家中已接到了丈母娘。得免內顧之憂。文賓拍手道。好好。老祝肯在這裏過年。再好也沒有。杭州歲尾年頭的風俗。和蘇州畢竟不同。你安心住在這裏。無論尋得到子畏。尋不到子畏。你過了燈節。看了元宵燈。去不遲。當下吩咐備着接風筵宴。約了幾位文壇好友。和枝山開懷歡飲。忽忽住了數天。文賓每日派着家丁。四處探訪唐寅下落。石沉大海。消息茫然。枝山得過且過。暫在杭州清利坊住下。蘇州方面。家信常通。雲裏觀音也勸着丈夫暫緩歸來。尋不到唐家叔叔。便在杭州度歲也不妨。有

書卽長。無書卽短。枝山自從十月中旬到了杭州。在清和坊無事可做。日日和周文賓飲酒賦詩。消磨歲月。祝周二人都帶些滑稽性質。往往互相調笑。有許多趣事流傳。枝山是喜賭的。自到杭州。連日小贏。贏的錢鈔。都歸祝僮經管。誰料一天竟是大敗。每日贏來的錢鈔。完全輸去都不夠。又貼了許多肉裏錢。文賓笑道。老祝。你以後贏了錢。須得自己經管。交付祝僮。是不利的。祝僮者。竹筩也。你看錢筩裏的錢。零碎的丟進去。大批的倒出來。你今天便是這個樣子。一打了千日齋飯。怎禁得這一頓臘八粥。枝山聽了文賓的話。以後贏來的錢。便不敢交付祝僮掌管。一天傍晚。文賓陪着枝山在河濱散步。暮鴉聲中。小本經紀的都準備收攤回去。豁喇喇倒着錢筩。待要盤一盤本日的帳。文賓道。老祝。我有一個對子在此。請你對一對。出聯五個字。叫做

筩倒竹嘔錢。

枝山知道是譏諷自己。竹嘔錢者。祝嘔錢也。分明譏諷他把贏來的錢完全嘔



出。這。個。對。不。算。難。難。在。一。語。雙。關。便。道。老。二。你。倒。可。惡。「明明道着下官。」你休得意。天下事有物必有偶。正在這麼說。河濱一隻歸航。待要轉灣。把舟尾的舵兒移動有聲。枝山道。來了。我對

舵移舟放屁。

文賓皺着眉道。「六月債。還的快。」你竟罵我放屁。可惡可惡。原來舟字是周字的諧音。舟放屁者。周放屁也。杭州太守何晉賢羨慕祝枝山的文名。取出一幅柳隄送別圖。託周文賓介紹。請枝山題長歌一首。枝山的潤例。每題長歌一首。紋銀三百兩。何太守只送了一百兩紋銀。枝山揭開畫幅。見岸旁泊着一舟。正待解纜。船艙中坐一書生。岸上四圍楊柳。幾個鳴禽。河濱立一美人。有依依惜別的情形。枝山提筆在手。只寫着四句歌謠。叫做

東邊一棵大柳樹。西邊一棵大柳樹。南邊一棵大柳樹。北邊一棵大柳樹。題罷四句。便遣人送還太守。太守見了。怎不失望。這四句歌謠。婦人小子都會

胡謫的。况且又沒有題款。不衫不履。非驢非馬。豈非塗壞這幅名畫。便又央託周文賓向枝山交涉。枝山笑道。我題的詩句不過三分之一。只爲他只送得白銀一百兩。要是找送二百兩。我自會寫完這首詩。管教杭州太守見了。十分滿意。文賓又去回覆了太守。太守笑道。二百兩紋銀倒是小事。只怕寫上了這四句歌謠。以下無論如何。接續不好了。他有本領。請他到衙齋裏來揮毫。我的二百兩紋銀預備在此。只須他接得自然。化堆垛爲烟雲。我不但如數奉酬。還得辦着筵宴請他開懷歡飲。要是接得不好。非但二百金沒他的分。並且已送的百金也得向他追還。以便賠償我畫幅的損失。文賓聽了。很替枝山寒心。以爲有了這四句俚歌。無論如何總接不好。却又不肯拒絕太守的要求。只得回去通知枝山。枝山大喜道。好極好極。非但二百金穩取荊州。而且還有一頓酒吃。立時坐轎去。到本府衙門拜謁這位何晉賢太守。相見之下。自有一番寒暄。何太守便請他到花廳上去揮毫。僕人們早把畫幅攤放在案。硯上磨得墨濃。二

百兩紋銀白皚皚的堆放在旁。枝山提筆在手。濡一濡墨汁。略不思索。便接寫在四句下面道。

任憑你南北東西。千絲萬縷。總繫不得郎舟住。者邊啼鷓鴣。那邊喚杜宇。一聲聲行不得也哥哥。一聲聲不如歸去。

枝山題詩已畢。寫了年月日。又寫了長洲枝指生祝允明八字。喜得這位何太守拍案叫好。只須加了這幾句。開端四句大柳樹。便不覺其呆板了。才子之筆。果然比衆不同。有了這一首絕好的題畫詩。還加著枝山的一筆狂草。足值紋銀三百兩。並不算得貴。除却找送二百兩紋銀外。還辦着筵席。款待枝山。開懷歡飲。訂一重文字因緣。……祝枝山在太守衙中題畫。唐伯虎也在太師府中題畫。祝枝山題畫。除却筆資以外。還叨擾着何太守的盛筵。唐寅題畫。既沒有筆資。而且險些兒捱着太夫人的一頓板子。編者用兩句「話分先後書卻平行」的套語。便可拋却杭州。補述東亭鎮上華相府中的假書僮真解元唐寅



唐伯虎了。自從十月初旬，華鴻山二度往吳門去吃杜二小姐的喜酒。喜事過後，王少傅馮通政便約着華鴻山遨遊東西洞庭。到處流連詩酒，忽忽已是半月有餘。惟有大媳婦杜月芳先回東亭鎮。伺候婆婆起居，不在話下。兩位狀公子巴不得老生活遲幾天回來，便可以多鬆幾天骨頭。唐寅在書房中伴讀。他的地位不上不下，成了一個卡人。若說他是上等人呢，他和僮僕們稱兄道弟。丫鬟們稱姊道妹。明明是個下等人。若說是下等人呢，他又高據師位。陪伴着公子讀書。一切灑掃職役。另有書僮執堂。他只研究些文墨。旁的事毫不關心。明明是個上等人。不上不下。喚做卡人。華平華吉華慶都和他取笑。華平稱他一聲卡兄弟。華吉華慶稱他一聲卡哥哥。裏面的春香夏香冬香。口裏不言。心窩裏存了逐鹿中原的心。不知將來誰有這福分。他們三個人都有自知之明。都知道不如秋香遠甚。要是秋香也在裏面逐鹿。那麼三個人只好退避三舍。爭也徒然。現在秋香早有聲明。太夫人也經許可。情場角逐中退出了這位百

勝將軍。那麼他們三人工力悉敵。當然要試一試。「瑤光奪堦」的手段。好在華老沒有回府三香的行動比較自由。金粟山房中三香不時去探望向唐寅暗送秋波。誰知唐寅好色而不淫。他看中了秋香。旁的丫鬟都看不上他的眼。不過和他們敷衍一會子罷了。這天唐寅在書房中鬱鬱寡歡。書案上攤着一張素紙。準備寫幾幅窗心。以遣寂寞。兩個猷公子讀書也讀的倦了。大踱和二刀彼此取笑。大踱說不過二刀便扯着一張字紙。捏做一團。在硯池中染黑了。和核桃般大小。向二刀道一句照照法寶。便向二刀的面部上擲來。二刀把頭一偏。這個黑紙團恰恰落在唐寅所攤的素紙上面。淋淋漓漓的沾染了一大塊。只因這一番沾染。便惹起了一場風浪。正是

因緣未遂鴛鴦夢。風浪偏生鵬鷁圖。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日。此回係祝周合傳。寫周文賓又與唐文二人不同。唐以放誕著文。

以蘊藉稱。周文賓則介於唐文二人之間。而佐以機警。祝周相逢。互相鬪智。祝藉裝病。使周文賓出而謝罪。似乎祝勝於周。周能預料祝之僞病。預題一詩。以證其先見之明。又似周勝於祝。然枝山看罷。只輕輕摺疊好了。納入懷中。於是文賓弄巧成拙矣。小巫見大巫。文賓究非枝山之比。枝山題畫詩。確有堆垛化爲煙雲之妙。起處東南西北四語。呆板極矣。一經續寫數語。而呆板者亦化爲活動。此非絕頂聰明人不辦。因此一詩。聯想前清乾隆帝游幸西湖。值嚴冬大雪。乾隆帝戲吟云。一片一片又一片。三片四片五六片。七片八片九十片。吟至此。幾不能續。時沈歸愚尙書在旁。踞而前曰。請皇上賞給臣續。乾隆帝許之。沈吟云。飛入梅花都不見。乾隆帝大悅。卽解貂裘賜之。歸愚一繼七字。而上文呆呆三句。亦都栩栩欲活。化堆垛爲煙雲。斷難此種。歸愚所續之七字。殆有枝指生之遺風歟。一笑。

明州朱  
霞夫著

漱六  
房校  
山訂

# 五嶽奇俠傳

八大厚册 八十萬言 原價八元 實售四元

本書作者係國術大家李景林將軍之高足。拳術極有根柢。文筆尤為超羣。以國術家之心得。寫武俠派小說。驚人絕技。躍然紙上。能使閱者奮發精神。如入其境。如見其人。於是出版以來。深得讀者贊許。認為絕作。現已四版出書。價值可知。

## 全部情節百分之一提要

烈火劍，割下幾千耳朵。衆劍仙人破黃七嶽。羣凶爭產，便宜了一個窮秀才。劍俠的酒壺，變了尿壺。二個兇驢，拉着無數赤身美女。斬了徒弟，不覺滴下淚來。丟下一個人頭，硬聘漁家女子。量天劍割下偵探的鼻子。爛脚叫化抽算此元數。葉天士吞了水獺心精的金丹，水獺妖尸會變獨角蟒蛇。虛榮鄉和尚享豔福。一道紅光毀去柏木大廳。救女斬賊先，火燒蓮花寺。白雀寺苦僧補補，喜採取女人口口，補他九陽。飛劍斬不着和尚反被閉困高山。乃血成乞丐，反發在二世佛令身上。女人的口口，會納成一個小紅木。骨落的頭顱，骨飛起來打人。火燒白雀寺，救出了十五個奄奄的垂危的女。終日派利慈讚派關前大關。巫喚出山魅，怪手捏住了咽喉。赤龍劍逐風雷劍。荒山。到鬼，無何逃過。一陣大風，四人吹到終南山。一張口吐火蛇吞下。練拳脚人，壁上圖。王瑞伯逃少林木羅漢打着兩肩膊，一口氣接住十八把飛刀。三尺童子，竟將偌大的水牛負了波河，鞋底不濕。

## 上海大衆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唐祝文周

##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 第四十回

點墨全無嘲笑猷公子

薄言往愬激怒老皇封

大蹠拋擲紙團，拋上了唐寅案頭的素箋，趕緊摘去。已墨污了一大塊。有濃有淡，淋淋漓漓的，不成個樣子。二刁道：「老冲，好一張雙料貢箋，被你弄污了。大蹠道：「不妨，誤誤筆，可成蒼蠅，誤誤墨，也可成老鷹……原來這時的猷公子胸中已灌輸了相當之文學，這誤筆成蠅的典故，是唐寅講給他聽的。他今天觸景生情，也會運用這典故。唐寅聽着，點了點頭兒，看這墨跡的形勢，很可改造。一隻飛禽，他是深明六法的，對着這墨跡，凝神了一會子，覺得有幾條墨痕，很挺拔的，宛似鵬翎。埤雅上說：「鵬一名鷲，其翮可用爲箭羽。」不如繪了一隻皂鵬罷。想定主意，颼颼落筆，果然把這大墨跡，改成了一隻健翮凌空的皂鵬。猷公子見了，拍手稱美。又見旁邊還有一個小墨跡，大蹠道：「大大叔，索索



性。再再來一個。二刁道。半仙繪了一隻大鳥。再繪一隻小鳥。唐寅趁着高興。又繪了一隻鴿子。一鵬一鴿。都有冲霄之狀。大跛二刁越看越起勁了。便要唐寅添繪人物。唐寅繪這一鵬一鴿的當兒。並沒有什麼譏笑之心。比及繪好以後。忽然想到事有湊巧。這一對跛頭恰是一鴿一鵬。華文格格不吐是個鴿。華武刁嘴欠舌是個鵬。他教我添繪人物。我便繪了他們兄弟倆罷。但是真繪其人。似覺欠妥。我便繪這快活神仙和合之像。卻把他們的面目繪做和合的面目。豈不是好想定主意。立把和合二仙繪得栩栩欲活。這種遊戲畫。現在各報館中頗覺風行。其名叫做插圖。開此端者實始于唐伯虎之鵬鴿圖。所以唐伯虎不但是詞苑名家。也是插圖祖師。猷公子問繪的是誰。唐寅告訴他們。一是寒山。一是拾得。繪在一起。叫做和合二仙。大跛道。這這個拾得的面孔。好好像二老官。二刁道。那個寒山的面孔。好像老冲。兄弟倆益發起勁了。又要唐寅題些詩詞在上面。唐寅暗想橫豎無事。開開玩笑也好。便在上面寫了四個字。寫的

格式如左。

鵬

鴿

圖

容

這四個字是橫寫的。下面題着八句詩。每句一行。格式如左。

寒山與拾得

胸無半點墨

一鴿復一鵬

此意誰能識

問君何所長

不知與不識

秋去又冬來。

香風動顏色。

鵬鴿圖容四個字。分明是兩位猷公子的寫真圖。還加着八句詩。借着寒山拾得。譏諷猷公子不識不知。胸無點墨。收處兩句是唐寅自訴相思。不見秋香顏色。題完以後。猷公子愈看愈愛。大蹀向唐寅索取。二刁也向唐寅索取。一張圖如何分給兩人。況且又含着譏諷之意。猷公子雖然莫名其妙。要是被他們的巧妻見了。看破機關。不免闖下一場大禍。唐寅因此不肯把這幅圖贈給猷公子。許他們每人另繪一幅。猷公子聽了。一說着風。便扯篷。一立逼着唐寅提筆就繪。論到唐寅的本領。揮灑幾幅圖。不算甚麼一回事。偏是一時內急起來。趕緊要去大解。叮囑二位公子暫緩片刻作圖。待我大解以後。再來握筆。說罷。急匆匆進內書房。自去解手不提。也是唐寅合該有事。一一滴水恰恰落在油瓶裏。一春香早不進書房。遲不進書房。偏在唐寅解手的當兒。進書房來送點心。

恰見華文華武同看着一張圖。春香忙問是誰畫的。華文道：「大大叔畫的。」華武道：「畫的。其是和合二仙。一個活像大老半。一個活像我二老半。」春香讚不絕口。道：「畫的真好。畫的真像。」華安兄弟本領大。件件皆會。般般都能。無怪相爺說他有翰林之學。太夫人說他有狀元之才。現在太夫人正和二娘娘在紫薇堂上閑談。他們都喜看圖的。大公子二公子請用點心。待我去獻給太夫人過目。這一盆點心是華安兄弟的。他到那裏去了。放在這裏。待他到來。請他用點心。說罷。正待返身入內。唐寅在內書房聽得清楚。這一急。真非同小可。倘在平時。早已趕將出來。攔住春香。非得搶回圖幅不放他入內。但是現在正當尷尬的時候。行將跳海的黃老老。初出洞門。尙沒有躍入波心。只好坐在馬桶上。高喊着春香姊妹。快不要把圖幅攜入內堂。這是見不得太夫人的。春香道：「華安兄弟快不要客氣。包在我身上。」太夫人見了一定歡喜非凡的。說罷。早已返身走了。春香爲什麼這般起勁。只爲春香眼光中的唐寅。已當做他們三個人的未來。

夫婿。夫婿的才學愈多。自己的面子愈好。唐寅說的見不得太夫人。爲着這幅遊戲畫不免惹禍招殃。春香誤會了。只道唐寅是個謙謙君子。不願賣弄才情。越是唐寅不願賣弄才情。春香越是要替他賣弄才情。但求太夫人稱讚他的。華安兄弟。春香面孔上立時便飛了金。急急匆匆到了裏面。見過太夫人。獻寶似的獻上了這幅畫圖。尊一聲太夫人。這幅畫繪的多麼好啊。是華安兄弟繪的。只怕唐伯虎也繪不過他。二娘娘聽了。暗暗好笑。唐寅便是他。他便是唐寅。可笑這春香。只知道華安。不知道唐寅。太夫人見了和合二仙。便道。阿彌陀佛。原來是寒山拾得二菩薩。聽說他們是文殊普賢菩薩的化身。說時。仔細看了看面孔。便道。二賢哉。你來賞鑒賞鑒這幅畫。好不奇怪。寒山貌似大郎。拾得貌似二郎。二娘娘湊頭過去。看這面孔。果然繪得很像。又讀了上面的題詠。不禁咬咬銀牙。喚一聲。豈有此理。太夫人道。二賢哉。因何動怒。二娘娘站起說道。啓稟婆婆。華安這小廝。簡直是個忘恩負義之徒。輕薄刁鑽之輩。公公婆婆青眼相

看。教他在書房中伴讀。有何虧待于他。不該借着圖畫。毀謗小主。甚麼胸無點墨。甚麼不識不知。這些話豈是奴才說的。況且上面繪的飛禽。尤其胆大妄爲。一鴿一鷓。都有用意。鴿者格格不吐。鷓者刁嘴欠舌。明明欺着小主人忠厚。才敢舞弄他的筆頭。輕薄說時。把小小金蓮。踩了一下。表示他的心頭憤恨。那時四香聽了。個個奇怪。秋香眼快。早已把題詠看個明白。暗想這一番魘子。合該倒灶了。鬼使神差。教他闖下這場禍來。這一頓板子。萬萬躲避不得。三香不但奇怪。且都失色。尤其是春香。默默的把已死的爹娘。咒個不住。咒他們墮入十八層地獄。咒他們永遠不得轉世爲人。爲什麼咒及已死的爹娘呢。怨他們不教女兒讀書識字。要是自己讀過書。識過字。無論如何。不肯把這幅惹禍招殃的圖畫。攜入中門。教華安兄弟。擔當戲弄小主的罪名。……太夫人眼目昏花。看不清題畫的小字。自有秋香幫着他看。看過了鴿鷓圖容四字。又把下面一首詩念給太夫人聽。太夫人不禁大怒道。可惡的奴才。竟敢恩將仇報。老相公



憐他孤苦。提拔他伴讀書房。誰料他仗着自己略有才情。竟敢把小主這般戲弄。我不把他重重責打。怎洩我胸頭之怒。春香快去喚這奴才進來見我。春香奉命而去。心如刀割。暗想我不該多事。害了華安兄弟。要是太夫人真個把他責打。我只好伏地跪求。拚着磕破了頭皮。他老人家是很慈悲的。惟有這苦肉計救得華安兄弟。他一路走。一路尋思。竟向書房中去喚這惹禍招殃的華安兄弟。再說唐寅大解已畢。洗手出房。連連的喚着這便怎麼好。唉。春香害了我也。大躩二刁喚他吃點心。他也不吃。只是唉聲歎氣。忽聽得春香慘着聲兒進書房。傳喚華安兄弟。唐寅道。事發了。姊姊害得我好苦也。春香道。華安兄弟。都是我不好。累你吃驚。但是你不用驚慌。太夫人傳喚你進去。你會得聲辯。儘管聲辯。他老人家是棉花耳朵。風車心。只須你辯得有理。一丈水。退八尺。一包你無事。要是太夫人真個要責打你。有你姐姐代你哀求。拚把頭皮磕破。總不使你華安兄弟吃虧。兩個躩頭。莫名其妙。都問春香爲什麼媽媽發怒。春香怎

有工夫告訴他們。只連連的安慰那心愛的華安兄弟。唐寅道。姐姐暫待片晌。容小弟想一個聲辯的方法。當下在金粟山房中打了一個轉。忽的擦着鼻子。微欬一聲。連喚着好了好了。已有了聲辯的方法。太夫人便要責打我。也打不成了。春香莫名其妙。便領着唐寅直達中門。管家婆已知道書僮闖下了禍殃。太夫人在裏面發怒。很替乾兒子捏一把汗。叫他見了太夫人。須得服罪。休要觸怒了老皇封。唐寅點頭稱是。進了中門。又遇見了石榴。愁眉淚眼的問道。華安兄弟怎麼好。你也忒煞胆大了。唐寅道。姐姐不用驚慌。小弟自會聲辯。春香把唐寅領到紫薇堂的庭中。叫他暫時小立。自己揭簾入門。稟告老皇封。說華安兄弟進來請罪了。伏乞太夫人大度寬容。饒恕他這一遭。太夫人道。不干你的事。喚這狗才進來見我。春香喚道。華安兄弟。太太人傳你進見。唐寅應了一聲。揭簾入內。伏地請罪。太夫人喝道。想你這狗才。孤苦零丁。身無依靠。若沒有相爺愛你才華。一力提拔。你早已身死他鄉。做那飄零之鬼了。相爺教你伴讀書。

房。有何虧待於你。你敢目無相爺。戲弄兩位公子。繪就這鵬鴿圖容。你可知罪麼。唐寅道。太夫人聽稟。小人題這四個字。並無譏笑之意。只爲繪完了這幅圖畫。便想題一首七言絕句。恐怕手腕不慎。碰壞字樣。所以題詩時。先寫每句的第一字。詩尙沒有寫全。小人入內更衣。卻不料春香姐姐到書房中送點心。他見了我這幅畫。便卽攜入內堂。小人止住他。他又不依。這是未曾題畢的詩句。只有頌揚。並無譏刺。太夫人啊。小人投靠相府。身受太師爺太夫人天高地厚之恩。粉身碎骨。且難圖報。怎有喪心病狂。戲弄小主人之理。春香也幫着說道。丫頭取這畫幅時。華安兄弟不在外書房。却在內書房。高聲呼喚。說畫幅上的題詩未完。休得攜入內堂。都是丫頭不好。急於獻給皇封觀看。以致太夫人誤會了。太夫人點頭道。原來如此。我也知道華安這小廝不該這般昧良。二娘娘暗想。婆婆太沒主意。受他巧言所騙。唉。表兄表兄。你太藐視一切了。放着我在旁邊。決不使你朦混過去。便在婆婆耳旁說了許多話。太夫人道。二賢哉言之。

有理。待我再來遣問這小廝。便喝道。華安。唐寅借此抬頭。應了一個有字。眼角上瞧見秋香站在太夫人旁邊。抿着嘴。匿笑不已。唐寅自忖。秋香秋香。你不該幸災樂禍啊。太夫人道。你說鵬鴿圖容四字。是頌揚不是譏笑。你且把這一首七言絕句念給我聽。果然頌揚得體。還可輕恕。要是支離牽合。一頓板子。決不輕饒。唐寅道。太夫人聽稟。這首七言絕句。每句只寫得一個字。要是寫全。便成了這麼樣的四句詩。

鵬翎箭下建奇功。

鵠足傳書戰略通。

圖繪汾陽牀滿笏。

容成彭祖一般同。

太夫人道。這首詩頌揚些什麼。唐寅道。這是出于小人一片戀主之忱。頌揚兩位公子將來智勇兼全。福壽無量。一鵬翎箭下建奇功。一大有薛仁貴三箭平。

天山的勳績。這叫做勇。「鵠足傳書戰略通。」借著鵠足傳書。運用奇策。這叫做智。「圖繪汾陽牀滿笏。」郭汾陽家中平笏滿床。這叫做福。「容成彭祖一般同。」容成子和彭祖都是古來長生不老的仙人。這叫做壽。智勇福壽分詠。在四句七言之中。語誠吉祥。伏乞太夫人詳察。太夫人道。難爲你了。我原說你不是忘恩負義之人。你却會想出這些吉祥句子。頌揚兩位公子。太夫人說這話時。旁立的三香都是面有笑意。二娘暗想不妙。婆婆這般說法。非但無罰而且。且有賞了。又在婆婆耳旁說了許多話。太夫人道。二賢哉言之有理。待我再來盤問這狗才。又喝道。華安。唐寅又借此抬頭。應了一個有字。眼見秋香仍在匿笑。三香面有愁容。太夫人問道。這鵬鵠圖容四字。算是被你掩飾過了。以下的八句詩呢。難道也是頌揚兩位公子的麼。唐寅道。啓稟太夫人。這不是八句詩。一共有十六句詩。小人寫的時候。預備每行寫兩句。逢奇數的句子。寫在上排。便是第一句。第三句。第五句。第七句。第九句。第十一句。第十三句。第十五句。逢

偶數的句子。寫在下排。便是第二句。第四句。第六句。第八句。第十句。第十二句。第十四句。第十六句。太夫人所見的句子。是上排奇數的句子。並非全詩。小人的全詩。也含着頌揚之意。太夫人道。原來並非全詩。我又錯怪你了。累你久跪在這裏。……二娘娘見婆婆這般說。差不多要喚他起立。向他道歉了。便又在婆婆耳邊說了幾句話。太夫人道。二賢哉言之有理。我怎肯受他的朦蔽。便又喝問道。你快把上下排的句子。一起念出。念的頌揚得體。還可饒恕。要是念的支離牽合。準備精皮膚一頓打。唐寅道。太夫人聽稟。小人題的是一首五言古風。四句一轉韻。共轉四韻。都含着頌揚之意。若把上下排一起讀出。便是這麼一首古風。

寒山與拾得。人稱和合仙。

胸無半點墨。而吟詩百篇。

這是前四句。押的一先韻。是說二位公子宛比和合二仙。不知者以爲胸無點



墨。知之者以爲公子具有天才。一旦貫通。自能吟詩百篇。太夫人道。這四句做的不錯。以下怎麼說。唐寅道。以下轉了二簫韻。叫做

一鷓與一鵬。奮翮入雲霄。

此意誰能識。鵬搏萬里遙。

這四句頌揚兩位公子直上青雲。鵬搏萬里的意思。自來念書人只希望有這一天。這便是小人的善頌善禱啊。太夫人點頭道。果然是善頌善禱。但願依着你的話便好了。以下四句怎麼樣。唐寅道。以下又轉了七陽韻。叫做

問渠何所長。努力讀文章。

不知與不識。桂折一枝香。

這四句是勉勵公子的話。若要有這飛黃騰達的日子。全在努力用功。待到功夫深了。不知不識。純任自然。桂折一枝。定能名登秋榜。太夫人道。謝天謝地。若得中了一名舉人。總算讀書有成了。結尾四句說些什麼呢。唐寅道。結尾四句。

又轉了十灰韻。叫做

秋去又冬來。春歸放早梅。

香風動顏色。他日占花魁。

這四句是頌揚兩位公子高中鄉魁以後。將來入京會試。可以先後大魁天下。宋朝王旦詠梅詩云。一而今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一詩中已安排着狀元宰相。後來果應其言。小人說的。一他日占花魁。一便是預祝兩位公子都有王旦狀元的福分。列位看官。一千穿萬穿。馬屁不穿。一唐寅接二連三的拍着馬屁。拍的太夫人笑容滿面。嘻開了嘴。隔了片晌。說一句華安是個好小子。不用跪了。唐寅正待起立。二娘娘道。華安且慢。我還有話問你。唐寅口頭應了一個是字。心頭又恨又驚。恨的是什麼。表妹太促狹了。幾次在婆婆耳邊挑撥。還不算數。又來親自問我。驚的是什麼。只爲太夫人是好人。容易對付。表妹心思又靈。口才又好。若要駁倒他。很非易易。……二娘娘道。華安你仗着小有才。

情。百般強辯。以爲可以顛倒黑白。淆亂是非。但是有一個絕大的漏洞。不曾補去。你說鵬鴿圖容是七絕的每句第一個字。這算被你辯過了。你說這八句詩。是上排的奇數句子。既是奇數句子。有了上句沒有下句。決不會一氣貫串。又都押着入聲韻。現在詩中意思。又是顯豁呈露。除却末二句你另有用意。其他六句都是罵着兩位公子。一鵬一鴿。無知無識。證據顯然。你賴到那裏去……這幾句轟雷掣電的問話。唐寅一時口鈍。正在這個那個滿口支吾。二娘娘道。婆婆這小廝不給他吃些痛苦。他益發目無長上了。太夫人道。二賢哉言之有理。春香去取家法板來。春香應了一聲。只是口應身不動。太夫人又遣春香夏香冬香。也都是口應身不動。惟有秋香自告奮勇道。太夫人要責打刀奴。待小婢去取家法板來。正是

枉具口才蒙主母。且將家法責刀奴。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唐祝文周傳。唐寅其經。而祝文周其緯也。上面由祝枝山題送別圖。又過渡入唐寅本傳。乃知祝之題畫。所以映襯唐之題畫。手揮五絃。目送飛鴻。此境洵非易到。

唐寅繪鷓鴣圖。妙在出於無意。因誤墨而成鷓。因華武要求添繪小鳥而成鷓。一鷓一鴣。偶然巧合。並非有意爲之。如此描寫。才不失解元身分。否則無端弄筆。肆意譏評。此輕薄者之所爲。非所論於才子也。

只在金粟山房中打一個轉。而如何辯護。早已胸有成竹。機警處洵不可及。此回文字。引起下文之妙。繪觀音。妙在處處立影。鷓鴣圖以寒山拾得像二公子。觀音圖以善才龍女像唐寅秋香。一也。鷓鴣圖有鷓鴣圖容四字藏頭詩。觀音圖有我愛秋香四字藏頭詩。二也。以賓主言之。繪鷓鴣圖爲賓。繪觀音圖爲主。何言乎主。則以上場人物中有秋香耳。

此回文字。又與上文祝枝山題畫有互相輝映之妙。枝山題畫以添字見長。

唐寅題畫亦以添字見長。枝山添字。堆垛化爲煙雲。唐寅添字。譏諷化爲頌揚。

此回文字又與下文祝枝山題無字對。有先後映襯之妙。唐寅題畫化譏諷爲頌揚。枝山題無字對。化謾罵爲恭維。此等筆墨。非鈍根人所能效顰。唐以添字見長。祝以改變句讀見長。彈唱三笑因緣者。於此等處全不講究。支離牽合。不成文理。編者悉加改製。妙在純任自然。無穿鑿附會之弊。太夫人疊說二賢哉言之有理。描寫忠厚老太太。可謂維妙維肖。

唐祝文周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第四十一回 結人緣婢女求情 描佛相書生贖罪

胸有成竹的唐伯虎。自從在金粟山房中打了一個轉。對付這位活菩薩一般的華太夫人。當然可以操縱自如。憑着三寸不爛之舌。死的說成活的。白的說成黑的。即使太夫人有雷霆閃電之威。唐寅也可以說得他變成了霽月光風之度。所以曾在春香面前誇下海口。說已有聲辯的方法。太夫人便要打他也打不成了。誰料「閻王好見。小鬼難當。」馮玉英偏偏放刁。今日裏和唐寅做盡了對頭。太夫人再三要寬恕華安。二娘娘再三挑撥。非得把他拖翻了重打一頓家法板不可。唐寅生平有三怕。在家庭時怕大娘娘陸昭容。在交際場中怕老友祝枝山。在親戚人家怕表妹馮玉英。爲什麼怕陸昭容。怕他閩威森嚴。有他做了娘子軍的總司令。其他七位娘娘。都和他攻守同盟。站在一條戰線。



上。唐寅要享受那閨房之樂。必須博着陸昭容的歡心。一經陸昭容認可。其他七位娘娘都肯門戶開放。任憑唐寅倚翠偎紅。左擁右抱。要是不然。陸昭容表示否決。啐了一聲。其他七位娘娘同時表示否決。連啐了七啐。任憑唐伯虎是個偷香竊玉的慣家。無如他們都抱着閉關自治的孟羅主義。到了這時。便要七叩香閨。七不開了。他爲什麼怕祝枝山。怕他詭計多端。唐寅無論如何。總跳不出祝枝山的掌心。宛比孫行者在如來佛的掌中翻筋斗一般。他爲什麼怕馮玉英。怕他的辯才無礙。在閨中時有賽道韞的名稱。馮玉英的面貌雖然差了一些。可是他的才思敏捷。簡直謝道韞第二。可以遮着青綾步障。替小郎解圍。有好幾次唐寅往訪他的姑丈馮鑄九。馮通政留他吃飯。席間討論今古。品評詩文。只有唐寅的議論最多。馮通政有兩位公子。也是談風很健的。惟和唐寅舌戰。十有九次要吃着敗仗。他們在那緊要的當兒。便向着妹妹乞請救兵。好在表兄弟談話。馮玉英隔着畫簾聽的異常清楚。馮公子看看要敗將

下來。只須喊一聲妹妹快來。馮玉英便揭起簾子。答一聲小妹來也。便欵欵入座。和唐寅繼續辯論。論壇上面來了一枝生力軍。加着他在畫簾以內。所有唐寅的議論。歷歷在耳。他都牢牢的記着。自古道。一言多必敗。又云。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唐寅的議論。中間難保沒有一二破綻。馮玉英揭簾入座。專在他表兄的破綻上面大施攻擊。唐寅抵敵不住。便漸漸的敗仗下來。爲這分上。唐寅便不敢常到馮通政府上去走動。便是偶去走動。也不敢逞着一時之興。大放厥辭。他所怕的。只怕畫簾動處。來了這一位不櫛書生。和他清辯滔滔。駁的他無話可答。按下閑文。且說紫薇堂上。二娘娘親自盤問情由。果然被他捉住了破綻。胸有成竹的唐伯虎。到了這時。也會舌頭上發生阻力。說時遲。那時快。秋香已雙手捧着家法板聽候。太夫人發落。太夫人只是顛巍巍的喝着大膽的奴才。唐寅只是哀告着太夫人。饒恕小人這一遭。二娘娘只是攬掇着婆婆把小廝痛打一頓。秋香只是啓稟老皇封家法板在這裏。責打刁奴。須把他

多打幾下。春夏冬三香只是面面相覷。替那跪倒在地的書僮捏一把汗。還有管理小廚房的石榴。在簾外探聽消息。見紫薇堂上的空氣越發緊張了。幾次要闖入簾內。替他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的四同兄弟向太夫人面前討情。但是上回吃過一次虧。爲着燒火婆子搬唇弄舌。說他賣弄風情。和華安糾纏不休。落在春夏冬三香耳朵裏。向太夫人面前挑撥。自己險些兒捱打板子。爲這分上。不得不自避嫌疑。幾次要闖入簾內乞情。待要動脚。卻又止住了。不敢造次。太夫人從來沒有責打過僮僕。待要打他。似乎不忍。待要不打他。二媳婦的面子似乎下不過去。秋香又連連稟告道。太夫人。家法板在這裏。責打刀奴。着誰動手。太夫人沒了主意。便道。秋香。休來問我。你們這四個人。誰高興打他。便結實的打他幾下。秋香把板子授給春香。慌的春香忙向後退。不來接受。授給夏香。冬香。也是倒躲不迭。秋香又稟告道。太夫人。他們都不肯動手。待小婢來動手罷。請問皇封。把刀奴責打多少。太夫人搖了搖頭道。秋香。不用問我。你高興

打他幾下。便打他幾下。但你自己留意。休得太高興了。打破他的皮肉。不算什麼。閃了你的手。可不是耍。跪在地上的唐寅。在先聽得要把家法板責打。未免着急。所以口中不住求饒。現在聽得秋香充當打手。而且太夫人這般吩咐。明明叫他動手時。須得欸欸輕輕。不要傷及我的皮膚。俗語說的好。一打情罵俏。我何妨捱打這一頓板子。打一下。情一下。打個不止。情個不止。況且又不曾損傷皮膚。這般豔遇。求之不得。譬如串一齣跪池的戲。怕什麼呢。想到這裏。口頭便不乞饒。面上轉有自得之色。二娘娘看在眼裏。已猜透了表兄的心思。索性嚇他一嚇。看他怎麼樣。便向太夫人說道。婆婆責打刀奴。何須使女們動手。他們的腕力有限。只怕略打幾下。刀奴不曾吃苦。他們的手腕早已痠痛不休。婆婆只須傳喚老總管入內。把這刀奴帶往外面。選兩名精壯僕人。着力責打。總須教他大大的吃過一番痛苦。他才不敢目無長上。毀謗幼主。要是不然。只怕他過了幾日。故態復萌。太夫人道。二賢哉言之有理。老相公不在這裏。僕役

人等比着以前放肆了許多。若與整齊嚴肅。非得把這刁奴痛打不可。秋香你傳我吩咐。到中門上派遣粗便丫環。去喚老總管到來見我。唐寅這一嚇非同小可。便向着太夫人叩頭不迭。沒口子的乞恩寬宥。秋香放下家法板。才出紫薇堂。卻被石榴攔住了。再三央懇。請他暫緩去傳喚老總管。靜聽太夫人的後命。秋香道。石榴姐姐。休要攔我。這是太夫人之命。我們奉下差喚。怎敢逗遛。石榴挂着淚道。我也曉得是太夫人之命。秋香姐姐。瞧我分上。暫請停步。待過一時半刻。再去傳喚總管伯伯。也不爲遲。秋香被他扯住了衣袖。不好意思便去傳喚老總管。暗想不料這魘子神通廣大。外面有人替他乞情。裏面也難免有人替他乞情。菩薩心腸的太夫人。恐怕打他不成罷……果然不出秋香所料。跪倒在紫薇堂上。華太夫人面前的。除卻唐寅。還添着春夏冬三香。太夫人奇怪道。你們做什麼。我打刁奴。不干你們的事。冬香道。太夫人聽稟。華安哥哥有千般不好。總有一般好。他究竟在書房裏面伴讀有功。請太夫人將功抵罪。饒

恕他這一遭罷。太夫人搖了搖頭道。你們做奴婢的。只幫着做奴婢的。只知道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全不想做主人的。有了這般刁奴。不加懲戒。將來如何壓服衆人。夏香又乞情道。小婢的意思。和冬香妹妹不同。小婢替華安兄弟乞情。便是替兩位公子乞情。自從王師爺辭館還鄉。兩位公子的功課。全仗着華安兄弟從中指導。要是太夫人把華安兄弟打的掙扎不起。豈不要誤了兩位公子的書房功課。請太夫人瞧着公子們分上。饒恕他這一遭罷。太夫人沈吟了片刻。响道。你的說話。雖有幾分道理。但是華安掙扎不起。不見得除了他便沒個書房伴讀的人。春香又跟着乞情道。小婢的意思。又和夏香妹妹不同。夏香替華安兄弟乞情。是爲着公子們分上。小婢替華安兄弟乞情。是爲着太師爺分上。只爲太師爺上了年紀。心境又不好。鬚眉容易蒼白。動不動便是長吁短歎。自從華安兄弟在書房伴讀以後。太師爺的面龐。便時時含着笑容。飲食上也加增一些。小婢常聽得太師爺和太夫人說起。兩位公子的文字。比從前進境



了許多。可見華安在書房中伴讀。其功非淺。又記得太師爺動身赴蘇的前一天。又向太夫人說起。這一回到蘇州去吃杜二小姐的喜酒。順便還得約着老友遨遊山水。有一月或半月的勾留。從前出門忙着要回家。只爲不放心兩位公子。防他們荒廢功課。現在不要緊了。有了書僮伴讀。兩位公子讀書時。陡添了許多趣味。書房中亦坐得住了。不似從前這般託詞賴學。太師爺爲這分上。便可放心出門。隨意的游山玩水。所以太師爺臨走時說。有了書僮伴讀。我無內顧之憂。這一回不須忙着回家了。要是太夫人傳喚總管伯伯。把華安兄弟帶到外面一頓痛打。做奴才的戲弄幼主。這是該打的。真叫做木匠戴枷。自作自受。小婢不用憐惜他。小婢所擔驚的。華安兄弟萬一臥牀不起。書房中沒人伴讀。兩位公子怎肯用功。太師爺游罷回府。見了公子們。第一便要盤問功課。萬一公子們的功課比從前差了一些。便要引起太師爺的愁懷。太師爺悶悶不樂。太夫人也得耽着心事。小婢所着驚的。便是這一層。太夫人聽了。連連點

頭道。春香言之有理。又向二娘娘說道。二賢哉。這便如何。萬一老相公爲這分上。悶悶不樂。老身怎能擔得起這個重任。二娘娘暗想不妙。春香的口才端的不弱。解鈴全仗繫鈴人。表兄也跪的夠了。還是我來做了一個人情罷。便卽站了起來。向婆婆啓稟道。媳婦也來替華安向婆婆乞恩。婆婆要責打刁奴。情真罪當。誰都不能說婆婆的不是。不過媳婦想來。華安雖則賣弄才情。有心譏主。然而究屬年幼無知。一時失檢。他旣以丹青得罪。何妨以丹青贖罪。婆婆曾向媳婦說起。要繪一幅觀音大士的佛像。只恨當時繪圖名手。除卻唐寅。竟覓不出第二個相當的人。唐寅雖是媳婦的表兄。可惜這個人忘恩負義。全沒有親戚之情。唐寅幼年窮困。我爹爹曾經竭力幫助。才能夠用功勤讀。高中秋元。叵耐他自恃才高。便是至親好友。求他作畫。也不肯立時允應。記得公公要繪幾幅畫。教媳婦寫信去做介紹。媳婦自忖。唐寅是我的嫡親表兄。幼年時又經着我爹爹的培植。論理總該回想前恩。不當拒絕。誰料他竟拒絕了。教媳婦面上

難堪。現在瞧那小廝繪的幾筆畫。並不在唐寅之下。他既會得繪和合二仙。他豈不會繪觀音大士。繪得好。免他受責。將來媳婦回到蘇州。見了表兄。也好向表兄誇張。說我們家裏的小廝。也有你一般的作畫天才。好教他慚愧欲死。太夫人道。華安繪得不好。便怎麼樣。二娘娘道。繪的不好。兩罪俱罰。這一頓重板子。萬萬饒他不得。太夫人點頭道。二賢哉言之有理。春香夏香冬香。你們都不用跪了。三香謝了太夫人。同時起立。太夫人又問唐寅道。華安。你聽得麼。少夫人念你無知初犯。饒你這一遭。着你敬繪一幅觀音大士慈容。將功贖罪。你情願麼。唐寅道。小人情願。太夫人道。你既情願。便不用跪了。唐寅磕頭道。多謝太夫人不打之恩。太夫人道。還有少夫人呢。唐寅沒奈何。也只得磕一個十二分不願的頭。嘴裏含糊糊的道。一句多謝少夫人不打之恩。方才扒將起來。只爲跪的太久。站立後。兩腿上痠痛不休。太夫人着令春香去招呼秋香回來。說不用傳喚老總管了。好在秋香被石榴攔住。在外面。本來沒有傳喚老總管。隔

了一會子便卽入內。太夫人吩咐秋香。在東軒預備畫具。好教華安在裏面敬寫慈容。唐寅站立一旁。時時抬起眼皮。向着二娘娘看。二娘娘何等伶俐乖巧。瞧得出表兄的眉梢眼角。含有怨怒之意。二娘娘微生悔意。今天捉弄表兄。似乎過火。莫怪他怨我。我……不多一會子。秋香已把所有畫具。布置得一一就緒。而且博山爐內已氤氳氳氳的焚起旃檀。專等繪像的前去敬寫慈容。唐寅道。啓稟太夫人。小人繪寫慈容。須得凝神冥想。專心一志。請太夫人派遣一位姐姐。幫同小人焚香磨墨攤紙。太夫人向着四香說道。你們誰願去替華安焚香磨墨攤紙。只這一句問話。春夏冬三香都告着奮勇。春香道。焚香小婢去。夏香道。磨墨小婢情願的。冬香道。攤紙小婢理會得。只有秋香默不發聲。然而唐寅的眼光。只向秋香注射。分明要秋香擔任這個差使。但是不敢在太夫人面前指名要求。又被二娘娘看出他的意思。暗想這個好人。且待我來做罷。做了這好人。也可消釋他幾分怨恨之心。於是啓稟婆婆道。華安既要凝神冥想。

專心一志。畫室裏面伺候的人。不宜太多。媳婦以爲這個差使。惟有秋香去得。他是心細如髮的。而且素性潔淨。太夫人道。不錯啊。秋香是愛潔淨的。我每逢朔望。總差遣他捧着香牌。交付老總管去焚化的。面前的丫纒雖多。誰也比不上秋香的清潔。春香夏香冬香。你們都不用去。單遣秋香去罷。秋香聽了。很不情願。但是上命難違。沒奈何只得跟着唐寅到東軒去。伺候他繪寫慈容。唐寅這一喜非同小可。他想。馮玉英畢竟是我的嫡親表妹。胳膊不會向外灣。自家人總幫着自家人。方才把我百般捉弄。不過和我開開頑笑罷了。他保舉秋香替我焚香磨墨攤紙。才見他的真心。表妹待我。畢竟不錯。我錯怪他了……東軒便是紫薇堂的旁落。裏面設有畫桌。几淨窗明。一塵不染。唐寅到了裏面。更不客氣。便在紅木交椅中坐下。秋香站在畫桌旁邊。輕展皓腕。先把墨床上的名墨。在古硯中磨個不停。外面太夫人和二娘娘坐着閑話。唐寅趁着他們閑談的機會。正好向秋香吐露衷曲。這時候。東軒裏面坐的只有唐寅。站的只有

秋香。唐寅眼見秋香伸出嫩藕般的手腕。運動春蔥般的指尖。拈着一錠宣和龍香劑的古墨。在一方端州綠石硯上着意細磨。窗外畫簾波搖。室中香烟篆裊。最難得的有這妙人兒伴他寂寞。唐寅輕喚一聲秋香姐姐。秋香只是顰着柳葉眉。暈着芙蓉頰。俯着螭螭領。一言不發。只是磨他手頭的墨。唐寅道。秋香姐姐偏勞你了。秋香不做聲。唐寅道。秋香姐姐。那天備弄相逢。你下得好辣手。啊。要不是區區設計脫險。豈不要餓死在柴堆裏面。秋香依舊不做聲。這時候。一陣香風。直撲唐寅鼻觀。也不是麝蘭香。也不是隄欒香。唐寅摩擦着鼻尖道。奇哉怪哉。這是什麼香啊。若說麝蘭香。是從姐姐衣袖中出的。若說隄欒香。是從姐姐十指中出的。若說旃檀香。是從姐姐背後銅爐中出的。似這般異香滿室。畢竟是什麼香啊。秋香依舊不做聲。唐寅要賺他回頭。便指着秋香背後的博山古爐道。原來如此。銅爐中結出異樣的篆烟。怪不得異香滿室。秋香要算乖巧。這時候卻上當了。爲着唐寅說這話時。一副正經面孔。不

像戲謔之詞。便回過頭去看那博山爐內結的什麼篆烟。唐寅利用時機。驀向秋香玉腕上偷吻一下道。異香滿室。原來香在這裏啊。秋香微微的啐了一聲道。你這人不怕罪過。這是秋香進了東軒以後的開口第一聲……太夫人和二娘娘閑談的當兒。隱隱聽得東軒中有說話的聲音。他也防着書僮有什麼不老實之處。唐突他的愛婢。便即吩咐冬香去聽這小廝說的什麼。冬香到東軒左近打了一個轉。便揀着好聽的話向太夫人稟告道。小婢瞧見華安哥哥正在提筆敬寫佛容。忽的異香滿室。氤氳不散。他嗅了嗅筆尖。自言自語道。異香滿室。原來香在這裏。太夫人聽着便從座上抬身。合掌誦了幾聲佛號。重又坐下道。原來我佛有靈。香從筆尖上出。二賢哉。你可知什麼道理。二娘娘道。媳婦愚昧。想不出是何道理。太夫人道。這有什麼難知。只爲觀音大士的佛容。要從華安的筆尖上呈露。所以未繪法相。先逗異香。觀音大士實在是廣大靈感的啊。說時。向空氣中嗅了幾嗅道。說也希奇。果然有一陣異香來了。二賢哉。你



可曾聞得麼。二娘娘暗暗好笑。只得隨聲附和道。婆婆果然有一陣異香來了。媳婦也曾聞得……唐寅見秋香已開了金口。便道。秋香姐姐。苦海無邊。求你慈航普渡。只須運動你的蓮花妙舌。把你的清淨身託付與我。那麼回頭是岸。區區便須返轉家鄉。央託老友到來。圓滿這場功德。秋香姐姐。須知我既入靈山。不能空手回去。無論如何。你總得贈我一些信物。好姐姐。請你大發慈悲罷。……太夫人聽得東軒中又在喃喃講話。他的聽覺雖然打了折扣。但是唐寅乞婚的話。並不十分輕微。太夫人側着耳朵。總有幾句入耳。二娘娘暗想。表兄太放肆了。正替着唐寅捏一把汗。忽的太夫人道。一句好小子。這三個字。究竟是讚他。還是罵他。倒把二娘娘怔了一怔。正是

未向觀音描法相。且邀龍女話私情。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補敘唐伯虎生平二怕。借此替二娘娘作小傳。馮鑄九有此才女。

何患不得佳婿。乃以之偶華武。曷勝彩鳳隨鴉之感。

同一打板子也。聞秋香動手則喜。聞僕人動手則懼。秋香板下死。做鬼也風流。唐寅其有此感想乎。

寫春夏冬三香替唐寅乞情。自冬而夏而春。口才一個高似一個。彼等雖係舞臺中之配角。然亦當分別其程度。讀此一回文字。乃知秋香以外。春香端的可兒。夏冬二香則自檜以下矣。

唐祝文周傳中多俊婢。秋香以外。我愛春香。與杜翰林家之柳兒。可稱青衣瑜亮。一使二娘娘暗喚不妙。一使杜翰林理屈詞窮。春香之口才。得力於圓字。柳兒之口才。得力於銳字。

二娘娘乞唐寅作畫。竟遭拒絕。此第一回中事也。第一回書中語。卽爲四十一回之伏線。發源甚遠。不可不知。

太夫人真一傀儡。開口卽曰二賢哉言之有理。此七字可刊印板。且申明之。

曰。華太夫人板權所有一笑。

二娘娘戲弄唐寅。可謂至矣。唐寅之怨其表妹。可謂深矣。只須二娘娘推薦。秋香至東軒磨墨。而唐寅之怨嫌盡釋。且爲之感恩不盡。旋玩唐寅於掌中。馮玉英煞是可人。

香在這裏一語。冬香辯護得妙。太夫人誤信得妙。二娘娘附和得妙。其實妙不在冬香也。太夫人也。二娘娘也。妙在著者之筆尖而已。

沈倩雲著

# 愛貞姑娘

一冊 定價四角  
實售七折

本書用沉痛而同情的筆墨。敘述舞女愛貞姑娘的一生，對於現社會之黑暗，多所譏諷。愛貞姑娘以賣舞之所得，供養雙親——供養衣食住以外，更須供養吸烟及賭博的費用——她父母居然因她會掙錢而優容她。她在舞場中千萬的舞客中，被她找到一個認為滿意的人，想把來做她永遠的保護者，在情和慾二股極高熱度下，因生理上某種的變化，果然被她得保住貞節。但是終於因此而病，因病而死，在臨死前幾小時，她還聽得她父母在商量請律師和她的情人打官司，——這樣哀艷的情節，已足夠讀者同情；何況再要加上深刻沉痛的描寫呢？

##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唐祝文周

#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 第四十二回

善才龍女肖我肖卿

犬子雞雛侮人侮己

太夫人道的好小子三個字。畢竟是褒詞。還是貶詞。二娘娘莫名其妙。要是褒詞。便須接着一句端的可愛。要是貶詞。便須接一句端的可惡。現在太夫人只說這三個字。沒有下文。其時唐寅又正在和秋香乞婚。二娘娘和春夏冬三香都已聽個明白。太夫人便算耳鈍。總有幾句入耳。二娘娘很替他表兄捏一把汗。暗想這一番闖下禍來。一定捱打板子。他便怨不得我了。誰料隔了半晌。太夫人才徐徐的道一句端的可愛。二娘娘笑問道。婆婆說什麼端的可愛。太夫人道。華安這小子端的可愛。他在敬寫佛容。又在背誦佛經。不知他背的什麼經。什麼慈航普渡。什麼清淨身。什麼回頭是岸。都是佛經上很熟的句子。看不出這小子佛的典故他都知道。這時候。春夏冬三香都是抿着嘴笑。二娘娘也

幾乎笑將出來。表兄在那裏調情。婆婆只道他是念經。念的是什麼。不是發覺經。定是脫空經……東軒裏面的唐寅。明明說的都是情話。太夫人怎麼誤會他念經呢。原來唐寅說話時。用的是陰陽調。什麼叫做陰陽調。說話時字分輕重。便是調分陰陽。譬如時下唱小書的唱那開篇時。上四個字偏於陽面。發音稍重。下三個字偏於陰面。落音較輕。這便叫做陰陽調。唐寅說話的腔調也是這般。不過輕重的字音並無規定。不似唱書人這般的發音重落音輕罷了。譬如他說的秋香姐姐。苦海無邊。求你慈航普渡。他把「秋香姐姐」和「求你」等字音說的稍輕。又把「苦海無邊」「慈航普渡」等字音說的較重。紫薇堂和東軒雖近。也有丈許的距離。在那聽覺敏銳的二娘娘和春夏冬三香。對於唐寅的陰陽調。自能句句入耳。在那聽覺呆鈍的太夫人。對於唐寅的陰陽調。只有陽面的字音聽得清楚。至於陰面的字音。便一字沒有入耳。所以唐寅明明在調情。在發覺。太夫人的耳朵中。只聽得他說苦海無邊……慈航普渡……蓮

花妙舌……清淨身……回頭是岸……圓滿功德……靈山……慈悲……  
好像都是贊揚觀世音菩薩的經卷。太夫人聽了。怎不滿懷歡喜。讚美這好小子。端的可愛。他以為華安虔誠寫像。斷然不會發生什麼不老實的事。他可放下這條心了。他便打了一個呵欠。向二娘娘道。你思歇歇罷。我也要到裏面載去了。「載載去」是一句吳語。便是躺一下子的意思。當下春夏冬三香伴着太夫人到裏面去休息。二娘娘也離却紫薇堂。回到自己西樓下面。靠在楊妃榻上。回想方才的事。忍不住吃吃的笑……且說唐寅向秋香乞婚。秋香不語。索性墨都不磨了。他要使太夫人聽出。魔子說這不規則的話。立時勃然大怒。打他一頓板子。好教他不敢故態復萌。自己的耳根也清淨了許多。所以秋香停止磨墨。不使磨墨的聲音亂了。魔子的說話。好教太夫人句句入耳。不料唐寅再要乖巧也沒有。他的聲調忽而高。忽而低。高的可以公開。低的不堪入耳。秋香發嗔道。你可以堂堂皇皇的說話。怎麼不尷不尬。忽高忽低。唐寅道。姐姐



有所不知。這便叫做「陰陽怪氣」啊。這「陰陽怪氣」四個字。現在已成爲一句土白。若論「陰陽怪氣」的發明家。合該首推唐寅唐伯虎了。閑話少敘。且說秋香磨罷了墨。在筆匣中取出幾枝畫筆。又在筆洗中注滿了清水。所有畫紙早已攤在畫桌上面。道一句快快繪罷。唐寅道。你教誰繪。秋香道。我教你繪。唐寅道。怎麼沒個稱呼。我是不繪的。秋香道。我教華安哥哥快快兒繪。唐寅輕輕的說道。我不是華安。我是唐寅唐伯虎啊。你喚我一聲華安哥哥。不如喚我一聲唐郎。秋香掩着嘴道。什麼螳螂。螳螂是要螫人的。說罷遠遠的立開了。立的所在。便在門口。還是一腳進一腳出的所在。唐寅拍着身旁的椅子道。姐姐不耐久立。在這裏坐了罷。秋香道。不必。這裏也是坐處。便在欄杆旁邊的短檻上坐了。唐寅道。姐姐爲什麼這般怕我。秋香低聲道。又是螳螂。又是老虎。不螫人也要吃人。怎說不怕。唐寅笑了一笑。便即提筆吮毫。開始他的描容工作。秋香坐在短欄上。芳心脈脈。陡起思潮。在先。他認定這追舟而來賣身投靠的。定是吳

中的浮薄少年。所以九月間備弄相逢。唐寅自道姓名籍貫。秋香認定他是假冒的。一百二十個不信。現在卻有些相信起來了。一者。這幅鷓鴣圖容。雖然遊戲筆墨。却是筆筆生動。一望而知爲名家筆墨。這是秋香親見的。二者。鷓鴣圖容四字題額。以及這一首譏諷詩。虧他辯的好。才能化譏諷爲頌揚。不是才子。怎會語妙天下。這也是秋香親見的。三者。二娘娘在上月曾經微露其詞。說什麼他的表兄唐伯虎也是這般的。當時聽了沒有注意。現在看來。二娘娘一定話出有因。四者。二娘娘方才向太夫人解圍。罰華安敬寫觀音。爲什麼要牽連着唐寅。爲什麼要牽連着唐寅忘恩負義。不給表妹的面子。不替太師爺作畫。這明明是「當着和尚罵賊禿」。二娘娘爲着這樁事懷恨在心。所以今天屢屢挑撥。皇封。要把華安責打。並非真個要責打他。不過公報私仇。借此開開頑笑罷了。五者。方才華安屢次向二娘娘怒目而視。若不是有表兄表妹的關係。他怎敢向少主母這般無禮。秋香俯首沈吟。眼前的華安。決不是冒名唐寅。以

上所據的五種理由。都是鐵據。想到這裏。暗怪着二娘娘不是好人。恐怕表兄和他結下了深仇。卻保舉我去磨墨。借此解怨釋嫌……唐寅落筆颼颼。約莫一個時辰。早已繪就了莊嚴法相的觀音大士。端坐蓮臺。東西站立着善才龍女。栩栩欲活。這幅白描的水墨觀音。虧他的妙筆繪出。繪到這裏。唐寅喊一聲。姐姐來啊。秋香移步上前。便問喚我做甚。唐寅道。姐姐你瞧圖上容貌像的是誰。秋香妙眸一覽。不由的暗喚一聲佩服煞人。原來觀音的慈容。很像太夫人。善才像他。龍女像我。卻不料三寸長的一枝長鋒羊毫。握在他的手裏。有這般出神入化的效用。便輕輕的讚了一聲。繪得好啊。唐寅道。姐姐你也佩服我了。你且按着紙。待我題上幾個字。秋香把鎮紙押上了畫紙。免得玉手按紙。又被他揩了油去。唐寅蘸着濃墨。在畫幅上橫題八個字道。『我爲秋香。屈居童僕。』秋香猛吃一驚。不由的連喚可惜。唐寅道。姐姐不用慌。這是一首『西江月』。啊。當下略不思索。每字續成一句。確乎成了一首西江月。毫無穿鑿的痕跡。詞

云。

我聞西方大士。

爲人了卻凡心。

秋來明月照蓬門。

香滿禪房幽徑。

屈指靈山會後。

居然紫竹成林。

童男童女拜觀音。

僕僕何嫌榮頓。

江南不才子敬繪。并調西江月。

唐寅爲什麼自稱江南不才子呢。這又是他小弄狡獪。他把那不字的結構寫的鬆懈一些。粗看是個「不」字。細看是「一个」兩字。他分明自稱江南一个才

子。字裏藏機。依舊是江南第一風流才子的表示。唐寅題字才畢。太夫人休息了一會子。重坐紫薇堂上。二娘娘又侍坐一旁。太夫人使遣冬香去問華安。這一幅觀音慈容。可曾繪好沒有。冬香正待去問。卻是秋香捧着畫幅前來。稟告太夫人。說觀音菩薩的慈容已經繪好了。太夫人肅然起立。先教婢女們鋪了香案。然後把這幅觀音圖用別針別在畫軸上。太夫人拜過以後。二娘娘也拜了四名使女都拜了。然後瞻仰金容。歡喜讚歎。不須說得。太夫人把唐寅嘉獎了一番。到了來日。遣人傳喚裱褙匠。把這幅畫像裝潢成軸。將來張挂在慈航寶閣上面。每逢朔望。總到閣上去禮拜觀音。直待他日機關破露以後。太夫人才看出不才的不字。分明是一個兩字。這是後話。表過不提。忽忽光陰。小春將盡。華鴻山還在吳門勾留。唐寅依舊在書房中伴讀。一天。忽的司閹王錦傳進名帖。說是新任無錫縣何裁何老爺來拜會相爺。相爺不在府中。便來拜會二位公子。大躡道。你你說兩位公子也不在家。王錦道。小人已向何老爺說過。二

位公子都在書房中讀書。何老爺才說相爺不在府上。便來拜會兩位公子。二  
刁道。老冲伸頭一刀。縮頭也其（是）一刀。我們便見見這個何戡何知縣。不見  
得何戡把我生吞活剝。吃在肚裏。王錦道。小人便去開放正門。說二位公子出  
接。戡公子便問唐寅。我們見了知縣。怎樣稱呼。唐寅道。地方官是民之父母。該  
喚他一聲老父台。或者老父母。戡公子便叫唐寅陪着他們出迎。以便隨時指  
點。當下大踱口中念着老老父母。二刁口中又是側柏隆冬。詳打起口頭鑼鼓。  
一路出外相迎。才到轎廳。恰逢何戡何知縣下轎。戡公子上前作揖。一個格格  
不吐的喚着老老父母。一個刁着嘴把老父台喚做老婆蛋。何戡連稱不敢。同  
赴客廳。戡公子照例請他一坐。何知縣又是連稱不敢。大踱道。老老父母。你客  
氣。我福氣。說罷。客人沒有坐。兩個戡公子反而坐在上首。何知縣只好在下首  
相陪。僮僕們見了暗暗好笑。送過香茗以後。戡公子呆看着來賓。十八句客套。  
一句都沒有。何知縣便問大踱道。令尊老太師公出。是往何處遨遊。大踱道。老

老父母。這這句話。要要問我們廚子的。何戡拈着短鬚道。這倒奇極了。怎麼要問起貴廚房來。大跛睜圓着雙目道。你問何處熬油。老生活不會熬油。只有我們廚子會得熬油。何戡笑道。大公子取笑了。我說的遨遊。是遊玩的意思。又問二刁道。二公子青春多少。二刁道。老婆蛋。我其（是）老實人。不會說謊話。你問我稱稱多少。今年立夏秤過。足足九十六斤半。何戡大笑道。二公子誤會了。青春多少。便是年庚多少。二刁道。老婆蛋。問我年紀。要問我們豢養的四條狗。黃狗。白狗。黑狗。花狗。都有。老婆蛋。只須到狗窠裏去借問一聲。便基（知）端的。何戡奇怪道。這是什麼道理。二刁道。老婆蛋有所不基（知）我們二娘娘爲着我讀了多年的書。沒有長進。說我年紀活到狗身上去哉。何戡道。二公子又來取笑了。將人比狗。斷無此理。二刁發極道。老婆蛋。你若不信。同你到西樓上問我們二娘娘去。老婆蛋啊。我們的二娘娘實在凶惡。簡直其（是）個雌老夫（虎）啊。我要向老婆蛋告他一狀。把他捉將半（官）裏去。吃他老夫肉。你肯不肯。何



戲道。聽說尊夫人是馮通政千金。知詩達禮。二公子休得妄言。二刁道。老婆蛋。你不信。同你到關帝廟賭咒去。老婆蛋啊。若說二娘娘。簡直妻（豈）有此理。他把丈夫比狗。我向他說。二娘娘啊。我其（是）堂堂丈夫。何堪作狗。他說。你道何堪作狗。我偏要你作狗……這幾句犯了何戲。何知縣的諱了。他喚做何戲。和何堪諧音。二刁不知不覺的說了兩句。「何堪作狗。」言者無心。聽者有意。何戲誤會了。二刁把他挖苦。不禁歎了一口氣。輕輕的說道。龍生犬子。鳳產鷄雛。獸公子但見何知縣口中念念有詞。不知他說些什麼。唐寅何等乖覺。早已聽得清清楚楚。便從公子背後轉將出來。向前數步。口稱請教何老爺。這犬字和狗字有何區別。何戲聽了。陡然一呆。冷不防獸公子背後有人向他挑眼。細看唐寅模樣。不上不下。打扮似帳友。口吻似書僮。一時覓不得一個相當稱呼。只問了一聲貴……是誰。貴字以下的字樣。含糊過去。既不好說貴帳席。又不好說貴管家。唐寅道。小人原本書僮。現充伴讀。每逢兩位公子接見貴客。誠恐小

主禮貌不周。小人便隨時在後。做個相禮之人。從前春秋時代。便有這個禮制。主人見客。一定有個相禮之人。但看公子重耳見秦穆公。公子重耳賦了「河水」之詩。秦穆公便答他一首「六月」之詩。方才兩位公子並沒賦詩。何老爺卻喃喃的念着似詩非詩的「龍生犬子。鳳產雞雛」。分明把兩位公子當做犬子雞雛看待。何老爺既說將人比狗。斷無此理。現在卻又將人比犬。究竟狗與犬是一般的。還是兩般的呢。一經唐寅挑眼以後。欤公子也都明白了。原來知縣念念有詞。是嘲罵他們做雞做犬。大跛道。老老父母。你你不該。二刁道。老婆蛋。你也和我的娘雞（子）一般。他把我比狗。你也把我比犬。犬者狗也。罵我狗者老婆也。罵我犬者老婆蛋也。唐寅又站在何戡面前。定要何戡道出狗和犬究竟是一是二。何戡紅着兩頰。只得勉強答應道。貴件讀有所不知。狗和犬似乎一般。實則兩類。說文上有個考據道。「狗有懸蹄者謂之犬」。可見犬與狗並非一種。唐寅道。犬的形態既和狗不同。但不知犬的聲音和狗的聲音是

一般的呢。還是兩般的呢。何戡道。犬的聲音叫做狺狺。楚詞上說的。一猛犬狺狺而迎吠。便是證據。唐寅道。狗的聲音呢。經這一問。何戡上當了。便道。狗的聲音。街頭巷尾都可聽得。無非汪汪汪罷了。……何知縣口中道出汪汪汪三個字。恰似那天大跛聽唐寅演說備弄中四位朋友。便問朋友姓甚名誰。唐寅說是姓汪名煌。大跛上當。便即汪汪汪。煌煌煌。大扮其狗叫。……二刁聽了何戡口中的汪汪汪。便想起那天大跛口中的汪汪汪。不禁拍掌大笑道。老冲你看老婆蛋也和你一般。扮起狗叫來了。大跛道。扮扮得好像啊。老老父母。再再叫幾聲。旁邊站立的知縣隨役。相府僕從。一個個都是手掩着嘴。幾乎闕堂大笑。何戡很覺慚愧。才知上了書僮的大當。一時坐立不安。只好起座告辭。臨行時向猷公子說道。令尊老太師回府。相煩貴公子轉稟鈞座。緩日再行到府請訓。大跛道。請請訓。倒倒不必。老老父母。狗狗叫專家。再再叫幾聲。二刁道。老老婆蛋臨時上轎。不妨再做幾聲狗叫。何知縣悄悄連聲亂搖着手兒。很匆忙的。

作別上轎。歎公子送過知縣。重回書室。和唐寅談起方才的何知縣。大蹀道。這知縣。彎彎了舌頭。他他說的話。聽聽不清。二刁道。瘟半(官)的舌頭。要用烙鐵烙這一下。我們才能聽得出他的說話。唐寅道。他是北方人。公子們是南方人。爲着方音不通。所以有這誤會。他說遨遊。大公子誤會熬油。他說青春。二公子誤會秤秤。這是很尋常的事。他不該輕蔑公子們。說什麼「龍生犬子。鳳產雞雛」。論理呢。他是父母官。我們須得敬重他幾分。但是他說這輕薄話。已失了父母官的體統。孟子云。一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恰才他向我們叫這幾聲狗叫。這是他自取其咎。……說到這裏。只聽得外面一片喧聲道。太師爺回來了。相爺回來了。書房中打斷談話。歎公子忙着去接父親。唐寅忙着去接主人。原來華鴻山吃過杜二小姐的喜酒。約着王少傅沈石田畫師遨遊五湖。探勝東西洞庭山。游蹤所至。都有題詠。爲着十月將盡。天氣漸寒。才和老友作別。言明來春再到蘇州作平原十日之飲。華鴻山坐了自己的官舫。今日才歸故

里。父子相見以後。一開口便問功課。問了歆公子。又問唐寅。唐寅便把歆公子的按日功課稟告華老知曉。華老聽了很是安慰。又問可有什麼貴賓到過這裏。唐寅便把一月內到過的貴賓一一報告了。最後說到新任無錫縣何戡老爺。今天早晨曾來拜謁太師爺。由兩位公子出去迎接。華老捋着長髯道。何戡來做地方官了。他是老夫做學道時考取的門生。當時很有人攻擊他出身寒微。只爲他的老子是做長隨的。虧得老夫一力提拔。才有今日之下。他見了兩位公子說些什麼。唐寅道。小人不該告稟。華老道。有什麼不敢說。但說何妨。老夫不來罪你。唐寅道。太師爺雖然不會罪及小人。但是征塵甫卸。路上未免受了許多辛苦。不便聽這令人嘔氣的話。且待過了一天。再把何老爺說的荒謬之言告稟太師爺知曉。華老見唐寅不敢說。便問二子。何戡說些什麼。大跛道。他他把你比龍。華老點頭道。這不算荒謬啊。我在少年時和你先生齊名。本有華龍王虎之稱。他又說些什麼。二刁道。他把媽媽比做鳳。華老道。這是他尊重

你媽媽。不算荒謬。二刁道。常聽得人說。「龍生龍。鳳生鳳。賊養兒子掘壁洞。」爹爹媽媽既然其（是）龍鳳。我們兄弟倆也該其（是）龍鳳了。誰料我們竟變了種。何戡說的。「龍生犬子。鳳產雞雛。」兒子聽了氣個半喜（死）華老憤憤道。何戡小子。怎敢無禮。過了一天。華老吟了一首詩。遣人送往縣署。含有問罪的意思。詩云。

龍生犬子鳳生雞。此語何來亦太奇。爲問琴堂賢大令。可曾自念出身低。後來何戡接到了這首詩。好生惶恐。親自登堂。向華老叩頭賠罪。方才無事一言表過。不再絮聒。時光過得好快。冬至一過。便近除夕。可憐的唐寅。只好在華相府中過年了。唐寅在相府中過年。沒有什麼書可說。祝枝山在周府中過年。便發生多少趣事。著者這枝筆。是跟着熱鬧地方描寫的。東亭鎮既然無事可記。又要拋却東亭話武林了。正是

臘鼓聲中添趣事。春燈風裏出奇聞。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一面調情。一面念經。入於秋香之耳者。調情也。非念經也。入於太夫人之耳者。念經也。非調情也。不是第一風流才子。那得有此。作者描寫風流人物。體貼入微。

秋香慧人。對於唐寅之真假。豈有不能辨別之理。三笑彈詞中。輒言秋香對於唐寅。始終疑爲冒名。果爾。則不成其慧婢矣。此回羅舉五點。秋香認爲真正唐寅之鐵證。靈心四映。才不愧爲俊婢領袖。

西江月係雙調。而非單調。原本彈詞。僅有四句。不成其爲西江月。必如是乃成全璧。

知縣謁相一節。語近插譚。然亦有呼應處。與率爾操觚者不同。有第二十四回華龍王虎之品評。乃有本回龍生犬子之比喻。有第二十九回之華文扮狗叫。乃有本回之何知縣扮狗叫。妙在點逗前文。首尾相應。





唐祝文周

#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 第四十三回

老訟師小破慳囊

賢主僕廣行善舉

祝枝山到了杭州。忽忽已是四五十天。他向周文賓說要在杭州度歲。不過偶爾戲謔之詞。現在竟成了事實。唐寅蹤跡依舊杳然。周文賓雖然幫同尋訪。遣人在城廂內外。物色一周。結果仍似落井銀瓶。絕無消息。嘉興沈達卿曾許祝枝山代爲訪問。只須鴛鴦湖上訪得舟子。唐寅的跡跡不難知曉。有了唐寅蹤跡。祝枝山出門訪唐。總算有了一個段落。便可在年內歸鄉。和雲裏觀音歡然度歲。無奈沈達卿信來。說起鴛鴦湖中覓不到這個高唱秋香歌的舟子。据那船幫中人說起。米田共有事回蘇州去了。將來是否再到嘉興。尙難預料。不過到了來歲新年。鴛鴦湖上的游艇一定比前熱鬧。水面生涯。利市三倍。待到那時。米田共或者來趕生意。重跳船頭。也未可知。這樁事一時性急不得。只好靜

待時機。再圖方法云云。祝枝山得了書信。一聲長歎。今年只好在客邊度歲了。幸而家中竹報時通。雲裏觀香來書。也勸他在杭州度歲。橫豎家中有岳母趙老太太照顧。即使臨盆有日。也不愁沒人照顧。所以枝山在杭州得過且過。一做一日和尙撞一日鐘。嘉興箋紙店中贈他的空白扇面。足夠他客中消遣。遇着無事時。揮灑幾頁便面。取到市上。便值兼金。祝僮氣吁吁的跟着主人。從蘇州跟到嘉興。從嘉興跟到杭州。他不求什麼。只求主人賞給他幾頁便面。便夠着他歲尾年頭娛樂吃喝的一切用度。他趁着主人高興時。便向主人乞得兩頁便面。先取一頁到書畫茶會上去消售。換得十二兩紋銀。祝僮歡天喜地的在杭州度歲。居然趕製了幾件新衣。準備交了新歲。在杭州出一番風頭。然而急景凋年。總有一種歲月催人的表示。骨瑟瑟敲動臘鼓。鳴都吹起招軍。枝山聽了。未免有幾分不快。又加着殘冬將盡。飄飄灑灑的降下一場大雪。待到雪止天霽。早已逼近歲除。枝山悶了好幾天。帶着祝僮遨遊湖上。欣賞那斷

橋殘雪。出了湧金門。行不上半里路。便聽得哭聲隱隱。枝山道。祝僮。你聽得這哭聲。是真哭。還是假哭。祝僮道。大爺。你問書畫真假。小人不省得。你問哭聲真假。小人一猜便着。這哭聲一定是真哭。枝山道。你講給我聽。真哭和假哭有什麼分別。祝僮道。寧波人哭老公。香山女人哭妙根的爺。蘇州女人借孝堂哭自身。這都是假哭。一句句都按着板眼。枝山道。難道會得假哭的。都是婦人女子麼。祝僮道。街上的乞丐。也是假哭的多。唱一句。哭一句。分明也按着板眼。他們的哭聲。只在喉嚨口。哼出一個按板眼的「按」字罷了。娘娘太太。按老爺少爺。按明中去了。暗中來按。旁人聽了。以爲在哭。其實並不在哭。只在唱那卑田院中的行樂歌罷了。枝山笑道。祝僮。瞧不出你小小年紀。說出話來。却和老江湖一般。但是你怎麼知道方才的哭聲。是真哭。不是假哭。祝僮道。真哭和假哭。很容易分別。真哭是一時按捺不住。除却放聲大哭。更無別法。所以哭的聲音。是很急促的。既無板眼可按。也無音節可分。假哭便不然了。他要借着哭聲。引起旁

人的憐憫。所以在哭字上面很用過一番功夫。忽而高。忽而低。忽而急。忽而慢。小人便有一比。記得上月跟着大爺去遊吳山上的城隍廟。廟場上唱着蓮花落。唱歌的唱一句歌。便和一聲蓮花落。小人說這唱歌聲和假哭的腔調一般。只須把蓮花落三字換上一個按字。這便不叫做歌而叫做哭了。後來遊罷城隍廟。正待下山。忽的降了一陣急雨。灑的樹葉子上一陣很急促的聲響。既無板眼可按。又無音節可尋。小人說這兩聲。便和滿懷苦惱放聲大哭的一般。枝山大喜道。這一比更比得確切了。主僕們且行且談的當兒。哭聲漸漸的近了。果然是真哭不是假哭。哭了良久。早有些聲嘶淚竭的模樣。周圍擁着許多人。異口同聲。都說苦惱。枝山和祝僮從人叢中擁將進去。但見池旁立着一個苦工模樣的人。倚在一棵枯樹上。哭個不休。身邊滾倒着一隻飯籬。米粒狼藉。不問而知便是這苦工跌翻的了。旁邊看熱鬧的。只有口頭連聲的苦惱。却不見手頭有什麼布施。單是空言苦惱。越發使那倚樹哭泣的人。淚落如繩。連綿不

絕。枝山向衆人探聽根由。方知道這痛哭的喚做張小二。住在城裏。靠着泥刷匠做生活。這幾天。下了大雪。泥刷匠的生涯。就此停頓。要是有積蓄的。便不去做工。也能維持生活。叵耐張小二是個窮小子。家有七十多歲的老母。靠着他度日。今天炊煙將絕。便提着空飯籬到城外親戚人家去借米。好容易借得糙米三升。正待回家燒飯。供給娘兒倆充飢。誰料大雪以後。填平世上崎嶇的路。池旁有一塊窪地。被白雪蒙藏着。張小二當做平地。一脚踏下。誰料脚踏着空地。向前一溜。跌了一個仰面朝天。跌一交不打緊。扒了起來便沒事了。最傷心的便是三升糙米。跟他一同跌下。這一隻飯籬却不肯仰面朝天。所有三升糙米。小半埋在雪裏。大半滾在池中。据那張小二說。娘兒倆已餓了一天。自己年紀輕。還可支撐。娘的年紀老了。若再捱餓。斷難活命。衆人又是一疊聲的讚歎。孝子。但是空口讚美。歎不飽張小二的餓肚皮。就中有一位黑鬚老者。看他戴着儒巾。像是一位秀才先生。他把張小二呆看一下。便道。你打翻的米。已無法

拾起來。人倚在樹上哭。也哭不飽你的肚皮。人皆有惻隱之心。君子有成人之美。說到這裏。把周圍的人看了一遍。自言自語道。這也難怪諸位。歲底匆匆。誰也有些債務。便要救人。也是有心無力。又捋着自己的短髭道。區區也和諸位一般。自顧不暇。勢難從并救人。但是眼見這苦小子倚在樹上痛哭。於心何忍。古人說得好。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也。區區不敏。很想效法古人。雖然力不從心。但是遇到用錢的時候。也該慷慨解囊。做一個當仁不讓的人物。祝枝山頻頻點頭。可見得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內。必有芳草。黑鬚先生倒是一個慷慨人物。要是他不慷慨。我也得慷慨了。那老者道了一番悲天憫人的話。便喚着張小二道。苦小子。你徼倖遇見了我。快快伸手過來。待我幫助你一下。張小二向老者磕了一個頭。扒將起來。伸着手待他佈施。那老者便從衣袖裏摸出一個小荷包。打開荷包。插入兩個指尖。拈出兩枚制錢。放在中指尖上。試一試輕重。一個恰到好處。一個似乎重。

了一些，依舊納入小荷包裏。另行取出一個輕質的制錢，一共兩文錢，很鄭重的交付張小二道。苦小子這兩文錢是我節衣縮食省將下來的。你取了去，可以買一個燒餅暫時充飢。然後再向親戚人家去告借幾升米，回去燒飯給娘吃。但是你須留心，不要再跌了筋斗，辜負我一番相救的美意。說罷，合罕一聲揮着袖子，轉身便走了。黑鬚先生離開了場子，衆人便竊竊私議起來。有的說道：他是著名的鉄鑄蠻，外面看他衣服儉樸，實則財產很富。杭州城中可以算得三等富翁。有的說道：他搭足了架子，說什麼慷慨解囊。原來一抱籃大的水花，撈起來只是一隻糠蝦，一破費了兩文錢。也在那裏混充什麼慷慨解囊的大善士。有的說道：早知佈施兩文錢，也算慷慨解囊。這般的大善士，誰也會做。便有人挖着腰包，你也佈施三文，我也佈施五文。大概湊攏來也可以糴米半升。煮一鍋薄粥，胡亂充飢。枝山打聽旁人這黑鬚先生是誰，有人瞧了他一眼，便道：聽你先生的口音，好像蘇州人。要是杭州人，誰也都知這位先生的大名。



他是城中的響檔訟師徐子建秀才。他靠着刀筆營生。起家立業。人人喚他兩頭蛇。積下造孽錢。居然有了許多良田美屋。面團團做富家翁。他自知幫人打官司。顛倒黑白。筆底下造孽不少。近來也會行起善事來。有時買一升螺螄拋入池子裏放生。有時摸出一兩文鵝眼小錢。捨給道旁乞丐。但是遇有幫訟的生意。無論大小。他總不肯放手。杭州人有兩句俗語。叫做「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徐子建筆頭上作惡。」枝山點了點頭兒。原來是杭州城裏的惡霸。總有一天和他鬪一鬪法。看是誰勝誰負……枝山在肚裏打量的當兒。跟他出遊的祝僮。忽的拾起空飯籬。身邊摸出七八錢重的一塊碎銀。向着飯籬裏一丟。授給張小二道。你把這塊銀子取去。向米鋪子裏買三斗米。餘下的還可買些蔬菜。夠你們娘兒倆度歲之用。到了來年。再作主張。祝僮這番豪舉。不但張小二驚喜交集。便是旁邊瞧熱鬧的。也都異口同聲。讚歎不絕。張小二待要叩頭拜謝。却被祝僮扯住了。叫他不要鬧這虛文。須知你的老娘。眼巴巴望着你負米

還家呢。張小二又問祝僮的姓名。枝山笑道：「你不用問他的姓名。他是我的書僮。我是他的主人。主人不曾佈施。他倒搶先佈施了。你如果感激他。只須聽他的話。早早回去便夠了。」張小二取了銀子。揣入懷中。感激涕零的道謝而去。瞧熱鬧的人也散了。枝山忽的問祝僮道：「我賞給你的扇面兩頁。你賣去了一頁。還有一頁可在身邊？」祝僮道：「這是好東西。小人總是隨帶在身的。」枝山道：「你給了張小二銀子。也不過夠他歲尾年頭的用度。要是到了來年。又降下一場雪來。他依舊不得出門做生活。坐吃山空。娘兒倆依舊不免捱餓。自古道：『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你何妨把這頁扇面一併贈給他。指點他去上書畫。茶會換取十餘兩紋銀。那便可以救濟他半年食用。便是目前沒有生活做。也不妨了。待到回去時。我可以再寫一頁扇面給你。你橫豎不吃虧。快去追喚他回來。把身邊的一頁扇面一併贈他。」祝僮大喜道：「大爺肯發婆心。小人馬上前去追他。」枝山指着旁邊的小茶寮道：「我在這裏等你。快去快來。」祝僮放開脚步。

便去追尋這個方才跌雪的張小二。且說張小二得了一塊碎銀。歡喜不迭。提着空飯籬。一路自言自語道。城中赫赫有名的徐相公。倒不如路上一個不知姓名的書僮。這一塊銀子。救了我們娘兒倆的性命。將來總得建立了長生祿位。朝朝禮拜。夜夜禱告。保佑那恩人不做書僮。也做相公。張小二正在歡喜之中。忽又發生疑慮。他想這書僮和我非親非友。怎麼肯行這大好事。一出手便是七八錢銀子。況且他的主人也在場。怎麼主人不佈施。做書僮的反而搶先佈施。敢是他和我開開頑笑不成。才想到這裏。便聽得背後叫喚道。張小二快停步。還有話說。回頭看時。正是方才捨銀的小廝。張小二倒抽了一口氣。知道小廝追來討還這塊銀子。分明是「雀兒鷲糠空歡喜」。便把懷裏的銀子握在手中。準備交還那小廝。却不料祝僮趕到。並不向他討還銀子。反而贈送他一個扇面。張小二道。恩人。這倒不消了。大冷天氣。不是紙扇輕搖的日子。況且我做泥刷匠的。便到夏天。也不過搖搖芭蕉扇兒。恩人的扇面請收回了罷。

祝僮道。這頁扇面是我們大爺送給你的。你別小覷了這頁扇面。到處可以換錢。你要是到書畫茶會上去兜售。不用你多開口。十五六兩的銀子一定可以到手的。你省吃省用。足夠你一年半載的開銷。快快把來藏好了。這也是你的運氣。才遇見我們這位救人救徹的大爺。我要伺候大爺去游玩。和你再會罷。說完這話。返身便走。張小二今天交了好運。進城以後。有了這塊碎銀。買幾買柴買蔬菜。一有錢不消週時辦。一娘兒倆笑逐顏開。感謝恩人不置。到了來日。張小二帶着扇面去上書畫茶會。果然換得十六兩紋銀。貧人得了十六兩的銀子。也是小小的發一注橫財。又去買了些魚肉。歡歡喜喜的準備過年。按下慢表。且說祝僮送去了扇面。回到小茶寮。報告主人。那天。主僕倆雇着小舟在西湖中遊玩。雪後遊湖。另有一番風景。只可惜逼近年關。人人都有些俗務牽挂。便是周文賓號稱瀟灑清閑。在這幾天。也無暇陪着祝枝山遊玩。扁舟裏面只有一主一僕。內湖外湖徧遊一周。看來看去。湖上翱翔的。除却這一葉扁舟。

更無第二隻遊艇。這天遊罷回去。周文賓陪着枝山吃過晚飯後。便忙着要到裏面去送竈。枝山身在客邊。無灶可送。只有早早歸寢。但是聲聲爆竹。驚破了他的夢魂。推枕起坐。橫豎睡不沈熟。便彈彈燭花。倚檠書扇。又寫了兩頁便面。到了來日。一并賞與祝僮。祝僮歡天喜地的說道。行了好心有好報。要不是昨天捨給張小二幾錢銀子。怎能夠多得一頁價值十六兩紋銀的扇面。忽忽光陰。已到歲除。這月是小建。小除夕便是大除夕。周文賓要在裏面吃那合家歡。祝枝山獨在青黛書屋中吃那十二盆一煖鍋兩耳朵的年夜飯。橫豎無事。便不用祝僮伺候。自斟自酌。消遣那客中的除夕。祝僮自去和那周姓的家丁們開懷歡飲。枝山是喜吃慢酒的。自從傍晚銜杯。直須到戌盡亥初。方才飲罷。吃過了一碗飯。洗面完畢。只聽得周文賓指揮着僕人道。快到外面去貼無事對。枝山很是希奇。這無事對的風俗。是蘇州沒有的。蘇州人貼春聯。歲尾也可貼。年頭也可貼。並不規定在除夕。也不叫做無事對。自古道。一入國問禁。入境問

俗。」他便出去調查一下子。但見周文賓站在花廳上。帶着周永周昌兩名僮僕。一個手中托着四條硃砂箋。一個提着燈籠。又拿着漿糊和刷帚。枝山笑道：「老二。你怎麼忘記着書寫春聯。這是四條沒字的硃砂箋啊。」文賓道：「越是沒字越好。杭州風俗。除夕都貼無字對。取其一年無事的意思。我在今夜沿着舊俗。大門和側門都貼無字對一副。以便一年無事。安享榮華。」枝山笑道：「這般風俗簡直不通。帖了無字對。便會一年無事。那麼帖了大字對。一年到頭都要發生大事了。」文賓道：「杭州人確是這般說。無事便好。有事便不好。」枝山大笑道：「不通不通。當鋪門前的當字。冶坊門前的冶坊字樣。都有八仙桌這般大。難道當鋪和冶坊天天發生大事不成。」文賓道：「這是相傳下來的風俗習慣。其實無甚深意。據我看來。寫字亦可。不寫字亦可。杭州人但求沒事。不知道有禍事又有喜事。禍事不可有。喜事不可不有。怎說無事便好。有事便不好呢。」枝山點頭道：「那麼對了。祝僮磨墨。趁着酒後興高。先來發落這四條硃砂箋。」周文賓本是蘇人。

僑寓杭郡。對於杭俗。並不堅持。聽說枝山肯寫對。當然異常歡迎。便即點着守歲燭。照着枝山寫字。這四條硃砂箋。兩條大的是大門聯。兩條小的是側門聯。枝山在硯台上蘸濃了筆尖。不假思索。只有片刻功夫。便寫就了兩副門聯。大門聯道。

四壁山峯。淡淡濃濃圖畫。

一天星斗。圈圈點點文章。

側門聯道。

隄畔鶯花橋畔月。

竹邊歌吹柳邊舟。

周文賓讚不絕口。這兩副對聯。很合我們杭州別墅中的風景。便即吩咐周永周昌。等候墨跡乾了。把來貼在門上。又向枝山拱拱手道。老祝再會。我要到裏面封井去了。原來除夕封井。也是杭州風俗之一。備着井泉童子的神馬。放在

竹篩裏面。把來蓋在井闌上。又把糕果茶酒設在神馬前面。主人向着井闌行禮。叫做封井。瀟洒風流的周文賓。本不耐煩做這些迷信習慣的事。叵耐他的父兄。都在京華供職。只有老太太大娘娘。以及兩個姪兒。在杭州居住。母嫂都是女流。姪兒年齡太小。一切除夕祭拜的事。除却文賓誰來做主。老太太又是杭州人。一切歲尾年頭的習慣。一件件要照着杭州規矩奉行。一件都貪懶不得。文賓沒奈何。只得依着母命。忙個不了。無暇和老友閑談。枝山見周德在旁。便道。杭州貼無字對的風俗。家家都是一般的麼。周德道。家家都是一般的。無論大門小戶。都貼着無字對聯。枝山道。在這時候。可曾貼齊了沒有。周德道。早已貼齊了。交了子時。就是元旦。便不能貼了。要在子時以前。一律貼好的。枝山大笑道。杭州人但求沒事。我偏要教他有事。祝僮。你捧着墨壺。帶些大小筆。隨我出去。又向周德說道。管家高興。也可以跟我們去頑頑。周德道。小人去點燈籠。跟着祝大爺去頑頑。要是周文賓在旁。便要立止。枝山休到外面去生事。其



時周文賓正忙着封井。無人阻當。於是周德前行。祝僮後隨。枝山乘着酒興。便到外面去寫無字對聯。稍稍弄筆。便惹出了一場是非。正是

三寸柔毫能召禍。一時高興易招殃。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祝枝山徐子建同以蛇名。似乎一邱之貉。今借張小二事以測驗二人之優劣。乃知祝枝山不脫義俠之風。而非貪嗇刻薄之徐子建。所可望其項背矣。

杭州貼無字對。此風不知始於何時。而彈詞中豔稱之。未識有所本否。明項溶錢唐人。幼有神童之目。時值元旦。行大街二三里。歸述春聯。無一誤者。衆皆奇之。據此。則杭州元旦之春聯。固有字也。家家帖無字聯。似不足信。余所見者。無錫鄉間之農家。比戶多帖無字聯。農村鮮識字之人。故有此風。若杭郡。則人文薈萃之區。未必爾爾。然祝枝山寫無字聯。爲彈詞中之趣劇。故本

回亦沿用之。若以考據的眼光觀察之。則非善讀小說者矣。幸有周解元之封井。祝枝山乃得乘醉出門。引起一場是非。若經周解元竭力勸阻。又安有下文如許嬉笑怒罵之文章。

最近出版  
長篇小說

徐哲身先生著

# 清代三傑 曾左彭

六大厚冊  
裝一錦盒  
定價六元  
實售六折

有清咸同年間。南有天國之起義。西有回民之獨立。兵戎頻見。人才之盛。真如漢末之三國。

清國有曾國藩彭玉麟左宗棠等之智。鮑春霖劉松山塔齊布等之勇。天國有石達開錢江李秀成等之智。陳玉成章昌輝林鳳翔等之勇。回國有白彥虎馬化澂等之智。白朱氏白珊鳳等之勇。智智相敵。奇謀妙計。層出不窮。勇勇相戰。刀光血影。極盡酣烈。

本書叙述當年之人物事蹟 粒粒如數家珍！

寫當年文字

則有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曾國荃錢江石達開勝保文道希杏徐林等書札詩聯。琳琅滿目。

。可作清代文選讀。

寫當年武功

則有兩廣雅片之戰。曾彭胡等紅羊之役。左宗棠征西之役。以及中法戰爭等等。實人實事。

非近代虛構武俠說部所可及。

寫艷事韻聞

則有曾國藩彭玉麟胡林翼陸建瀛蕭朝貴等等之艷史。及清國天國之宮闈穢聞。珠香玉艷。可

作數十部香豔小說讀。

寫異聞軼事

則有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張之萬徐杏林鄭中丞溫紹原石達開楊秀清等百餘人之奇聞軼事。情節雖光怪陸離。但所語皆有根據。

上海大眾書局印行

唐祝文周

#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 第四十四回

三椿祈禱張木匠過年

兩副門聯徐秀才掃興

除夕風俗。街衢上的行人。徹夜燈籠不息。忙着討帳還帳。周德提燈籠。却照着祝枝山去惹禍招殃。三個人出了周府的門。周德高提着燈籠。照着家家戶戶。大大小小的無事聯。都已一律貼齊。要是捱家沿戶的寫將過去。除非千手觀音。同時揮灑着千枝柔毫才行。祝枝山只有一雙手。一雙手中只有一隻右手。可以握管。無論下筆如飛。也寫不盡千門萬戶的聯語。只好隨着他的興致。高興寫那家。便寫那家。大約一條巷裏。至多也不過寫着三家兩家。走到一家門口。他有些技痒了。便問周德。這家是什麼人家。周德道。這是積善人家。常行好事。是杭州有名的善人。枝山便提筆在手。蘸一蘸祝僮手中托着磨濃着墨汁的墨壺。湊一湊周德手中高舉着燈籠的燈光。下筆颼颼。寫着普通吉語。叫做

向陽門第春常在。

積善人家樂有餘。

又走了數步。但見一家門首。挂着白石浴堂的燈籠。枝山笑道。這裏也可以贈他一聯。便問周德道。這家浴堂生意好不好。周德道。生意平平。開浴堂的老板。和小人熟識的。他向小人說。只須每夜盤帳時。有八弔制錢。便夠支持。而且開銷以外。還可盈餘。枝山道。他要多少浴客進門。夜間便可盤八弔錢呢。周德道。洗澡的價錢不一。上等浴堂。每客制錢二十文。中等浴室。每客制錢十文。下等浴室。每客制錢五文。通扯浴客有一千人進門。夜間盤帳。便可以有八弔錢進帳。枝山道。那麼聯語便有了。捉筆寫道。

日進千張卵。

宵盤八弔錢。

這十個字。周德看了。也都明白。卵字是男子性具的代名詞。這是江浙一帶地

方。人人知曉的。兩個書僮見了都是笑不可仰。尤其是祝僮。笑了一回又是一回。笑得手中的墨壺幾乎潑翻在地。枝山道。你又吃了笑藥麼。可記得在嘉興城中笑個不休。惹得路上行人停着脚步向你呆看。祝僮道。蘇州人喚那話兒叫做北鳥。北鳥兩個字。又讀作八弔。大爺寫的八弔錢。妙語雙關。再好也沒有。枝山頻頻點頭道。祝僮你識字無多。居然也會得品評文字。又行了一程路。卻見茅屋三間。東倒西歪。板扉上也貼着無字對聯。枝山道。這家做什麼的。周德道。這是唱小熱昏的。在城隍廟中說新聞。南腔北調。倒是很滑稽的。枝山道。對聯有了。提筆寫道。

三間東倒西歪屋。

一個南腔北調人。

又走了一程。一家大門很是闊綽。枝山道。那家總是仕宦門庭。做的是什麼官。周德把嘴一披道。做什麼官。只是一個長隨出身。和我一樣的。不過他手頭積

得了許多錢。居然起造大屋。和衣冠中人常常往來。枝山道。原來是長隨出身。那麼我來調笑他一下。提筆寫道。

家居綠水青山畔。

人在春風和氣中。

枝山笑向祝僮道。你是會得批評文字的。這副對聯寫得切不切呢。祝僮道。大爺不是說要調笑他麼。照這十四個字。不是調笑他。却是讚美他。便把來貼在周二爺的門上。也覺相稱。枝山道。你這批評便不到家了。要是貼在周二爺的門上。便是讚美他。現在貼在那家的門上。便是調笑了。你不見上下聯的第一個字。一個是「家」。一個是「人」。麼。明明調笑他做家人。你怎麼不省得呢。又行了一程。打從一條小弄裏經過。都是一門兩闔的小戶人家。黑魃魃的都已閉戶睡覺。門縫裏又不見燈光。惟有一家。門縫中還瞧得見燭影紅搖。知道在裏面齋利市。一個老婆子高聲喚道。小二。爲娘的年紀已邁。不能拜神了。你替

我多磕幾個頭兒。在神前虔心祝頌。小二答道。兒子理會得……裏面這麼說。外面逛夜的三個人。都已停了脚步。祝僮湊着主人的耳朵說道。裏面齋神的。便是那天湧金門外倚在樹上痛哭的張小二。枝山搖了搖手兒。禁止祝僮講話……張小二的老娘道。你怎樣祝頌的。張小二道。兒子祝誦三件事。一願娘的身體漸漸強健。二願湧金門外遇見的兩位恩公。年年如意。三願兒子的泥刷匠生活。天天不絕。老娘道。祝誦的三件事。果然不錯。但是前後弄顛倒了。張小二道。依着娘的意思。該怎樣祝。老娘道。你說一願兩位恩公。年年如意。二願自己生活。天天不絕。三願老娘身體漸漸強健。張小二道。爲什麼要把娘的身體放在最後的一願。老娘道。你沒有恩公相救。怎能安安穩穩的度過年關。祝頌恩公。該是第一願。你單仗着人家相救。是一世沒出息的。還是自己奮力。巴望到了來年。生意興隆。不要在家中坐食。該是第二願。娘的年紀大了。活在上。徒然耗費些飯食。有什麼用。恨不得早早閉目。但是你在手頭拮据的時候。



老娘便死。又怕你擔當不起。所以但願目前身子健旺。待到你的手頭活動了。那時閉目。才不會累你吃苦。該是第三願。張小二道。娘的年紀雖老。但是兒子沒有孝敬過你一天。捱飢受餓。只是累你吃苦。兒子第一巴望的便是老娘身子健全。兒子總得報過你十年八年的恩。才不枉你老娘把我撫養成人。所以兒子祝告神明。把這樁事當做第一願。既是老娘這麼說。便依了老娘的吩咐。第一願兩位恩公年年如意。第二願娘的身體歲歲平安。第三願兒的生活天天不絕。說罷。接着撲通撲通的磕着響頭。外面的祝枝山暗暗嗟歎。便寫着門對道。

國泰民安。年年如意。

母慈子孝。事事稱心。

又走了一程。經過一處小戶人家。裏面哭聲嗚嗚。像是夫婦口角。祝枝山又停着脚步。側耳靜聽。女的嗚嗚的哭。男的勸道。算了罷。今天是除夕。登坑也要討

個利市。況且我出了遠門。今天方才趕到。待要和你吃一桌合家歡。怎麼飯也沒有。酒也沒有。左一把鼻涕。右一把眼淚。難道鼻涕眼淚可以當做接風筵席不成。女的且哭且罵道。你這千刀。剮萬刀。割的。今年出門到鎮江。足足十二個月。只寄得三兩四錢的家用。老娘寫信向你要錢。你的回信。總是一味唐塞。說什麼遠道寄銀不便。待到歲底回來。一并面交。現在你回來了。錢在那裏呢。攏總只有一副被褥。一個衣包。打開看時。兩身千補百衲的短衫褲。一身七穿八洞的棉襖棉袴。三錢光景的碎銀。四百十六文制錢。其他一些也沒有。問你可有什麼家用帶回。你說只有此數。天殺的啊。巴巴的望你回來。一竹籃子提水。落了一個空。」這幾個老錢。養一隻貓兒。都養不活。你有什麼面皮回來吃合家歡啊。男的道。阿大。你見了爹爹。也不叫一聲。和你一年不見了。你又長了許多。快快過來。替你爹爹捶一下背。你爹爹又要香香你的面孔。女的喝道。阿大。休要理他。不許替他捶背。也不許給他香面孔。有錢是你的爹。沒錢只是一隻

老忘八。男的道。你不許我吃合家歡。又不許兒子親近我。冷清清坐在這裏也乏味。自古道。「新婚不如久別。」和你到房裏這個那個去罷。女的啐了一口道。不要你的面皮。飯都沒得吃。還想這個那個。男的歎道。這也不能。那也不能。活在上世也乏味了。給我一把刀。待我自刎了罷。女的道。你休嚇我。你要自刎。你自去取刀。男的道。刀上死不成。待我繩上死了罷。女的道。你要死。你自去尋繩。男的道。待我解下一條褲帶罷。褲帶在這裏。托你替我穿在樑上。挽一個圈兒。女的道。挽個圈兒倒不妨。但是你自要覓死。怨不得我。男的道。誰來怨你。這條褲帶。交付與你罷。女的道。取來……枝山聽到這裏。亂搖着頭兒。暗想這婦人太狠心了。如果那丈夫真的上吊。我們便該打門進去救他一命。才想到這裏。忽聽得女的失聲驚呼道。這一串都是金戒……指字沒有說出。已被男的喝止了。連連埋怨道。沿街淺屋。休得大聲呼叫。女的又低聲問道。怎麼褲帶上面繫這一串好東西。男的道。財不露白。遠道歸來。只得用這方法。使歹人不疑。

我囊橐充盈。女的道。哥哥。方才和你開開頑笑。並不當真。哥哥。你吃了合家歡去。這個那個呢。還是這個那個以後去吃合家歡。那孩子也是很歡喜的。喊道。爹爹。你香了我的面孔以後才教我搥你的背呢。還是搥你的背後才來香我的面孔呢。外面站立的祝枝山。又多了筆下材料。提筆寫着雙行的長聯。

囊內無錢。休想飲食男女。

帶中有物。便成柴米夫妻。

周德道。祝大爺。燈中蠟燭快要點完了。枝山道。不妨。且到巷口小雜貨店中買一條蠟燭換上了。於是捫到巷口。換了燈籠裏的蠟燭。行行重行行。便見一家黑漆牆門。髹的閃閃有光。門上貼的灑金珊瑚箋。旁邊還有兩扇側門。也貼着略短一些的硃砂箋。枝山道。美哉輪歟。美哉奐歟。這是那一家呢。周德輕輕的說道。這是徐子建的住宅。徐子建仗他是個秀才。專替人家包打官司。渾名兩頭蛇。他這枝刀筆實在厲害。是杭州城中的響檔訟師。一無風要起三尺浪。

祝大爺你放過了這一家罷。枝山道。原來便是徐子建的住宅。我來送他兩副對聯。先寫着大門對聯道。

明日逢春好不晦氣。

終年倒運少有餘財。

寫了大門聯。走過幾步。又寫側門對聯道。

此地安能君住。

其人好不傷悲。

這是粗俗對聯。周德見了也明白。忙道。祝大爺。你真惹禍招殃。「太歲頭上去動土」了。徐子建不是好惹的。明日開門。見了這些不祥之詞。怎肯和你干休。快快抹去了罷。祝僮道。對聯上又沒有落我們大爺的欸。他便見了。也不知是我們大爺寫的。枝山笑道。祝僮這句話。倒提醒了我。不如落一個欸。好教他認識我祝某。便在旁邊落着「長洲祝允明」五字欸。又回到大門前。也是照樣的

落了一個歎。周德搖了搖頭兒。明知到了來朝。定有一場口舌。但是事不干己。儘可袖手旁觀。又知道祝枝山綽號洞裏赤練蛇。徐子建渾名兩頭蛇。看他們彼此「蛇絞蛇」。畢竟誰勝誰負。祝枝山寫過了徐子建的門對。一路行去。又寫了幾家。不須一一細敘。壺中墨盡。他的興致也有些闌珊了。便回到清和坊。周公館裏去歇宿。一宵無事。來日便是大年初一。杭郡風俗。歲首迎神開門。一陣開門的霸王鞭。點的劈劈拍拍地響。衆人見那每條巷裏的無字聯。總有幾副變了有字聯。個個稱奇道怪。那時道路上便有兜喜神方的男女們。三三五五。往來行走。遇見了有字對聯。總是停着脚步。讀那聯上的字句。都說杭州的風氣變換了。往年總求無事。今年偏要有事。不知是鬧出什麼事來。有些神經過敏的。便疑及倭寇可要侵擾海疆。江西的寧王聽說有造反的消息。不知道可要鬧到杭州來。一時交頭接耳。竊竊私議。社會上多了一種研究的材料。徐子建元旦起身。換了衣冠。拜過天地以後。又去拜那代圖。這便是祖宗的遺影。

杭州人喚做代圖。外面高升鞭炮。僮僕們準備開門。徐子建拜罷代圖。吩咐家人道。元旦有三忌。忌乞火。忌汲水。忌掃地。這三樁關係一年休咎。牢記牢記。家人們應聲如雷的當兒。冷不防開門小廝來興。氣噓噓地進來報告道。相公不好了。徐子建怒罵道。狗才。今天是什麼日子。登坑也要討個利市。叫化子口中也要哼一聲。一年四季賺元寶。怎麼小事重報。開口便說這不祥之詞。來興道。不是小的說這不祥之詞。是人家在相公的門聯上寫這不祥之詞。昨夜貼的無字對。今朝變做了有字對。相公不信。自去看來。徐子建半信半疑。踱着方步。負着雙手。出了大門。先看上聯道。「明日逢春好不晦氣。」便搖了搖頭兒道。沒趣沒趣。「百年難遇歲朝春。」今朝元旦恰是立春。不料觸這大大的煤頭。又看下聯道。「終年倒運少有餘財。」便吐了一口涎沫道。放屁放屁。又看到落款長洲祝允明。不禁呵呵大笑道。原來是他來興指着側門道。這裏的對聯也寫着字。徐子建又去看了一遍。便道。祝枝山。祝枝山。你枉算是吳中才子。一

榜解元。你也曾着這一下臭棋的啊。來興道。那個祝枝山。可是在府太爺衙門中題詩賺得三百兩紋銀的祝枝山。徐子建道。便是這個祝枝山。那有第二個。他能欺侮杭州太守。卻不能欺侮我徐子建。來興。你把門兒搥下。放平在地。含着清水。向門聯細細地噴。略待一會子。漿糊便脫了黏性。才好把門聯囫圇圖地揭將下來。這便是個絕大證據。祝枝山。祝枝山。我不把你吃癩。我便不是徐子建。說罷。自回裏面。來興奉着主命。要把牆門搥下。一個人怎有這般氣力。便叫老媽子幫他搥下。無多時刻。兩扇牆門。一扇側門。都已放倒在地。路上行人見了。又都詫異起來。自有不識相的連喚奇怪道。大年初一搥下了板門。敢是死了人。把來當做屍牀。但是怎麼一起死了三個人。又有人說道。臭嘴老鴉。少說幾句罷。這是兩頭蛇。徐子建的住宅。被他聽見了。可不是要。噉。噉。老鴉。猛吃一驚。回頭望了一望。脚下明白。急急的走了。來興忙着在門聯上噴水。有人問他做什麼。來興道。蘇州祝枝山大除夕寫無字對。我們的門聯也被他寫了。



字。相公吩咐把門聯揭了下來。好和祝枝山理論。衆人聽了。才明白大街小巷中貼的無字對。總有一二家變做了有字對。原來是祝枝山弄的頑意兒。祝枝山的字是有名的。要是寫的句子好。也如法揭將下來。裝裱成軸。題的句子不好。便把祝枝山罵個不休。尤其是那個大除夕還鄉的經商人。到了來朝。見了這副對聯。商人文學有限。見了「帶中有物。便成柴米夫妻。」這兩句是明白的。昨夜渾家見了他的褲帶中套有一串金戒指。甚麼事都肯幹了。這真叫做柴米夫妻咧。但是上聯寫的「囊內無錢。休想飲食男女。」甚麼叫做飲食男女。他有些不明不白。向着隔壁的家塾先生請求解釋。先生笑道。這個典故出於禮記。叫做「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大約你回來時。尊嫂見你囊內無錢。既不許你吃年夜飯。又不許你行周公之禮。經商人聽了。知道那夜夫婦談話。都被祝阿鬍子聽了去。益覺恨恨不休。準備撞見了他。把他的鬍子連根拔去……元旦這一天。徐子建爲着討取吉利起見。並無舉動。到了初二日。便約

齊了幾位酸朋醋友。商議對付的方法。衆秀才看了這侮辱對聯。都抱定着地方主義。說祝枝山是蘇州人。他在蘇州撒野。不干我們的事。現在他要撒到杭州來了。若不把他吃癩。足見得我們杭州無人。一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於是一致主張。和他到明倫堂上講理去。明倫堂彷彿是秀才公所。三十六行。行有公所。凡要講理。都要開公所。秀才們講理。只要開那學宮中的明倫堂。當下印着傳單。徧發杭州內外的秀才們。約定正月初四日上午。在杭州府學明倫堂上。和祝枝山評理。周文賓得了消息。來見老祝。埋怨他多事。自古道。一衆怒難犯。你怎麼寫這兩副侮辱徐子建的對聯。秀才們動了公憤。只怕你抵擋不住。枝山大笑道。老二放心。看祝某憑着三寸不爛之舌。在明倫堂舌戰羣儒。從前諸葛亮舌戰羣儒。還覺得不大簡捷。舌戰一人。須得準備着一種說話。祝某舌戰羣儒。只消三言兩語。管教衆秀才人人失色。個個低頭。老二不信。何妨陪我上明倫堂。看是他們的理長。還是我的理長。文賓聽了。疑信參半。外面

已送進衆秀才的公信。約期和祝枝山在明倫堂上相見。枝山寫了回信。交付來人。應允他們準期相見。這便是批准了戰書。到了規定的日子。脣槍舌劍。便須開始工作。杭州的府學。規模很大。明倫堂三字匾額。足有栲栳般大。屏門上鐫着「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等種種經訓。東西楹聯都是論語孟子上成的成句。上聯「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下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四圍匾額層層。凡是忠臣孝子。名儒賢相。明倫堂上都有匾額。其他狀元榜眼探花會元解元等特殊科名。也都製了匾額。懸在明倫堂上。自從明太祖洪武四年開科以後。杭州的文風蒸蒸日上。懸狀元匾額的。有成化二十年甲辰科一甲一名進士錢塘李旻。懸探花匾額的。有洪武十八年乙丑科一甲三名進士仁和花綸。天順四年庚辰科一甲三名進士仁和鄭環。懸會元匾額的。有正德二年戊辰科仁和邵銳。周文賓是寄居在杭州的。所以明倫堂上沒有匾額。正月初四日的上半天。明倫堂上衣冠大會。衆斯文先先

後後。來了五六十人。祝枝山所寫的兩副對聯。用別針別在門上。徐子建向着衆秀才說明原由。衆秀才腐氣騰騰。怒氣沖沖。恨不得把祝枝山生吞活剝。一口吃下。以洩胸頭之恨。他們等候了良久。却不見祝枝山到來。徐子建道。他若不到場。便是自知理屈。我們儘可以具着公稟。到有司衙門告他一狀。衆秀才道。若要具稟。我們一齊簽名。須得把他驅逐出境。才可大快人心。正是

羣兒漫撼蚍蜉樹。

此老能翻鸚鵡洲。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祝枝山至杭州。純以詼諧見長。如讀史記滑稽列傳。淳于東方。不能專美於前矣。

於詼諧之中。插入張木匠事。令人增天倫之重。杭郡十萬家。能如張木匠者鮮矣。故以特筆書之。

商人以褲帶自縊。寫盡勢利家庭。讀之令人捧腹。

三笑彈詞中載祝枝山寫徐子建門聯云。今年正好晦氣。全無財帛進門。此十二字既幼稚。又拙劣。既曰門聯。不應全無對仗。一也。將十二字讀作三句。斷無三句之門聯。二也。晦氣二字在上聯。全無二字在下聯。既有上下聯之分。晦氣全無四字。安能湊合成句。三也。今著者另撰兩聯。一矯舊聯之失。良工心苦。於此可見。

述明倫堂上之匾額。根據明代科名錄。並非嚮壁虛造。

述匾額上之狀元探花會元。爲下回祝枝山仰而大笑。張本看似閑文。實係伏筆。

唐祝文周

#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 第四十五回

何秀才批六言妙判

祝解元誦四句詩經

明倫堂上的衆秀才。七張八嘴。都是酸氣冲天。忙了府學中的門斗。在附近茶坊。借得許多桌椅。排列得密密層層。徐子建素性吝嗇。今天爲着要戰勝祝枝山。喚了全副茶擔。招待三學秀才。好在舌戰的結果。總是輸家。担任着一切費用。便是鋪張一些。也沒妨礙。他以為穩穩的。着落在祝枝山身上。自己依舊可以不拔一毛。他所着急的。祝枝山臨時悔約。那麼今天的一切費用。不免要破着自己的慳囊。所以提議着祝枝山。若不到場。定要告他一狀。辦他一個押解出境的罪名。衆秀才連聲附和。都願在狀紙上具名。驅逐這條赤練蛇歸洞。：在場的秀才。大抵寒士居多。寒士生涯。無非教讀。張秀才和李秀才談談教書的狀況。張秀才道。敝東家吝嗇無比。開學日也沒有酒吃。只是以茶代酒。還

要咬文嚼字。說什麼「寒夜客來茶當酒。」爲這分上。我千方百計想騙他一壺酒吃。一天機會來了。我講論語給生徒聽。講到「子畏于匡。」生徒問道。匡人爲什麼要圍住孔子。我說。只爲孔子貌似陽貨。匡人當他是陽貨。所以把他圍住了。生徒又問道。孔子貌似陽貨。陽貨的面貌又似誰呢。我沒好氣的答道。陽貨的面貌。便像他家的酒壺。過了一天。東家便來向我請教道。昨天小兒問陽貨面貌似誰。老夫子說陽貨貌似你家的酒壺。請問老夫子。曾在何處見過陽貨的面。我道。沒有見過。東家冷笑道。既然沒有見過。怎說貌似我家的酒壺。我也冷笑道。府上之酒壺。我也幾曾見過來。東家聽得言中有因。沒奈何只得請我吃了一壺酒。李秀才拍手道。妙極妙極。我的敝東也是一錢如命的人。他請我講四書給學生聽。修金以外。許我按節饋送一雞。我聽了很快活。每逢講書。異常賣力。誰知到了端節。竟落了空。只請我吃了個雞蛋。到了中秋。又落了空。只請我吃了一碗新剝雞豆肉。中秋以後。我便信口開河的亂講。並不按

照着朱注。講到「季康子。」便說「季康子」三字是刊誤的。合該改稱「李麻子。」講到王曰叟。便說「王曰叟」三字是刊誤的。合該改稱「王四嫂。」到了來日。東家便來請問道。怎麼四書裏面有李麻子。又有王四嫂。我說。東家許我有雞。屆時無雞。我只好講些無雞之談了。東家知我諷刺他。便即駁問道。老夫子這無稽之談的稽字。不是雞鴨的雞。我便答覆道。東翁。這按節饋送的一雞。不是一個雞蛋的雞。也不是一碗雞豆肉的雞。東翁自知理屈。到了去年歲底。送我一雞。却是一隻克享遐齡的老婆雞。宰割以後。放在鍋子裏煮。枉費了許多柴火。依舊堅硬異常。我夾了一筷。納入口中。苦了我的牙齒。嚼的牙床骨都痠痛。依舊嚼他不爛。我憤憤的做了一首五言詩。寄給東翁。詩云。

昨拜家禽賜。人人笑且歡。柴燒三担盡。水煮一鍋乾。肉似新鞋底。皮如舊馬鞍。齒牙三十六。個個不平安。

李秀才背完這首詩。衆人拍手稱妙。趙秀才道。歲底大雪。宛比天公大吐其濃



痰。幸而過了一天。紅日高升。雪便融化了。兄弟是個儒醫。偶有吟詠。三句總不離本行詩云。

陣陣大風寒。天公大吐痰。明朝紅日出。便是化痰丸。

衆人大笑道。比得確切。錢秀才道。我姓了錢。有人要我吟詩。非錢不行。我的賣詩潤格。是每字一文錢。有人贈給我百文錢。我便贈他一首古風。有人贈我五十六文錢。我便贈他一首七律。有人贈我二十八文錢。我便贈他一首七絕。計字酬錢。劃一不二。一天。有一個尼僧贈我十八文。我便送他一首十八字詩道。

美貌一尼僧。何人伴錦衾。紅菱初出水。角先生。

又有一個妓女贈我十七文。我便贈他一首十七字詩道。

美貌一佳人。風流體態新。調脂還弄粉。觀音。

又有一個和尚贈我十六文。我便贈他一首十六字詩道。

和尚剃光頭。上下都光淨。睡到五更時。挺。

又有一個寡婦贈我十三文。我便贈他一首十三字詩道。

有寡鵠兮孤棲。伊何人兮杞梁妻。

錢秀才講的起勁時。來了一位孫秀才。這是錢塘縣學生員中的孫禿子孫秀才。年紀不滿四十歲。頭上早已牛山濯濯。他便丟給一文錢在錢秀才的懷中。道。錢世兄。我贈你一文錢。你也送我一首一字詩。須得確切不移。才見你的本領。錢秀才隨口道了一個鞞字。孫秀才道。這是什麼解。錢秀才道。你忘記了論語上的朱註嗎。有皮無毛叫做鞞。把這鞞字形容你這禿子。可謂確切不移。衆人聽了。一陣大笑。喧笑中間。又來了一位朱秀才。他一向在城內坐館。今歲另有高就。却又不肯拋却舊館。要物色一人去代庖。正向衆秀才商議的當兒。忽的又來了一位何秀才。他久在外面充當幕友。刀筆上是很有研究的。徐子建約他到場。分明在舌戰場中又添了一員健將。何秀才聽得衆秀才商議什麼代庖。便坐着笑道。兄弟從天台回來。那邊的風俗是很健訟的。兄弟代敝東批

判案牘。曾有一件延請代庖的笑話。講給諸位仁兄知曉。也可博得一笑。衆秀才道。願道其詳。何秀才道。天台的風俗。不但男子健訟。婦女也是健訟。敝東的衙門裏。忽的來了一紙狀詞。是個鄉下婦人具名。爲着丈夫不行房事而來告狀。狀紙簡明。是六言韻文的格式。道的是。

結婚已經三月。丈夫未親枕席。非貪床第私情。誠恐宗祧斷絕。敝東見了這離奇狀紙。本待置之不理。兄弟說這是不能不理的。他爲着宗祧關係。而來告狀。合該批示查覆。敝東便把這件官司責成兄弟管理。兄弟也用着六言韻文的格式批示道。

結婚既已三月。因何不親枕席。其間有無別情。着仰原媒查悉。過了幾天。原媒爲着查覆的事。也有狀紙投入。道的是。

該夫結婚三月。聞說未親枕席。其間縱有別情。原媒不能知悉。兄弟見原媒不肯負責。說這推諉的話。只得嚴詢責問本夫道。

該氏嫁爾爲妻。三月不知肉食。爾旣身爲丈夫。因何有名無實。又過了幾天。本夫投狀申辯。說的是。

小的娶妻以來。只爲農功緊急。若貪枕席恩情。不免衣食斷絕。兄弟見了申辯。覺得情有可原。待到秋收以後。兄弟又嚴詞催促本夫道。

昔日農功緊急。今日農功已畢。罰爾一夜三回。以補從前之缺。兄弟這般批示以後。以爲對於該婦總算竭力幫忙。仁至義盡的了。誰料過了幾天。該婦又遞呈詞道。

蒙判一夜三回。小婦實爲感激。倘再賞加兩次。萬代公侯不絕。兄弟看了狀詞。又好笑。又好氣。該婦忒煞貪心了。便卽批示道。

爾夫一夜三回。已覺筋疲力竭。若要再加兩次。須請代庖效力。今天聽得諸位仁兄說起什麼代庖代庖。兄弟便想起這樁笑話了。不過講完了笑話。要向諸位仁兄告一個罪。同是代庖。彼所代者生育之庖也。此所代者

教育之庖也。名同而實異。兄弟把來併在一起。罪過罪過。衆秀才聽了這笑話。又是哄堂大笑。忽的有人指着外面道。這不是周解元麼。同來的一個鬍子是誰。怕是祝枝山罷。於是笑聲頓止。大家要有一種示威舉動。趁着祝枝山在甬道上走。沒有踏在庭階的當兒。衆秀才便七張八嘴起來。……何物騷鬍子。敢在人家門前放屁。……在人家門前放其黃犬之屁者。祝阿鬍子也。……祝枝山乎。汝其大放厥屁者乎。……衆秀才連呼放屁放屁。以爲先聲奪人。好教祝枝山聞而失色。誰料祝枝山面不變色。若無所事。停着脚步向周文賓說道。老二。我們走錯了路也。文賓道。這裏明明就是明倫堂。並沒有走錯啊。枝山道。爲什麼這裏的明倫堂和蘇州的明倫堂大不相同。蘇州的明倫堂一片承平雅頌之聲。這裏的明倫堂一片大放厥屁之聲。明倫堂上的衆秀才吐了吐舌尖。只幾句話。便見得祝枝山的厲害。當下不敢囉唆。只有呆看他上堂。徐子建是個老奸巨猾。抱定着先禮後兵的宗旨。假扮做和顏悅色的模樣。下階相迎。枝

山道。且待堂上的屁放完了。登堂相見。未爲遲也。子建笑道。祝先生取笑了。快請登堂。我們三學同人恭候已久了。於是祝周徐三人同上庭階。枝山道。踏上明倫堂。禮教爲先。詩經上說的。一相鼠中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不死何俟。列位仁兄。祝允明有禮了。說時舉着雙手。在衆秀才面前團團一拱。衆秀才只得紛紛回禮。一聲聲的祝先生請了。祝解元請了。祝孝廉請了。……只爲祝枝山背了四句相鼠之詩。衆秀才便不好有什麼無理行爲。我們原定的計畫。一俟祝枝山上了明倫堂。便要把他圍在垓心。不是指指搨搨。定是拉拉扯扯。遇着有相當的機會。打他幾下冷拳。也是好的。現在爲了這四句相鼠之詩。便禁住了他們的無禮行爲。大家坐定以後。徐子建首先開口道。久仰枝山先生是江南解元。吳中才子。得蒙光臨杭郡。榮幸非常。除夕枉駕敝巷。有失迎迓。承賜門聯。生輝蓬華。但是……以下的說話還沒有出口。枝山已搶着說道。子建兄謬贊了。素仰子建兄的大名。如雷貫耳。屢欲登堂拜謁。只爲素昧平生。未敢造

次除夕道經貴府。適見無字對聯。一時技癢。便寫了兩副善頌善禱的對聯。好教子建兄新年納福。獻歲呈祥。子建冷冷的說道。承蒙承蒙。這般善頌善禱。古今罕有。兄弟和枝山先生往日無仇。今日無怨。不該寫這咒詛之詞。教兄弟大觸霉頭。枝山先生的贈聯。兄弟已揭取下來。用別針釘在這裏。以供衆覽。枝山先生把兄弟這般毒罵惡咒。試問新年納福。福從何來。獻歲呈祥。祥在那裏。衆秀才都讀着這兩副對聯。紛紛批評……「明日逢春。」這句話還不錯。接一句「好不晦氣。」吁。是何言歟。殆所謂幸災而樂禍者歟……「終年倒運。」這一句罵的太毒了。還加着一句「少有餘財。」這叫做毒上加毒……側門的聯語也是不說好話。「此地安能居住。」似乎子建先生的宅子是住不得的。徐姓已住過三代了。難道會得變換風水。真正豈有此理。下聯這一語。尤其出乎情理之外了。「其人好不傷悲。」這「其人」兩個字。自然指着房主人而言。以下緊接「好不傷悲」四字。刻薄極了。惡毒極了。幸人之災而樂人之禍。可

乎哉。可乎哉。……祝枝山忽的仰着頭兒。看着屋梁。長歎一聲。忽又垂倒了頭。呵呵大笑。衆秀才見了。莫名其妙。便問枝山先生你爲什麼仰而長歎。祝枝山道。杭州文風是很好的。祝某雖然目光不濟。瞧不清扁額上的姓名。但是這幾位高擢巍科的杭州先達。祝某都能一一舉其姓名。自從太祖高皇帝洪武四年辛亥開科。直到當今天子正德三年戊辰科止。先後百數十年間。杭州攷中狀元者一名。攷中探花者二名。考中會元者一名。似這般的文風。理該敬佩的。可惜今日杭州的文風。一落千丈了。教祝某怎不仰而興歎。衆秀才又問道。你爲什麼俯而大笑。枝山道。出過狀元探花會元的杭州。科名佳話。盛極一時。論理呢。杭州城中的三學生員。沒有一個不通的了。去年除夕祝某寫的兩副對。要算意義淺顯的了。讀給賣菜傭挑糞漢聽。他們也不會誤會了意思。諸位仁兄都是鬻門弟子。庠序生員。又兼生在人文薈萃的杭州地方。爲什麼見了這兩副意義淺顯的門聯。兀自看不明白。發生了許多誤會。還披着一領青衿。自



稱是三學生員。俯視一切。祝某因此呵呵大笑。不過子細思量。諸位的文學決不會這般幼稚。也許和祝某開開頑笑。豈有賣菜傭挑糞漢都聽得懂的東西。飽學秀才反而看不明白的道理……衆秀才聽了這似嘲似諷忽離忽卽的話。立時又囉唆起來。徐子建起立說道。三學同窗好友。暫請鎮靜。不須喧鬧。自古道。一三個人抬不過一個理字。又道。有理無理。出在衆人嘴裏。一枝山先生贈給兄弟的門聯。人人都說是毒罵惡咒。枝山先生卻以爲善頌善禱。今天當着三學同窗。便請枝山先生宣講這善頌善禱的意思。果然講的入情入理。這便是徐某輸了。對於枝山先生理當認罪道歉。要是講的不合情理。這便是枝山先生輸了。也該聽憑三學同人公同議罰。枝山忙把六指頭的手拍的怪響道。這般辦法。祝某認爲大公無私的辦法。不過怎樣判罰。須得預先當着大衆布告。無論輸的是誰。都要照着這布告的方法處罰。徐子建高聲呼喚道。三學同窗好友。請你們公共議定一個怎樣處罰的方法。於是衆人論調不同。

也有主張理屈的在明倫上拜四方的。也有主張在石牌樓下做三聲狗叫的。也有主張插着掃帚在甬道上學那犬馬跑路的。那時衆口紛紜。莫衷一是。衆秀才裏面還是那個曾充幕友的何秀才有些主張。他說。這般處罰。不過取快一時。在實際上是毫無益處的。衆秀才都說。依着何仁見的主張。應當怎樣辦法。何秀才不慌不忙。套着六言韻文的論調。說出一個辦法道。

要定誰輸誰贏。須看今朝舌辯。如果理屈詞窮。罰修大成宮殿。何秀才提出這個辦法。全體一致贊成。祝枝山道。辦法是有了。但是罰款的數目。須得當衆議定。一俟議定以後。分毫不許增損。才是道理。子建兄以爲何如。子建點頭道。果然要預定一個數目。以便彼此遵守。說時。便暗暗的估定一個數目。他想。祝枝州到了杭州。吃的用的都是周解元的。不見得有什麼銀錢帶來。但是杭州太守請他題了一幅畫。送他潤筆白銀三百兩。他還沒有用去。不如趁這機會。一古腦兒的嘔他出來。於是高聲提議道。枝山先生提議預定罰

金的數目。徐某以爲若要修葺大成殿。至少須得白銀三百兩。便把此數作爲罰金。諸位仁兄以爲何如。大眾一片聲的說道。好極好極。周文賓陪着祝枝山坐在一起。笑向枝山說道。老祝聽得麼。不多不少。恰是白銀三百兩。你留心着。一筭倒竹嘔錢。枝山搖頭道。老二又要「舵移舟放屁」了。……這是他們取笑的隱語。讀者諸君看過前回書中祝周湖濱對句的一段笑話。當然明白他們的寓意。但是明倫堂上的秀才們聽這鬪機鋒的話。簡直莫名其妙。土地堂了。徐子建道。一切都已議定了。舌戰開始。便是此時。祝枝山道。且慢且慢。評定曲直。須得有一公正人在場。才無流弊。但看三家村裏集一個三百文制錢的小會。尙且要請一位司證先生。何況一出一入關係白銀三百兩。倘沒有公正人在場。這是不行的。衆秀才聽了也贊成這個辦法。但是今天明倫堂上在座的人。誰可以做公正人呢。於是有人推舉着周文賓。說周解元是原籍蘇州。而寄居於杭州的。既不是我們三學同窗。有他做公正人。便可以一秉至公。決定誰

勝誰負。周文賓暗想不妙了。這木梢搭上了我的肩架。倒不是生意經。今天的舌戰。宛似左傳上說的「內蛇與外蛇鬪於鄭東門之內」內蛇是兩頭蛇。外蛇是洞裏赤練蛇。我幫了內蛇。老祝便是銜恨我賣友。我幫了外蛇。徐子建又要銜恨我。臆膊向外彎了。在這當兒。周文賓連忙起立。宣言道。兄弟今天到場。只可追陪末座。萬不能做兩造的公正人。我和徐子建兄有鄉鄰之誼。又和祝枝山兄有朋友之情。無論幫助誰。總脫不了嫌疑。不是說我偏袒了鄉鄰。定是說我愛護着朋友。這公正人三字。文賓萬萬不敢接受。……周文賓把公正人的名義拒絕以後。大眾又喧擾起來。周解元不做公正人。誰做公正人呢。徐子建畢竟乖巧。他便起來說道。我們在明倫堂上講理。合該請本學教諭汪老師來做公正人。這位汪老師既不是蘇州人。又不是杭州人。當然沒有偏袒之心。況且年高德劭。身居師儒的地位。他派着誰錯。誰都不敢強辯。有他做了公正人。可謂人地相宜。……徐子建道了一句「人地相宜」。衆秀才都是應聲蟲。

似的一齊喊起「人地相宜」的口號來。子建又問枝山先生意下如何。枝山道：「你們都說人地相宜。我也不能說人地不宜了。要請就請。以便早決雌雄。」徐子建道：「兄弟便去請汪老師到場。諸位少待。」周文賓又暗替枝山着急。秀才們和人家講理。便請本學老師做公正人。無論如何。老師總幫着自己門生。這一回的舌戰。老祝總要吃虧的了……府學教諭的衙門。便在學宮裏面。教諭本是冷官。這位汪老師尤其是毫無官氣。不脫書生本色。他的大堂上的楹聯道：

百無一事堪言教。

十有九分不像官。

把教官二字嵌在句尾。卻和祝枝山在除夕寫的家人對遙遙相對。徐子建上了大堂。恰值汪老師從裏面出來。不期而遇。覲面相逢。原來汪老師知道今天上午三學秀才在明倫堂上和蘇州祝允明解元講理。他防着人多口雜。闖出事來。和自己的面子有礙。正待率領着門斗前去彈壓。恰值徐子建跑來請老

師做公正人。汪老師道：老夫身任本學教諭。學宮中有事。理當到場監察。便是徐賢契不來邀請。老夫也得到明倫堂上去監察一下。徐子建聽說大喜。便陪着汪老師出了學署。來到明倫堂上做公正人。正是

公是公非分黑白。理長理短判輸贏。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浪滄生曰：秀才相逢。各談笑史。此滑稽大會串也。每讀一遍。如聞明倫堂上笑語之聲。

婦人控夫不行房事。當時引爲笑談。今則數見不鮮矣。何秀才之六言妙判。可收入刀筆菁華。

枝山上場。大有談笑卻兵戎之象。諸葛公之綸巾羽扇。不過爾爾。明倫堂上。各人有各人之神氣。祝枝山之冷雋。周文賓之着驚衆秀才之隨聲附和。寫來均恰肖其人。

徐子建往請汪老師。恰值汪老師準備到場監察。此係省筆。

唐祝文周

#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 第四十六回

變讀法片語服羣儒

走樣子隻身逢二憾

汪老師跨上了明倫堂。三學生員同時起立。祝周二解元也來上前相見。口稱老師。自稱晚生。汪老師道。二位解元公。難得有這機會一堂相會。周解元曾經會過幾次。祝解元還是初次識荆。久慕你才如鸞鳳。筆走龍蛇。今日相逢。異常榮幸。只是可惜了……枝山道。晚生何德何能。敢邀老師誇讚。既沒有什麼可獎。也沒有什麼可惜。老師又是誇讚。又是可惜。晚生愚昧。倒要請教。汪老師道。老夫素重公道。今天講的也是一句公道話。雖然和足下初次相逢。不該說這逆耳之談。但是骨鯁在喉。總得一吐爲快。須知恃才傲物。非君子之所爲。足下不該在敝門生徐子建門上。寫這毒咒惡罵的事。枝山道。且慢。老師今天到明倫堂上。還是做公正人。還是做太監老公公。汪老師笑道。祝解元取笑了。老夫



來到這裏。自然來做公正人。做什麼太監老公公呢。枝山道。若做公正人。老師且慢責備晚生。請坐在公正的坐位。靜聽兩造曲直。然後秉着公正的態度。發着公正的言論。是貴門生錯的。立時罰他交出紋銀三百兩。存在老師署中。剋日開工動土。修理這座年久失修的大成殿。若是祝某錯的。祝某的財產萬萬。比不上貴門生徐子建兄的家私萬貫。但是這三百兩紋銀。有太守公送我的。一注潤筆。還沒有用去。也可以立時交出。決不拖欠分毫。這是公正人應有的職權。可惜老師上了明倫堂。不問情由。便幫着貴門生把晚生一頓排揎。這不像公正人了。像了一位太監老公公。凡是皇帝老子訓責百官。每每差遣太監老公公傳旨申斥。這便可以。不問情由。一上了堂。便把那官兒一頓排揎。老師既不是太監老公公。秀才們又不是皇帝老子。老師你是公正人。快請坐在公正人的座位中。晚生便要。和貴門生開始辯論了。汪老師聽罷。默然不語。便坐在居中的一張椅子上。暗暗佩服這名不虛傳的祝允明。休說文才可以考中。

解元。便是辯才也可以考中秋榜的第一人。祝枝山道。那麼晚生便要與貴門生徐子建兄開始辯論了。子建兄請了。你方才說我把你毒咒惡罵。請把毒咒惡罵的原由。向貴老師申說一遍。徐子建指着屏門上張挂的對聯。算是真憑實據。又把方才的解釋。重說了一遍。這不是毒咒惡罵。怎樣才是毒咒惡罵呢。汪老師聽了子建的話。又把這兩副門聯。細細的看了一遍。起立說道。祝解元。證據現在。以這般的措詞。怎說不是毒咒惡罵。枝山道。老師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你才聽了一面之詞。還沒有到批評曲直的時候。請你在公正人座位中暫坐片刻。聽晚生申說理由。汪老師又碰了一鼻子的灰。默然不語的坐在公正人座位中。枝山又團團的一拱手道。諸位仁兄。我不是說這兩副對都是善頌善禱的話麼。徐子建兄說我把他毒咒惡罵。他自己在毒咒惡罵。我何嘗把他毒咒惡罵。徐子建不服道。怎說我自己咒罵着自己。枝山道。明明是吉祥句子。被子建兄讀了破句。那便不佳了。子建道。這是很粗淺的句子。又不是周誥殷

盤。怎會讀了破句。枝山道。子建兄。告罪在先。你別生氣。我說的一樁笑話。並不是說你。從前有一位善讀破句的學究。死到冥間。冥王爲着他誤人子弟。罰他投生作豬。學究央求着投做南方的豬。冥王問他什麼意思。他說南方豬強於北方豬。只爲學究把中庸上的一南方之強歟。北方之強歟。一讀了破句。才有這笑話。子建兄的大才。和那學究不同。但是祝某所書的對聯。却被你讀了破句。以致善頌善禱的話。變做了毒咒惡罵。子建道。請問枝山先生。怎樣讀法。才不是破句。枝山道。這是很容易的。上一聯是五三讀法。上句五。下句三。下一聯是三三讀法。上一句是三。下一句也是三。要是子建兄還不明白。我來圈給你。看說時。從自己筆袋中取出一枝水筆。拔去銅筆套。在門聯上圈斷句讀。只這輕輕幾圈。便變換了語氣。大門聯是上五下三讀法。

今歲逢春好。不晦氣。

終年倒運少。有餘財。

側門聯是上三下三讀法。

此地安。能居住。

其人好。不傷悲。

枝山把水筆收拾好了。照着圈斷的句子朗誦一遍。便問諸位仁兄。這兩副對聯句子。是不是善頌善禱啊。列位看官。祝枝山的魔力真大。只這輕輕幾圈。非但變換語氣。而且把衆人的眼光也都變換了。明倫堂上的秀才們。本是徐子建請來助威的。在這時候。忘却了自己的立場。反而和着祝枝山的調。說什麼確是吉祥句子啊。確是善頌善禱啊。枝山又向汪老師說道。老師。這是你可以發出公正批評的時候了。晚生寫的兩副門聯。晚生自認是善頌善禱。今天在場的諸位貴門生也都說是善頌善禱。請問老師。憑着你的公正眼光看來。是不是善頌善禱。汪老師沒有什麼說了。點了點頭道。自然也是善頌善禱。枝山道。那麼子建兄輸了。三百兩紋銀快快取出。這修築大成殿的欸項萬萬吝惜。

不得。你看杭州府學失修到這般地步。便沒有今朝舌戰的事。凡是杭郡秀才也該量力捐助。子建兄尊价在那裏。快快喚他回去取銀罷。可笑一錢如命的徐子建。平日用去一文兩文的錢。尚須量量輕重厚薄。今天罰去三百兩。宛比割却他心頭的肉。當着許多人。又不能抵賴前言。只得打發來興回去取銀。便在來興耳畔如是這般的叮囑了一回。他想舌戰是輸定的了。但是多少總要給那阿鬍子吃些苦頭。才可以發洩我胸頭之恨……祝枝山占了上風。不肯便回。一定要眼見徐子建交出三百兩紋銀才肯出這座學宮。等了好一會子。來興搥着欵項交付主人。有現銀。有銀票。徐子建點了一徧。忍痛交付汪老師。忒楞楞兩手發顫。枝山見了。又是可憐。又是可笑。那時舌戰場中人影散亂。明倫堂上須臾不見一人。汪老師回衙門去了。徐子建唉聲歎氣自回家裏去了。衆秀才在那歲首都。有他們的私事。有些拜年去了。有些吃年酒去了。有些逛西湖去了。有些闖賭場去了。周文賓出了學宮。過了下馬碑。那邊有周府候着。

的轎兒等候。主人上轎。文賓向枝山拱了拱手道。老祝。本要和你同行的。只爲尙有幾處親友人家。須得前去賀喜。再會再會。夜間和你開懷歡飲。枝山道。今天已累你坐了良久。不安之至。你去拜年。我慢慢兒回到府上去吃飯。彼此作別以後。文賓道了一聲得罪。身坐轎中。轎夫們上肩以後。如飛而去。祝枝山安步當車。慢慢兒回去。這一天。爲着歲首天晴。放着祝僮去遊城隍山。所以枝山身邊並無一人跟隨。約摸走了兩條巷。忽的來了兩個男子。把枝山攔住去路。枝山近視眼。瞧不清兩人模樣。但見一個好像商人模樣。一個穿了短衣像個下流人物。枝山道。我和你們素不相識。爲什麼攔住我的去路。那個商人笑道。祝阿鬍子。你不用假模假樣。既和我們素不相識。我和渾家說的祕密話。你爲什麼要來竊聽。而且承你的情。還要替我們寫上門聯。你這枝筆太健了。那個穿短衣的說道。祝枝山。你太會管閑事了。東倒西歪的屋。由着我住。南腔北調的歌。由着我唱。誰要你寫在門上。把我的無事聯寫做了有字聯。枝山向着兩

下裏看。原來是一條行人稀少的冷巷。暗想不好。「好漢不吃眼前虧。」何妨把他們騙到熱鬧地方。祇須往來人多。他們便不敢肆行非禮了。當下撮着笑臉說道。原來便是你們兩位。祝某總算和你們有緣。才會得寫上你們的門聯。實向你們說。人家捧了潤筆。要祝某寫對聯。往往擱着一年半載。還沒有下筆。府上的門聯。真個要教祝某書寫。祝某是預定規例。劣紙不書。那夜祝某多喝了幾杯酒。乘着酒興。到處題聯。也是緣法湊巧。不要你們破費筆資。各贈你們一副門聯。那個商人笑道。我們也是緣法湊巧。得和你在這條冷巷裏相逢。承你送了門聯。我們還沒有向你道謝。祝枝山。免得人家喚你祝阿鬍子。我來把你嘴上的尊毛拔去了罷。枝山道。且慢且慢。我的好意。你們完全不曾知曉。待我講給你們聽。管教你們感恩不盡。那個穿短衣的說道。祝枝山。免開尊口。鬍子嘴裏說不出好話。三間東倒西歪屋。不錯不錯。我的屋子果然東倒西歪。走了樣子。唉。祝枝山。屋要走樣。人也要走樣。今天緣法湊巧。我也要把你走一走樣。

子說時。磨拳擦掌待行無禮。枝山知道江湖上的切口。把人打的鼻青嘴腫。叫做走樣。他心頭着急。面上轉不着急。退後幾步。呵呵大笑。穿短衣的說道。祝枝山你笑什麼。枝山道。我笑你們上了徐子建的當。轉瞬便要捉將官裏去。一頓板子打得皮破肉爛。你們要走我的樣。是走不成的。我祝枝山未卜先知。已請府太爺派着幹練的差人。暗暗保護。只須你們略一動手。自有鉄鍊子套着你們的頸項。請你們吃了筭燒肉。還得把你們枷號在清和坊周宦門前。扛着這沒有臺脚的桌面。天天在那裏吃獨桌。請問你們走樣不走樣。只這幾句話。倒把兩人說的忐忑不定。只爲他們確是徐子建遣着來興攬掇出來。吩咐他們伏在冷巷裏。專候祝枝山走過。打他一個鼻青嘴腫。走走他的樣兒。徐子建自有特別酬勞。決不食言。現在被祝枝山一言道破。他們便露出慌張的模樣。兩人裏面畢竟還是那個商人乖覺。瞧了一瞧四下無人。便知道祝枝山詭計多端。無非虛言恐嚇。當下笑着說道。枝山先生。你別認真。我們和你開開頑笑罷。



了。須知毆辱斯文。是有罪的。枝山捋着鬚鬚道。那麼便對了。你們既然畏罪。我也不來罪你。那商人道。枝山先生。你方才說替我們寫了門對。便是緣法湊巧。請問緣在那裏。法在那裏。枝山道。這是大大的緣法。包管你們今年便交着好運。但是說來話長。這裏不是談話之所。我有許多發財祕訣。傳授你們。隨他到茶樓上去泡一壺清茶。管教你們得了秘訣。不出三個月。便可以面團團做富家翁。那個穿短衣的聽了動容。便想跟着枝山去上茶樓。那商人已看出了破綻。便道。且慢上當。我們跟上了茶樓。便是自投羅網。給他拿住了。可不是要。他要把我們騙出這條巷。便見得他說的暗暗有人保護。都是虛言。這是一個好機會。錯過了這機會。便不能走他的樣子。那穿短衣的說道。祝阿鬚子。憑你說。的天花亂墜。你要逃走。再也休想。那商人道。我來捋他的毛。那穿短衣的道。我來浪他的點子。枝山到這地步。便知道三寸不爛之舌已失了效力。但是要想逃走。也須有個下場勢。便反着身子道。你們不信有人保護。我去喚他們出來。

你們却不許逃……這句話真正敏妙。開了後世許多不肖官吏的方便之門。明明自己要逃。却不許老百姓逃。借着禁止老百姓逃。他便可以逃之杳杳了。祝枝山一壁喚着保護的人快快到來。一壁脚下明白去尋旁邊可有什麼橫弄。以便脫身而去。兩人明知枝山是假的。姑且當他是真。跟在他後面。看他怎樣的脫逃。只須他脚步一亂。便可以追上前去。一把揪住。請他吃一頓杜園生。活。好在祝枝山走的是方步。他們容易追上的。枝山一路的喚着保護的人在。那裏漸漸的走近一條弄堂。側首望時。隱隱見前面有一羣人來。暗想此時不走。更待何時。便折入弄堂。正待拔脚奔跑。後面追隨的兩個人。同時一聲冷笑……祝阿鬍子跑到那裏去。跑向天堂。追到你凌霄寶殿。跑向地府。追到你十八層地獄……洞裏赤練蛇逃到那裏去。你入了陰溝洞。也會到拖着你的尾巴。拔你出洞……祝枝山在蘇州遇見了陸昭容後。今天又是第二次受窘。自知危險已達了極點。但是口中依舊高呼着保護的人快快來啊。兩人向前望。

去。來的是四五個挑着磚瓦紙巾的匠人。何嘗是本府太爺派來的差役。他們益發膽大了。緊走幾步。把祝枝山一把扭住。却不料迎面的匠人放下了肩挑的東西。趕快跑來道。快快放手。休得損傷了我的恩人。那穿短衣的道。張小二做什麼。張小二道。朱大哥。你做什麼。那天我向你講起的恩人。便是這位大爺。若沒有他們主僕二人。我們母子倆怎會活命。快快放了他。似這般的好人。你要把他難爲。罪過罪過。那時二人却放了手。祝枝山整着衣襟。便道。張小二難得你來解圍。你的老母怎麼樣了。去年這柄扇兒賣了多少錢。張小二把去年的事述了一遍。又說恩人不但救了我們母子倆的性命。而且去年除夕又在我們門上寫了吉祥句子。我在元旦開門。得了這個好兆。大年初二便有生活做。直到今日沒有斷過生意。老娘身子也是一天好似一天了。後來知道恩人便是蘇州祝大爺。枝山道。你怎知道我姓祝。張小二道。那扇面上有你祝大爺的姓名。我是不識字的。大年初二日。書畫茶會上派人來問我。你這柄祝草的

扇面是那裏來的。我說是一位大爺見我可憐，贈給我的。叫我上茶會換錢的。我不知是捉草的扇面。是捉柴的扇面。他說你纏誤了。我說的祝草是祝枝山的草書。你那天遇見的大爺便是蘇州祝枝山。你門上的字聯也是祝枝山寫的。他這般看重你，贈你扇面，又贈你一副很吉祥的對聯。但看徐子建要算杭州數一數二紳衿，却被祝枝山瞧不起。寫兩副毒咒惡罵的對聯。把徐子建氣個半死。祝枝山重你的孝行，才肯贈你這一副吉祥對聯。祝字是值重價的。我本想向你收買了裝成短聯賣給人家。但是杭州的人家雖多，夠得上挂這副對聯的實在少數。況且他是旌揚你的孝行。要是被我收買了，又埋沒了他的好意。我這次來和你商量。祝枝山既然看重你的孝養爺娘，你去求他寫些東西。他一定答應的。他住在清和坊周公館中。聽說有多日的耽閣。你有工夫可以上門去謝謝他。順便還可以求他寫點東西。我聽了他一番說話，才知道恩人的姓名。連日仗着大爺的福，年初二便有生活做。直到今朝總是富貴不斷。

頭。我曾忙裏偷閑。連日到周公館裏來訪問大爺。看門的吆吆喝喝。不肯替我通報。今天我們一行人吃了早飯。正待去上工。却不料遇見了大爺。請問大爺。爲什麼被他們拖拖扯扯。咦。他們却到那裏去了。原來方才的兩個人。並非真個要和祝枝山爲難。只因受了來興一時的慫恿。才來戲弄祝阿鬍子。現在聽得張小二這般說。便知道祝阿鬍子很有幾分義俠心腸。遠勝于杭州的徐子建。我們爲什麼幫着小人打君子呢。再者。萬一祝枝山扳起面皮。叫張小二一千人把我們扯住了。定我們一個侮辱斯文的罪名。他沒有走樣。我們真個要走樣了。他們兩個人都是這麼想。因此脚底抹了油。下這三十六着中的第一着。枝山見他們都已走了。付之一笑。也不再追。便把張小二獎勵了一番。約他明日上午到周公館中相見。到了來日。枝山吩咐門役。倘有匠人張小二到來訪我。不必攔阻。我和他有話說。所以那天張小二上門得和枝山相見。枝山又贈了他扇面一頁。說是獎勵他的孝行。自從祝枝山援救張小二。征服

徐子建。他在杭州很有相當的榮譽。不須細表。忽忽時光。已近元宵佳節。杭州的燈市。名聞四海。只爲臨安是南宋的故都。每逢燈節。各處都搭着綵棚。架着鰲山。看燈的紅男綠女。盛極一時。昔人有詩爲證。

爭說杭州似汴京。翠筠環處結山棚。不須好事重裝點。身在武林燈市行。燈節的前三日。各處的糊着絹燈。挂着燈謎。這又是祝枝山心愛的東西。每到晚飯以後。總拖着周文賓去猜謎。一天。尤公館門前黏着一首豔詞道。

記當初。剔銀燈。重把眉兒掃。那其間。似漆投膠。可憐自落煙花套。這磨折多應奴命招。全軀恐難保。香肌越消耗。看看捱過今年。捱不過明年了。寄語兒曹。好把芳魂紙上描。請打一物。卽以打中之物爲贈。

尤公館門前的燈謎不止這一條。但是這一條燈謎的吸引力比其他的燈謎勝過百倍。春燈光中。大家都注射着這條燈謎。目不旁瞬。其中有人高喊道。我猜的是貴公館中的尤大小姐。對不對呢。如其猜中了。快喚尤大小姐出來做

贈品。衆人聽了。拍掌大笑。正是

側豔詞中魔力大。春燈影畔笑談多。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祝枝山折服汪老師。此卽戰勝徐子建之先聲。不待開始辯論。已知兩頭蛇非赤練蛇之敵矣。

門聯一變句讀。而詈語便成頌詞。兩聯之中。側門一聯尤極自然。六字句讀之。則爲詈語。三字句讀之。則爲頌詞。而且對仗工平仄諧。以視舊聯今年正好晦氣。全無財帛進門二語。如判天壤。豈但有上下牀之別。

「杭州的人家雖多。夠得上挂這副對聯的實在少數。」此二語大有感慨。可見士大夫之庸行。有不如一木匠者。天爵之貴。出於茅屋之中。張小二賢於徐子建多矣。

祝枝山看燈。爲書中之大節目。杭州爲南宋故都。鰲山綵山之盛。甲於東南。

吳穀人詠杭州行燈詩云。「小隊東風裏。明燈彩欲流。紗籠喬宅眷。紅粉鬼胡由。畫鼓方闌巷。珠簾盡上鉤。踏歌應逐伴。誰更買橋遊。」詩中所引。都係杭郡燈節故事。武林舊事云。「舞隊有喬宅眷。」又云。「裝宅眷籠燈前引。珠翠盛飾。卒無遇之。不辨真僞。」詩中所謂「紗籠喬宅眷」也。沈香巖燈詞云。「跳一個鬼胡由。紅粉搽。」詩中所謂「紅粉鬼胡由」也。不求甚解錄云。「周吉甫言。余年十五。偕友元夜看燈。漏下三鼓。尙立飲虹橋。有某太守家婦女數十人。皆衣白。獨一紅粧女子。步上飲虹橋。呼婢取錢一串。撒於橋上。曰買橋錢。」詩中所謂「誰更買橋遊」也。此皆杭郡元夜佳話。因閱本回祝枝山看燈事。故附述之。



漱六山房新著

# 反倭袍

長篇言情小說

漱六山房張春帆先生。馳名文壇。為小說界之老前輩。前著(九尾龜)一書。家絃戶誦。極受讀者歡迎。但張君年來不尙著述。報章雜誌。不見其作品者久矣。此次因聞楚友之言。悉湖廣襄陽刁劉氏之沉寃。欲著書為其昭雪。事前商於本局。本局乃派人往襄陽實地調查。除獲多數載有刁劉氏事蹟之文籍外。並攝得刁劉氏之墓及其貞節牌坊照片。(現已製版印訂書內)。俱付張君。作為參考。費時三年。至今始得出版。故其中所述。全為當年事蹟。亦哀亦艷。可泣可歌。讀之令人感慨不已。至於張君筆法之流連。文字之通暢。此係盡人皆知。毋用贅述。

翻四百年奇案 雪刁劉氏沉寃

既非投機 又非取巧 更不是瞎造

書中事蹟 有憑有據 與倭袍完全不同

樂而不淫 雅俗共賞 百讀不厭

看過倭袍者不看此書 是對不起刁劉氏！

未看倭袍者不看此書 是錯過了好小說！

六大厚册 裝一錦盒 定價六元 實售六折

上海大衆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唐祝文周

#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 第四十七回

打燈謎僮僕勝秀才

借服飾大娘規小叔

猜謎的人是個窮秀才。三旬年紀還沒有娶得娘子。平日癡心妄想。可有綵樓上的千金小姐。把綵球拋中了他。那才可以享盡人間豔福。他擠入人叢裏看燈謎。偏偏賞識了這一條。以爲其中語意是個懷春女子口吻。料想這謎底定是猜着一個女人。猜中了。定有美貌佳人跟着他走。他瞧見公館的門條是尤公館三字。他便狂呼道。我猜的便是貴公館裏的尤大小姐。快叫尤大小姐跟我回去成親。喊的時候。唾沫四濺。極態橫生。博得人人拍掌大笑。笑聲完畢。裏面的謎主人冷冷的說道。先生錯了。這裏面只有尤大少爺。沒有尤大小姐。况且謎條上寫的是請打一物。沒有說請打一人。窮秀才強辯道。盈天下皆物也。男有陽物。女有陰物。怎說不是物呢。謎主人道。那麼你猜女人便是了。怎說是

尤大小姐呢。窮秀才道。美貌女人。喚做尤物。所以我猜這一物便是尤大小姐。這幾句話。又引動着許多人拍手大笑。都說。想入非非。想入非非。祝枝山目力不濟。有時周文賓看了告訴他。有時祝僮看了告訴他。枝山在祝僮耳邊說了幾句話。祝僮便在想入非非聲中。擠入人叢。喊道。我來猜啊。我來猜啊。猜謎的都是方巾飄飄的儒生。忽的擠入了一個羅帽直身打扮的書僮。大眾都吆喝道。滾滾滾。你是烏鴉。怎麼擠入了鳳凰。祝僮不去睬他。高喊道。謎主人。這條謎兒請打一物。卽以打中之物爲贈。不是墨麼。謎主人很起勁的答道。是墨。是墨。你的心思很好啊。便揭下謎條。取出一錠四兩重的精製名墨。授給祝僮。那個猜尤物的窮秀才討取了這紙謎條。又細細的研究了一下。便道。不錯不錯。句句都是說墨。並不是說人。我猜錯了。那時謎主人又在空隙處粘上一紙謎條。衆人見了。又是拍手大笑。但見上面寫的。

郎。要脫褲。姐兒倆都是白虎白虎。請打一成語。贈荷包兩個。

祝僮得了一些甜頭。怎肯走開。他想第一個謎兒是大爺教我的。不算希奇。這一個謎兒。須得試試我的真才實學。旁的燈謎。謎面都是很深的。他看了沒做。理會處。這一個謎面却是兩句俗語。見了誰都知曉。而且謎底是一句成語。並不是四書五經。也許可以猜中的。他搔頭摸耳一會子。要算他心思靈敏。他方才擠入人叢。聽得衆人在說想入非非。想入非非。他想這個燈謎。敢是猜這一句罷。便又高聲大呼道。謎主人。這條郎要脫褲的謎兒。可是打一句想入非非。謎主人大喜道。又被你猜中了。便又揭下謎條。取出一雙不曾繡花的白綾荷包。做了謎贈。祝僮笑嘻嘻的向衆人說道。你們鳳凰都不會開口。倒是被我烏鴉猜中了兩條。就中有一位秀才先生。向着祝僮拱手請教道。請問足下。怎麼這條謎兒。猜做想入非非。祝僮笑道。相公。看你是個喝過墨水的人。連這想入非非。都不知曉。郎要脫褲。不是要想入麼。那秀才點頭播腦的說道。郎要脫褲。確是想入。下一句姐兒倆都是白虎白虎。爲什麼打這非非兩字呢。祝僮道。相

公又來了。你讀了滿肚子的書。難道這個字都不認識麼。請問相公。你們對於女人家下面的東西。叫做什麼。那秀才道。這個字讀的聲音是很不雅的。是卑鄙的鄙字。作平聲讀。祝僮道。怎樣寫法。那秀才道。這個字是洪武正韻所不載的。通俗的寫法。是寫了一個毛字。又寫一個非字。便是這個字。祝僮笑道。那麼容易明白了。有毛的便是相公口中所說的那個字。無毛的便是非字。姐兒們都是白虎白虎。不是非非是什麼。一經祝僮說破。衆人益發笑聲如沸。那個三十歲沒有做親的窮秀才。他沒有領略過裙下風味。却呆呆的立在燈光下面。咀嚼這非非兩字。自稱奇怪奇怪。怎麼白虎白虎便是非非呢。這真叫做離題太遠了。祝僮得了些彩頭。喜孜孜的擠出人叢來見主人。把一錠墨授給枝山道。這是大爺猜中的謎贈。又把一雙白綾荷包放在手中賣弄道。可惜這兩隻荷包不曾繡花。又沒有鬚頭。枝山道。祝僮。你在這分上。却不聰敏了。他們的謎贈。都和謎條有關係。你猜得出白虎白虎。他們給你兩隻荷包也是白虎白虎。

假使荷包上面有了鬚頭。便不是白虎白虎了。這幾句話。又引得文賓和祝僮都是大笑。祝僮的笑。又和前兩回差不多。蹲着身子半晌直不起腰來。自此以後。枝山出去猜謎。祝僮總是同去。凡是打俗語打用物的燈謎。倒被他猜中了。好幾條。枝山很得意的說道。從前鄭康成有詩婢。現在我祝枝山有謎僮。可謂無獨有偶。祝僮笑道。大爺。這個名兒很難聽。謎僮。被人家弄錯了。便要叫做煤筒竹管。枝山道。叫做煤筒竹管也不妨。你本來是謎僮祝管。不過音同字異罷了。枝山連猜了兩夜的燈謎。到了正月十五日。杭州城中益發熱鬧非凡。所有衙署公館。都是張挂燈彩。點綴昇平。周公館的門前。在那三天以前。早已搭着燈棚。招雇名匠。把連枝的竹竿縛成洞門。挂着許多燈彩。但是杭州紳官人家的燈彩。要推麒麟街王兵部府中。最爲優勝。明朝的兵部尙書。稱做本兵。職權很是重要。節制全國兵馬。遇有大征伐。大操練。都歸兵部主政。六部之中。惟有兵部的實權最大。王兵部官名朝錦。仁和人氏。在朝伴駕。京邸中只帶着

兩名姬妾侍奉左右。夫人子女。却住在杭城麒麟街府第中。是城中首屈一指的巨紳。王兵部的公子王天豹。少年紈袴。仗勢胡行。杭州地方都喚他一聲王老虎。王天豹生有一個好勝的脾氣。元宵挂燈。不惜工本的鬥巧爭妍。鰲山燈棚。色色精工。今年他又格外起勁。在他後園外面的廣場上。施放特別焰火。這個消息傳將出去。益發使那杭城男女有舉國若狂之勢。上元這一天。未到晚間。街上的行人。早已穿梭般的往來。一隊隊鑼鼓喧天。掉龍燈的也有。掉獅子燈的也有。都到大戶人家去弄這頑意兒。以爲一經掉弄。便可風調雨順。人口太平。所以一聽得鑼鼓之聲。大戶人家早開直着牆門。劈劈拍拍的放着霸王鞭。迎取他們進來。在大廳上掉弄。龍燈天矯如生。獅子燈張牙舞爪。周公館中已到過了好幾次。老太太是愛討利市的。每來一起。總有很豐的賞號錢。還有那些游手好閑的少年們。花燈以外。又有舞隊。也有舞「耍和尚」的。舞的是個小孩子。帶着一個假頭顱。怪模怪樣在人前亂晃。杭州人喚做「大頭和尚」。

「又有男子改裝。扮什麼打花鼓的。扭頭扭腦。裝腔做勢。意在討人好笑。但是男子扮的旦角。總有些不大自然。還加着鬚根新薙。青稀稀的。在花粉中透露。一望而知爲西貝婆娘。博得兩傍觀衆。捧腹大笑。周文賓逢着佳節。又有良友和他閑談飲酒。怎肯辜負這很熱鬧的元宵。他約着祝枝山。拚着大半夜不睡。要到大街小巷。逛個淋漓盡致。枝山道。你可要帶着書僮出門。文賓道。帶着僮僕。反而有許多不便。不如不帶的好。枝山道。那麼我也不帶。謎僮祝管了。文賓笑道。煤筒竹管帶去何用。又不要沿途打火。燒茶煮飯。枝山道。不是打火用的。煤筒竹管。便是我們那個會猜燈謎的謎僮祝管。文賓拍手道。妙極妙極。貴管家也有渾名了。枝山道。談到渾名。我們唐祝文周人人都有。伯虎的渾名。人稱笑面無常。只爲他「面孔笑嘻嘻。不是好東西。」衡山的渾名。人稱陰司裏秀才。只爲他這一副冷靜態度。完全脫離了火氣。這兩個渾名。起得還不錯。我的渾名。喚做洞裏赤練蛇。不知那個促狹的人。替我起這惡毒的渾名。此人將來



定墮拔舌地獄。你的渾名起的最香豔。人人叫你周美人。宋朝有個周美成。是個填詞名家。和你的渾名倒也相仿。論到風流蘊藉。你和周美成不相上下。論到面貌。正不知誰妍誰醜。老二老二。只怕你虛有其名罷。你要是改扮了女粧。也不過和方才燈會中喬粧打花鼓的旦角一般。自以爲嬌模嬌樣。誰料處處露出馬腳來。我祝某雖是個近視眼。也能一望而知是個西貝婆娘。文賓笑道。老祝。你不能把我比做打花鼓的旦角。方才的旦角是個市井無賴。草草改裝。希圖博人一笑。趁些銀錢罷了。須知男子改裝女子。非有切實的研究。切實的訓練不可。我不扮女裝便罷。要是扮了女裝。甚麼人都不能窺破我的廬山真面。唐子畏總算眼光敏銳的了。他在網師園中畢竟也吃了我的虧。我要他繪一副西廂待月圖。他不肯繪。我便扮做了女郎。挈帶着兩名侍女。只算是和他。在網師園中邂逅相逢。我授計與侍女。假託着崔素瓊小姐遊園。他果然相信不疑。很情願的替我繪了一幅西廂待月圖。待到道破原由。他已中了我的妙

計。懊悔不迭。這件事須不是我誇口。傳徧蘇城。便是你也知……說到這裏。忽又一聲長歎。便想到昔日求婚未成的崔素瓊。竟被甯王搶去。香消玉殞。好不可憐。枝山道。老二又來了。美景良辰。怎麼長吁短歎。旁的事不要去論他。我們只談這喬裝的事。你在蘇州喬裝過一回。果然騙過了小唐。但是騙過了小唐。不足爲奇。小唐是個色中餓鬼。他一聽得鶯鶯燕燕的聲音。早已眼花撩亂。任憑喬裝的露出破綻。他也不會覺察。你騙過小唐。這叫做「捉眼花」。毫不煩難。便是我老祝也會哄他一哄。只須薙去這一部絡腮鬍子。濃塗些花粉。改裝着三絡梳頭兩截穿衣。夾緊着屁眼。奴家奴家的扭到小唐面前。他嗅着我的花粉香。也會失魂落魄。把我當做嬌娘看待。摸把手兒。親個嘴兒。肉麻的叫我幾聲好姐姐咧。這幾句話不但引得周文賓呵呵大笑。傍邊侍飲的小廝也笑了。枝山又道。老二你單是騙過小唐。不算你的本領。文賓道。待要怎樣才算我的本領。枝山道。你騙過了我老祝。才見你的本領。這時文賓已有了三分酒意。

很高興的說道。騙過你老祝。怎費我吹灰之力。你本來只有三尺眼光。枝山道。你休得口出大言。便請你改裝起來試這一試。文賓道。若要改裝。須賭個輸贏。枝山道。怎樣賭法。文賓道。我便抄襲你明倫堂上賭賽的方法。我改裝以後。要是沒有被你瞧破。你便輸了。杭州太守送給你的白銀三百兩。原封不動的移轉在我的名下。要是被你看出破綻。我便輸了。我也備着三百兩紋銀。替你老祝上壽。可好不好。枝山大喜。他想。明倫堂上賭賽。已勝過徐秀才。難道周公館裏賭賽。勝不得周解元麼。笑嘻嘻的伸出六個指頭的手。要和周文賓拍個手掌子。叫做一掌爲定。永無翻悔。當下收去酒肴。匆匆席散。席散以後。文賓便忙着去看他的嫂嫂。告借女粧。他爲什麼要去向嫂嫂告借女粧呢。只爲第一次教他改扮女裝的。便是他的嫂嫂。編書的順便補敘那周姓的家庭。周文賓的父親喚做周上達。是吳門的少年翰林。被那杭州的富翁張員外看中了他。把女兒嫁給他。還有一部分財產做粧奩。良田數十畝。華屋數百間。都歸着周

姓執管。便是現在清和坊的住宅。也是當年的隘贈。爲這分上。杭州便成了周姓的第二故鄉。墳墓祠堂都在蘇州。田園產業都在杭州。這位張氏夫人。生有兩子一女。女名瓊珠。十三歲上便已夭亡。張氏夫人思念不置。這時長子文庠已隨着他父親在京師供職。大娘娘留居杭城。侍奉婆婆。眼見着婆婆喪却掌珠。心中悶悶不樂。他便出個主張。說小叔的年紀比小姑少一歲。而且容貌美秀。和瓊珠在世時相仿。若要婆婆破涕爲笑。何妨把小叔扮作小姑。教婆婆見了。放下愁眉。他待到文賓從書房中放學入內。把小叔打扮的花枝招展般的。簡實是一位嬌嬌滴滴的女孩兒家。所差的只是沒有裹足罷了。周太太乍見之下。真個認做是亡女重生。後來看出了廬山真面。便把文賓擁在懷裏。心兒肝兒的叫了一陣。從此以後。文賓逢到放學之後。總是打扮着女粧到內堂去。引他老母開顏。他描摹着他姊姊的音容。不但身材背影般般酷肖。便是開口來。有一種柔媚的樣子。偶然微笑。粉頰上便起着兩個酒渦兒。人家單看他

上半截。誰都說是瓊珠小姐。誰也不信是文賓公子。親戚人家知曉了。說這位公子哥兒簡直是和美人無異。從此以後。周美人三個字便喧傳遠近。人人都曉。這便是周美人得名的來源。自從十三歲開始喬裝。足足有三年的悠久。後來被他父親周上達見了。說這般男不男女不女打扮。撲朔迷離。成什麼模樣。文賓才不再弄這頑意兒。祇不過在蘇州時。爲着要唐寅繪這一幅西廂待月圖。曾向親戚家中借着女裝和侍婢。在城南網師園中。戲過一回。唐寅畢竟他對於喬裝。曾有三年的研究與練習。一經改裝以後。便是偷香竊玉的慣家。也沒有瞧出他的破綻。倒被他騙了一幅畫去。他有了這已往的成績。他要騙過祝阿鬚子。端的易如反掌。他並不是真個要贏這三百兩銀子。只爲着祝阿鬚子到了杭州以後。倒被他出足了風頭。勝過了杭州太守。打倒了兩頭蛇。他的風頭太健了。不如戲弄他一回。挫挫他的氣。唐寅雖然好色。對於女色面上。還有精細的選擇。尋常脂粉。休想可以引動他。祝枝山的眼光。固然不濟。他的

好色的心。却比着唐寅還熱。方才說的只須聽得鶯鶯燕燕的聲音。嗅着一陣花粉香。便已心花撩亂。這叫做「想起自己比他人」。不是說的唐寅。却是一夫子自道也。」句句說着他自己。他想這件事還得和我嫂嫂商量。但是嫂嫂住在堂樓上。從前幼時。嫂嫂的堂樓任意上下。沒甚要緊。現在年齡大了。爲着嫌疑有關。除却賀年賀節輕易不上嫂嫂堂樓。他想今天好在元宵佳節。借着請嫂嫂慶賞花燈爲名。便可借此上樓。他到了堂樓之下。却見燈光裏面。錦葵正在細搓那元宵圓子。便即招呼二爺。說今天甚風吹送你到這裏來。文賓道。大娘娘可在樓上。今天元宵佳節。我要請他慶賞花燈。錦葵道。大娘娘本要下樓的。爲着官官有些傷風咳嗽。他在樓上陪伴官官。所以沒有下樓。文賓道。我要上樓去候候嫂嫂。看看官官。你替我通報一聲。錦葵道。自家人還要通報麼。二爺只管上樓便了。你不記得從前打扮女粧時。大娘娘替你塗脂。我替你抹粉麼。文賓笑道。此一時。彼一時。從前不用通報。現在不能不通報了。從前的我

是小孩。現在的我是大人。錦葵把嘴一披道。大人大人。大在那裏。我還比你叨長一歲咧。你是大人。我是大人了。周大娘娘聽得樓下有談笑的聲音。便到樓頭。扶着欄杆問道。錦葵。你和誰講話。錦葵道。娘娘。二爺在這裏說要候候嫂嫂。看看官官。叫我上樓通報。我說自己人何用通報。二爺一定要我通報。大娘娘道。既是小叔到來。便請上樓。文賓巴不得嫂嫂叫他上樓。於是匆匆上樓。見過了嫂嫂。便在堂樓的中間坐定。大娘娘忙叫桂芳送茶。笑問叔叔登樓有何要事。文賓道。一來候候嫂嫂。大娘娘笑道。多謝小叔。今天已經會過面了。何須客套。文賓道。二來聽得姪兒身子欠安。特來探望。大娘娘道。多謝小叔。小兒略有些欬嗽。現在已睡着了。文賓道。三來……說到這裏。便停着嘴。有些不好意思出口。大娘娘道。三來什麼。文賓道。三來便是這個。大娘娘道。這個什麼。文賓道。便是那個。說時。臉蛋兒有些紅了。大娘娘發嗔道。小叔。你究竟爲着什麼事。這個那個。不明不白。要是你當說的說。不當說的也不用說了。便請下樓罷。小

叔。你是熟讀聖賢之書的。須知道。一非禮弗視。非禮弗聽。非禮弗言。非禮弗動。一文賓暗想再不明言。嫂嫂便要生疑了。忙道。嫂嫂實不相瞞。方才在花廳上和祝枝山對酌。枝山不信我扮了女粧。可以掩人耳目。堅要我男扮女粧。試試他的眼光。我已應允了。不過缺少衣飾。因此不揣冒昧。登樓奉懇嫂嫂。借給我全身衣粧。以及一應首飾。我和枝山賭着三百兩的輸贏。嫂嫂。你一定要成全我的啊。大娘娘正色說道。小叔。你怎麼和小孩子一般見解。男扮女粧。攸關風化。這是使不得的。文賓道。嫂嫂。你怎麼忘懷了。三年以前。你不是還替我打扮女粧麼。大娘娘道。此一時。彼一時。怎好和三年以前相比。彼時你還是個小孩子。打扮女粧。只在中門以內行走。以便博得婆婆開顏。現在你已成人了。況且名登蕊榜。和唐祝文三人一般。都是解元。怎好打扮女粧到外面去行走。博人家說你是輕薄之子。和唐寅差不多。唐寅是沒有父母的。在外面的放蕩行爲。沒有人去管束他。你是椿萱強健。都望你蒸蒸日上。和你哥哥一般。要是有什么



麼輕薄之名。傳播遠近。婆婆知道了。要生煩惱。公公知曉了。便要大發雷霆。唉。小叔。公公的義方之教。你是知曉的。他老人家一動怒。你是吃不消的啊。愚嫂說的都是苦口藥石之言。你莫把忠言當做逆耳之談。才是道理。文賓沒奈何。只得道了一個是字。告辭下樓。待到了樓下。却見錦葵依舊在燈光下搓那元宵圓子。不過方才從外面進來。見他的正面。現在從裏面出去。却見他的背面。文賓放輕着脚步。悄悄的走到錦葵後面。舉起一隻右手。在他肩上一拍。倒把錦葵一嚇。回轉頭去。見是二爺。却是滿懷歡喜。忙問二爺做什麼。文賓輕輕的說道。錦葵。你跟我到外面去。我要向你借些東西。你要成全我的啊。錦葵聽成成全兩個字。不禁胸頭卜卜的跳。正是

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花。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僮僕之中。我愛祝僮。其事主也。忠。其待人也義。而且心思靈敏。不

愧才子家奴。故著者於祝枝山傳。附載其僮。昭容尋衅之時。可以見祝僮之忠。風雪救人之際。可以見祝僮之義。至其心思靈敏。觸類旁通。一見之於除夕書聯。悟八弔爲北鳥。二見之於元夜猜謎。悟兩虎爲非非。奚童中有此俊物。可謂斌媚煞人。

士人偶青一衿。便已傲睨萬物。自命不凡。措大結習。殊爲可哂。本回中。秀才嘲祝僮曰。烏鴉怎入鳳凰淘。迨夫小奚奴。矢無虛發。發不中的。於是秀才失色。遂不得不請教於奚奴之前。鳳凰俯首。烏鴉吐氣。讀之令人失笑。回目曰。打燈謎。僮僕勝秀才。一字之貶。甚於斧鉞。秀才能不羞慚羞慚耶。麒麟街燈彩焰火。提前着筆。預爲下文伏案。

周文賓喬粧。閑閑說起。寫元宵舞隊中之打花鼓。正所以引起周文賓之喬粧改扮也。否則失之突兀矣。

周文賓喬粧。已於第九回中作一伏線。其回目曰。周文賓喬粧賺名畫。彼能

賺唐子畏。彼豈不能賺祝枝山。枝山賣弄眼力。未免太不自量矣。其失敗也宜哉。

唐祝文周

#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 第四十八回

俏丫鬟多情憐俊僕

假村姑有意騙親娘

錦葵是大娘的贈嫁丫頭。初來時。還是一個黃毛女孩。甚麼都不知曉。現在人大心大。甚麼都知曉了。那時做主母的有無上的權力。主母不把他指配家僮。他只好一輩子的獨宿孤眠。他的年紀既大着文賓一歲。他的生理上的要求。當然也比着文賓來得迫切一些。從來說的好。「女子多感。」惟其女子多感。所以到了標梅迨吉的時候。自然界的形形色色。都可以引起女子的感情。但看會得做詩的閨秀。都把這感情寄託在詩章裏面。見了黃鶯作對。要吟一首詩。見了紫燕成雙。也要吟一首詩。其實黃鶯紫燕。和他有什麼相關。不過借此興感。寫幾句「人不如鳥」的供狀罷了。錦葵是不識字的。但會興感。不會做詩。他的感想沒有寄託之處。只放在肚腸裏盤旋。他偶然聽着貓在屋上叫

春見着雞在場上踏雄。這都不和他相干的。但是他自己也不能做主。往往揣摩着貓的叫春。雞的踏雄。累着他在牀上翻來覆去。好幾夜不得安睡。他可以算得富於情感的了。昨夜臨睡時。他牀前點的一盞燈。忽然爆出並蒂燈花。爲這分上。他已有半夜不曾入睡。今天起身。替大娘娘送面水。忽的裙帶自鬆。落篷也似的褪了下來。惹那小丫頭桂芳取笑道。錦葵姐姐。裙帶自解。早晚要吃你的喜酒了。錦葵假意兒板着面皮。罵一句小鬼丫頭嚼你的蛆。其實他的心頭。有無上的快活。暗暗的說道。依你的金口才是好咧。却不料傍晚時候。周文賓忽的到來。說要上樓見嫂嫂。他見了小主人這般唇紅齒白。體態翩翩。便回想到昔年替他抹粉的時候。如在目前。可惜他爲着年齡的關係。辨別嫌疑。難得上那堂樓。今天到來。錦葵說的是自家人不用通報。分明要他常來走動的意思。現在小主人上樓去了。錦葵在樓下搓着圓子。心中却在默默地揣摩着小主人風流蘊藉的模樣。他想昨夜爆這並蒂燈花。今天裙帶自解。敢是應在

二爺身上。轉念一想。又暗暗的自己埋怨着自己。不該起這非分的念頭。二爺的親事還沒有成就。近來說起的王兵部府中的小姐。忽的又擱起了。斷無正室未娶。先娶偏房的道理。自己便有喜兆。大概不會應在二爺身上。只不過大娘娘稟明了太太。或者把我許給一名家丁罷了。家丁裏面。周德是個酒鬼。又是個色鬼。吃飽了黃湯。見有女人到來。最喜摸摸索索。討着手上的便宜。這般的人我瞧不起他。周永周昌雖然老實一些。不過周昌說話時。有些舌音不清。周永在夏天。最喜蹣起着臭脚。扳那脚垢。這兩個小子我也看不中他。倒是祝大爺帶來的祝僮兄弟。又聰明。又誠實。面貌也很漂亮。不比他的主人。是個絡腮鬍子。那夜他跟着主人打燈謎。他得着兩隻白綾荷包。私下送一隻與我。我也送給他一個香囊。看他倒有些鍾情於我。他來的時候衣服不大整齊。近來卻打扮一新。聽說是祝大爺爲着他能幹。賞給他兩頁扇面。他把扇面換了銀兩。因此全身行頭。換的格外鮮明。越見他的面貌漂亮。這個喜兆。大概應在祝

僮兄弟身上罷……自古道「心無二用」他轆轤般的動着他的念頭。手掌裏的三粒圓子。搓了又搓。不知搓到何時才休。周文賓下樓。他也沒有覺察。直待文賓的右手搭上他的肩頭。他才覺得背後有人在先。以爲是桂芳和他廝纏。比及回轉頭來。卻不料是他方才思潮湧現中的二爺。聽得二爺向他借什麼東西。又央求他成全其事。他陡然呆了。萬萬想不到二爺會得真個有情於他。他丟掉了圓子。搓了搓掌中的粉屑。禁不起心房的顫動。聲音也發顫了。他說。二爺且慢。待我洗淨了搓粉的手。再跟二爺去。文賓輕輕的說道。不用洗手。快快跟着我去。又指了指樓上道。休被上面的人知曉了。須不是耍。這幾句話。益發說的錦葵春心蕩漾。二爺這般鬼鬼崇崇。一定是偷偷摸摸的事了。嫁了二爺。總勝着嫁與祝僮。便喃喃自語道。旁的不要緊。倒是這兩隻黏着粉屑的手。不洗去是罪過的。嘴裏這般說。身子已跟着二爺去了。比及離却了堂樓。才走到迴廊裏面。文賓便定了脚步。笑向錦葵道。你知道我的意思麼。錦葵紅暈

着面皮道。二爺的意思。明人不消細說。我怎會不知曉。文賓搖頭道。只怕未必罷。錦葵微嗔道。二爺又來了。我畢竟比你大着一歲。你會知曉的。我怎會不知曉。文賓笑道。那麼你誤會了。我向你告借的。是借一套女粧。因爲我和祝枝山賭着東道。有三百兩紋銀的輸贏。他瞧破我的真相。便是他贏。他瞧不破我的真相。便是他輸。方才上樓向嫂嫂借衣裙。被嫂嫂責備了一場。討了沒趣下樓。沒奈何只得和你商量。你把衣裙等東西借給我用一用。還得替我挽個髻兒。抹些脂粉。我在書房中候你。快快上樓去。瞞着娘娘。把所有的東西悄悄的打個包兒。送到書房中來。待我騙過了祝枝山。贏得他三百兩紋銀。我還了你的衣飾。又有三十兩紋銀贈給你。好教你將來出嫁時候做一份粧。錦葵聽到這裏。恍然明白。便道。二爺爲着這區區小事。何用這般鬼鬼崇崇。請你在書房裏守候。我去取來便是了。於是文賓自回書室。錦葵到了裏面。把圓子交給桂芳去搓。洗淨了手。到自己房裏去收拾了一包衣飾。但是缺少了一雙鞋子。二



爺是大脚。自己的繡鞋是穿不上的。想來想去。忽然想到管家婆今年六十歲。是他所認的乾娘。他曾替乾娘繡了一雙蝴蝶面的壽鞋。乾娘的脚寸和二爺差不多。不如把來孝敬了二爺。隨後另做一雙送給乾娘罷。錦葵又把鞋子納入衣包裏面。乘着大娘娘在房中陪伴官官。他便悄悄的下樓而去。直入書房。文賓掩上了書房門。便叫錦葵替他塗脂抹粉。打扮起來。果然衣履衫褲般般配身。又替他去了解元巾。放下髮帶。挽了一個拋家髻。戴了元緞包頭。耳朵不曾穿環。幸有兩鬢掩護。兩邊還插着蠟梅花球。一經打扮完畢。錦葵把卸下的男子衣服靴襪。都替二爺收拾好了。藏在書房裏面。又請二爺試走一回。這是文賓很有經驗的。便卽扭扭捏捏的在書房中打了一個轉。果然不曾露出半些破綻。文賓道。錦葵。偏勞你了。我贏了東道。決計重謝你紋銀三十兩。做你出嫁的粧。錦葵忽的歎了一口氣道。多謝二爺好意。只怕丫鬟沒有這一天。文賓道。你又來了。男婚女嫁。都是人生無可避免的事。怎說你沒有這一天。錦葵

道。二爺聽稟。好在書房裏沒有他人。丫頭有幾句心腹話。要稟報二爺知曉。文賓道。有話快說。錦葵把手帕遮着嘴道。說又不好。不說又不好。要是不說。二爺不知曉。要是說了。羞人答答的。怎好啓齒。文賓道。我不取笑你。但說無妨。錦葵道。聽得老太太說。要把我配給周德。我不願意。一來周德年齡大了。做他的續絃。誰高興呢。二來周德太不規矩。時常吃酒偷婆娘。我實在瞧他不起。文賓道。除卻周德。還有周永周昌呢。錦葵道。這是一對搭拉蘇。一個大舌頭。纏嘴弗清。一個扳脚丫。臭氣薰天。便是一世無夫。也不願嫁這般的男子。文賓道。這也不要。那也不要。你要誰呢。錦葵道。二爺你猜這麼一猜。文賓道。不要藏頭露尾。快說罷。錦葵道。這個人是住在紫籐書屋的。文賓笑道。你難道看中了祝大爺麼。只怕祝大娘娘不答應。看中了也是枉然。錦葵道。二爺枉算聰明人。在這分上。卻不聰明了。祝枝山宛比活鍾馗。我便一百年沒有丈夫。也不願嫁他。文賓奇怪道。你難道看中了他的。小廝祝僮麼。錦葵假作羞慚。只微微的點着頭兒。

文賓道。你看中了祝僮。祝僮可看中了你麼。錦葵便在懷中取出一件東西。擎在手裏道。二爺請看。這是誰的東西。文賓見這一隻白綾荷包。分明是那夜祝僮所得的謎贈。他竟在私地裏贈與錦葵。可見他和錦葵有情了。便道。只須祝僮真個愛上了你。這件事便好辦了。你不用憂慮。自有我二爺替你們竭力拉攏。錦葵謝了文賓。自回裏面。暗暗的思量。我和祝僮兄弟的姻緣。大概有些把握了。二爺肯替我竭力拉攏。大娘娘一定應許的。可見昨夜爆出的並蒂燈花。今朝裙帶自解。這預兆真個靈驗。他在備弄裏且思且走。冷不防有人和他撞個滿懷。却是老太太身邊的金菊丫鬟。錦葵道。金菊。你怎麼撞我一撞。金菊笑道。分明你撞了我。倒說我撞了你。豈不可笑。我見你走來。停着脚步。和你點頭。你毫不理會。竟向我撞來。虧得我手裏沒有東西。要不然。便要被你撞倒在地。上。你畢竟爲着甚事。這般失魂落魄。錦葵啐了一聲道。正月半不說好話。什麼失魂落魄。被老太太知曉了。又要罵你臭嘴丫頭咧。你到外面去做什麼。金菊

道。老太太知道二爺要看燈。教我去通知二爺。看了燈。早早回來。不要儘着深夜在街上行走。受了風寒。須不是要。錦葵道。你要去看二爺。快走一步。稍遲了。他便要和祝大爺出門看燈去了。兩個人擦肩走過。錦葵暗暗好笑。你要去看二爺。只怕覲面不相識。恰才的二爺是雄的。現在的二爺是雌的了。不表錦葵回到堂樓上去。且說金菊一路從備弄裏面走將出去。隱隱的燈光之下。有一個女郎。嫋嫋娉娉在備弄中行走。覺得不大相識。便噲了一聲道。你是誰啊。周文賓打扮完畢。正在備弄裏面徘徊。看有什麼丫鬟走過。試試他們的眼光。他聽得金菊聲喚。便停了脚步。打着偏袖。且待金菊走近。他逼着喉嚨道。金菊姐姐。你竟不認識我了。金菊奇怪道。怎麼姐姐認識我。我不認識姐姐。文賓道。貴人事忙。難怪你不認識我。金菊把文賓上下打量了一遍。便道。姊姊好像後門頭鄰居豆腐店裏的豆腐西施許大姑娘。文賓將錯就錯的答應道。姐姐好眼力。我便是豆腐店裏的許大呀。金菊道。許大姑娘。你兩年前下鄉去做了養媳。

一直沒有見過面。你現在生長得益發標緻了。許大姑娘。你到來有什麼貴幹。可是來望望我們的老太太。文賓又是將錯就錯的說道。我正要望望老太太去。老太太在那裏。請姐姐引導我去相見。金菊道。你在這裏暫立一立。我要到書房中看二爺。略說幾句話。便來引你去見老太太。文賓道。你不須到書房中去了。恰才我進門時。遇見你們二爺和一個絡腮鬍子的朋友。一同出門去。你們二爺這般面貌漂亮。他的朋友卻是那麼面目可憎。金菊笑道。你別小覷這一個阿鬍子。一看他不像樣。倒是一個雕花匠。你道他是誰。他便是蘇州祝枝山祝大爺。文賓笑道。我不管他是粥大爺。飯大爺。我也不管他是雕花匠。臭皮匠。我總覺得似你二爺這般漂亮少年。不該交給那般的邈塌鬍子。閒話少說。金菊姐姐。你便引着我去見老太太罷。金菊道。許大姑娘隨我來。瞧不出你這般的鄉下人。也會看中了我們的二爺。許大姑娘。你在鄉間做養媳。是很可憐的。嫁一個村夫俗子。埋沒了你的花容月貌。你既看中了我們的二爺。儘可以

求求我們的老太太。把你收納在府。做我們二爹的小夫人。文賓道。金菊姐姐休得取笑。我是從小就有婆婆家的。金菊道。你橫豎是個養媳。又沒有併親。只須給些銀錢和那鄉下男子。和他活切頭。文賓道。你打什麼切口。我不明白。金菊道。活切頭便是叫你和他活離。待到活離以後。你便可以到這裏做姨太太。免得你見了我們的二爺。時時在念。左一聲漂亮。右一聲漂亮。文賓道。要做姨太太。只有你金菊姐姐是個近水樓臺。我許大那有這般福氣。鄉下男子雖然醜鄙。我只知道一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一許大姑娘。瞧你不出。你會說什麼近水樓臺。遠水樓臺。你倒是孔夫子的搭襖。兩頭都是書咧。說話時。已到了內廳裏面。點得燈燭輝煌。文賓知道娘的眼光很鈍。站的略遠一些。便可把他瞞過。只須說話的聲音注意一些便是了。這時周老太太正在看那四盞巧匠紮成的走馬燈。點着蠟燭。燈上的人物不住的團團打轉。本來看的有些眼目昏花。金菊上前道。老太太。後門頭的鄰居許大姑娘來了。說兩年不見老太太的面。

要來望望你這位老壽星了。老太太道。可是豆腐店裏的許大姑娘。金菊道。便是人人說的豆腐西施。兩年不見。益發標緻了。不是豆腐西施。竟是豆腐天仙了。老太太道。許大姑娘在那裏。請他進來談談。文賓扭扭捏捏的上前。向他母親福了兩福。口稱老太太在上。許大在這裏請安了。說時。待要跪下。老太太忙教丫鬟扶住了。老太太說。鄉鄰無大小。不須行什麼禮。請坐。請坐。文賓等候老太太坐定了。才在下面的椅子上坐定。老太太霧裏看花。覺得許大姑娘的模樣兒很好。老太太問他一向可好。他說。靠着您老壽星福蔭。總算安寧。老太太問他爲什麼長久不來走動。他說。一來鄉間事忙。二來無事攪擾你老人家。留茶留飯。於心不安。老太太問他今天怎麼可以到來。他說。爲着今天是燈節。上城來望望爹娘。吃過晚飯。爹娘叫許大去看燈。許大以爲路上太覺擠軋。還不如到周公館裏去候候。這位壽星老太太。順便還得見見大娘娘。老太太見他彬彬有禮。益發起勁了。抱定「鄉鄰無大小」的宗旨。便叫小丫鬟捧出果盤。

和點心。欸待這位許大姑娘。文賓道。大娘娘爲什麼不見呢。老太太道。只爲小官官有些傷風。欵嗽。他吃過晚飯。上堂樓陪伴小孩去了。文賓道。老太太爺在京諒必康健。老太太道。身子倒好。官運不很佳。本是禮部尙書。爲着失察處分。降補侍郎。好在他是宦情很淡的。倒也不在心上。文賓道。這有什麼妨礙呢。過了幾天。便要高陞的。大爺呢。老太太道。他的官運很好。去年到今。連陞了兩級。文賓道。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這是老太太爺。老太太積善之報。老太太奇怪道。許大姑娘。你出言吐語。這般通文。竟不像是鄉下姑娘了。文賓暗想不妙。快要露出馬脚來了。忙道。許大懂得什麼。這是鄉下一位教書先生口頭常說的話。許大聽的熟了。才學着他這般說。不知說的得當不得當。老太太點頭道。說的非常得當。許大姑娘。你畢竟是個聰明人。所以通文的話。一學便會。文賓道。見笑之至。真叫做「班門弄斧」。咧。老太太道。又是一句通文的話。又回頭向丫頭們說道。你們聽著。許大姑娘。常住在鄉間。說幾句話。很有文理。你們枉住在



城市說的話總是粗俗不堪。文賓暗想這又是一個漏洞。以後說話倒要注意一些。他又和老太太敷衍了一會子。方才起座告辭。老太太道。許大姑娘難得到來。多坐一回也不妨。文賓道。恐怕雙親久待。緩日再行到府請安。老太太道。簡慢了許大姑娘。文賓道。叨擾了老太太。不安之至。說時向老太太福了兩福。老太太定要相送。文賓堅請留步。送到滴水檐前。老太太還要相送。文賓方才回復了原有的聲調道。母親留步。孩兒去了。便大踏步的向外去了。老太太恍然大悟。原來是頑皮小子哄騙老娘。旁邊丫鬟突的花枝招展。尤其是引他入內的金菊。想到方才在備弄裏所說的話。當着二爺講二爺。還要叫喬裝的二爺去做二爺的小夫人。這真是笑話奇談咧。他越想越發好笑了。老太太罵道。金菊這賤人。你難道不生眼睛的麼。連二爺都瞧不出。反而喚他許大姑娘。前來哄騙主母。金菊道。老太太且休責備丫頭。自家親生兒子。同他坐在一起。講了許多話。還不能看出破綻。何況我們丫頭呢。老太太道。好賤人。反說得乾乾

淨淨。將茶杯果盤收了。隨我上樓去罷。不表老太太上樓。且說周文賓騙過了老太太。心中好不快活。暗想這個東道一定是我贏的了。老母都瞧不破。丫鬟也瞧不破。何況這近視眼的老祝呢。但是老祝心計很工。我若打從裏面出來。他多少總有些懷疑。不如出後門。進前門。他見外面來的女人。便不會疑及是我了。文賓定了主意。便到後門。跟首呼喚周福開門。周福聽得二爺呼喚。忙從門房中走出。卻不見有二爺。只見一個標緻姑娘。周福道。大姑娘。你可曾看見我們二爺在那裏喚我。文賓笑道。我便是你的二爺。周福道。二爺倒會白相。扮了女人家到那裏去。文賓便把賭東道的事略說了一遍。又叫他不要聲張。給祝大爺及祝僮知曉了。便不能贏這東道。周福唯唯從命。便開了後門。放着二爺出去。重又閉上了。文賓從後門轉到前門。也有半條巷的路程。被那路上的急色兒見了。跟在後面。偏偏的評頭品足。胡鬧不休。正是

兔走誰能分牝牡。烏飛更不辨雌雄。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上回祝僮猜謎。得白綾荷包爲謎贈。驟讀之。似乎涉筆成趣。與後文不生關係。孰知祝僮之因緣。與白綾荷包固有聯帶之關係乎。乃知著者詼諧之筆。無一非書中之伏脈。良工心苦。斷推此種。

祝僮傳附於枝山傳中。前回評中已言之矣。著者愛護祝僮。遂於筆尖上大做春風人情。卽以錦葵予之。唐祝文周傳中之僮僕至多。無一如祝僮之得美妻者。吾知著者對於祝僮。固處處以特筆寫之也。

賽楊妃戀戀於煤箎竹管。可謂風流佳話。隔夜之並蒂燈花。當日之裙帶自解。自是佳兆。

錦葵口中之明人不消細說。卽此一語。發生下文多少文章。於是第四十九回中。文賓語周德曰。德叔。你明人不消細說。第五十回中。文賓語枝山曰。祝大爺。這叫做明人不消細說了。三個明人不消細說。各有妙處。其語同。其應

用不同。此文法中同貌異神。同步異調之法也。越是複筆。越見複筆之妙。錦葵於無意中傳授此妙語。文賓應用此妙語。便可以顛倒周德陶醉枝山。甚矣。一明人不可細說。一語之魔力偉大也。

文賓欲賺枝山。全須言語之中。不生破綻。鄉姑娘口中不會通文。一通文則事敗矣。文賓語金菊曰。只有你是個近水樓臺。此近水樓臺四字。非鄉姑娘之口吻也。幸而遇金菊。否則敗矣。文賓語老太太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又曰。班門弄斧。凡所云云。均非鄉姑娘之口吻也。幸而遇老太太。否則敗矣。有此兩番破綻。故遇祝以後。便能處處留神。不以通文自露馬脚。

著白大黃

# 家冤死生

(折七)角四元一價定册厚二

作佳情言

這是一部無名作者的著作，而其成功却在名家之下，而在名家之上。書中敘述一件三角戀愛的事，一男二女，在情網中轉輾追求，已覺苦悶，而再加，上第四五者的侵入，於是更形紛亂，但終至有情人成爲眷屬。情節之哀感頑艷，已使讀者感到一種似喜似憂的別樣情緒，再加上深刻熱烈的描寫，自然更會像電影般映入讀者心靈深處。讀到二個戀愛主角受環境壓迫而將分飛的時候，恨不得跳進書裏像喬太守般的爲他們撮合。這種繫人啼笑的筆墨，我們大胆地高攀一句「極像啼笑姻緣」而本書校訂者漱六山房張春帆先生也說「此書著者不亞於張恨水」，這皆是公平之論，並無絲毫自誇之意。

## 行發局書衆大海上

售代有均局書大各埠各省各

唐祝文周

#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 第四十九回 月下添嬌傾倒浪子 燈前含媚戲弄家奴

正月半杭城看燈。比着七月半八月半的遨遊西湖。尤其熱鬧百倍。看燈是一種名目罷了。真個爲着看燈而來的。十無一二。成羣結隊的人。都說着看燈看燈。就中分別性質而論。單純看燈而不看人的。可謂絕無僅有。既看燈又看人。這是佔着大多數。大凡老實的人。看燈爲主。看人爲賓。不老實的人。看人爲主。看燈爲賓。尤其不老實的人。不看燈。只看人。而且只看人羣裏面的少年女人。儘有遨遊了大半夜。回到家中。人家問他的燈景。他茫然無以回答。人家問他看燈的女人。他便滔滔汨汨。講一個不厭不倦。張家的女兒怎麼樣。李家的媳婦怎麼樣。他的肚裏都有一篇細帳。這一類的人。都是那些輕薄少年。他們不向燈多處走。只在大街小巷做那巡街御史。遇見了平頭整臉的女人。便要亦

步亦趨的跟在後面。他們尤其歡迎的。是沒有伴侶的妙齡女郎。夠他們的任意調笑。周文賓出了後門。轉到前門。須得經過一條小街。恰被那些巡街御史遠遠望見。小街中雖沒有燈彩。但是月光如晝。分外清澈。周文賓本有美人之稱。還加着在月光之下。欸欸行來。益發如同仙女下凡。那些巡街御史跑了許多路。所遇見的女人。都是四五分姿色以下。覺得沒有安慰着他們眼睛上的要求。這一個女郎簡直是十分的姿色了。說也希奇。沒有司令官喚那立停：……少息……等口號。他們的尊足自會同時停止着動作。站班也似的站在街堂兩旁。從前的獵豔和現在的獵豔不同。現在的獵豔。先看面。後看臀。從前的獵豔。先看面。後看脚。只爲從前是小脚時代。婦女們的美麗。大半在面上。小半在裙下。那些輕薄少年。瞧見了文賓大半的美麗。還沒有瞧見文賓小半的美麗。文賓見他們站立街堂口。候着自己到來。他益發裝腔做勢。走一個風擺柳的姿態。少年們肚裏思量。這雌兒裙下金蓮。一定是靠得住的。要是蓮船盈尺。

決不會有這般嬌嬌婷婷的模樣。文賓愈走愈近。少年們的口中不由的都喚起嘖嘖嘖起來。比及文賓走出了衙堂口。向右轉灣。他們又不由的都喚着可惜可惜。在先的嘖嘖嘖。爲着周文賓的面貌。愈看愈好。後來的可惜可惜。被他們看出了裙下的兩隻大脚。穿着鄉下姑娘所穿的蝴蝶鞋。不禁老大的失望。異口同聲的喚着可惜可惜……唉、可惜。這是一個半截楊妃……唉、可惜。這是一個倚在樓窗上的好姑娘。倚在樓窗上是個嬌模嬌樣。走下了樓梯。這美人兒便要走樣。他們跟在後面。既然沒有步步蓮花可以欣賞。卻又抄到前面。要一步一回頭的把那西貝女郎看個不休。文賓又逼緊着喉嚨。嬌聲喚道。列位對不起。讓我一條路。衆人七張八嘴的問他到那裏去。還是看燈。還是尋人。文賓道。奴家也要看燈。也要尋人。有人問他尋的是誰。他說是哥哥。你的哥哥。叫什麼。他說。奴家哥哥叫做倪天相。到那裏去尋你的哥哥。他說。到清和坊周府去尋。尋你的哥哥做什麼。他說。尋着了哥哥。叫他領着奴家去看燈。尋不着



你的哥哥便怎樣。他說尋不着奴家哥哥。奴家也要去看燈。只是不認識路程。許多少年爭先恐後的都來招攬這件差使。都說倪大姑娘。我來做你的伴可好。文賓笑道。有你們前後擁護。我是熱鬧場中行走也覺胆大。只爲人叢裏面有許多浮頭浪子。不懷着好意。動手動脚。奴家是曾經吃過虧的。奴這一回到周公館中尋哥哥。便是叫他做奴家的保鏢。有一個少年道。你不用去尋訪什麼哥哥了。倪大姑娘。我們都可以做你的保鏢的。又有一個道。我們做了保鏢。管教你在人叢中出出入入。沒有一個敢碰你的一根汗毛。又有一個道。要看燈。快快便去。今夜的燈。麒麟街王兵部府中第一。後面的空場上還有異樣的焰火。文賓道。多承你們的好意。奴家一准請你們伴着同去。不過我到了這裏。總得到清和坊周公館中去訪訪奴家的哥哥。以便通知他一聲。不用伴着奴家去看燈了。奴家另有可靠的同伴。陪着奴家同去。衆人道。那邊便是周公館了。你進去後說過幾句話。便即出來。我們在這裏候你。文賓道。謝謝你們。不過

少停出來。我不走前門了。只因爲奴家的哥哥是在他們廚房中幫忙的。奴家見了哥哥。說過幾句話。便要從後門出來。你們肯伴奴家的。只在後門口守候。便是了。許多少年都似得了將軍令。看他進了周府牆門以後。便卽抄到後街。站在周公館的後門口。呆呆的守候這雌兒出來。誰知上了文賓的當。周公館的後門。今夜不會再開了。後街是冷靜的地方。爲着守候這個西貝雌兒。反而錯誤了他們巡街御史的職務。有幾個神經敏捷的。知道雌兒此時不出。不會出來了。便不高興在這裏「守株待兔」。一十停之中走了二三停。時間愈久。走的人愈多。走剩兩個人。一個是色界餓鬼。一個是情場魘子。他們以爲倪大姑娘決不是說謊的人。要是他不出來看燈。約着我們做甚。有了這般好機會。不宜輕易錯過。他們要去。由着他們走。本來尋芳獵豔。只宜人少。不宜人多。多分是他們沒福。我們有緣。又等了一會了。消息沉沉。倚在後門上竊聽。也不聽得有什麼動靜。色界餓鬼道。我站的腿也痠了。一等也不來。二等也不來。心灰意

懶。我要去了。情場魘子道。我盼的眼睛要破了。一盼也不來。二盼也不來。休得癡漢等老婆罷。我也要走了。他們都說要走。他們都不肯走。只怕一個走了一個。在這裏獨享豔福。又等了一會了。實在沒有希望了。他們方才離開了周府後門。同出了小街。走到衙堂口。色界餓鬼說要向西去。情場魘子說要望東行。兩個人分道而行。變做了「伯勞東去燕西飛」。色界餓鬼自想道。這是一個好機會。我從西面的衙堂抄到後街。依舊可以站在周府的後門口。要是和倪大姑娘三生有幸。在這裏遇見了他。那個大大的豔福。歸我一人享受。豈不是好。他想定了主義。便折入另一條衙堂。月光之下。隱隱見周府後門口有一只衣角飄起。多分是倪大姑娘站在後門口守候了。他便放輕着脚步。悄悄的走將過去。伸頭一看。老大失望。不是倪大姑娘。卻是情場魘子。原來好色之心。人皆有之。他想利用時機。情場魘子也想利用時機。早在東面的一條弄堂抄到後街。色界餓鬼沒有到。情場魘子早已先到了。兩人相見之下。彼此一笑。依舊

在那周府後門。站那義務的崗位。一直站到下半夜。方才敗興而回。這是後話。表過不提。且說周文賓進了自己牆門。這時燈彩輝煌。大門開放着。看門的老馮正在門房裏打盹。只爲他是不勝酒力的。多喝了幾杯元宵節酒。便坐在門房裏一磕一銃的拜佛。文賓不去驚動他。徑到裏面。恰和周德覲面相逢。周德的爲人。早在錦葵口中說過。他是好酒又好色的。今天元宵。又有酒吃。又有女人看。倒變做了左右爲難。顧了飲酒。吃的醉醺醺。便不能上街去看女人。顧了看女人。便不能吃得爛醉。他便定下一個限止。喝酒只喝得八分。乘著酒興。便可趕到熱鬧叢中。假做看燈。在釵裙隊裏擠出擠進。也好使皮膚上起些快感。僮僕中間的酒量。周德最大。僮僕中間的慾念。也是周德最熱。衆兄弟都已離席而去。他的酒興兀自不衰。沒有人和他猜拳。他便和酒壺猜拳。但見轟起的一隻酒壺嘴。他便算酒壺伸起着一個指頭。他說酒壺輸了。便把杯中的酒傾入酒壺。他又說。是自己輸了。便把杯中的酒。倒入自己嘴裏。如是這般的自斟。

自酌。他已有了九分的酒意。總算他一靈不昧。忽的自己警告着自己道。快不要喝了。嘴上佔了便宜。眼睛上要吃虧了。經了這番警告以後。他便收拾着殘肴。揩過了面。正待出牆門去看燈看女人。卻不料走到轎廳。恰和喬裝改的周文賓打個照面。周德自想。該是我的色星高照。未出大門。便有雌兒送給我。看這真是天大的幸福。他賊態嘻嘻的眯着兩隻色眼。湊上前來問道。大姑娘。你是誰啊。來看那個。文賓只覺得一陣酒氣撲人。便倒退了一步。周德又湊上了一步。嘻嘻開着嘴。專候文賓答覆。文賓暗想這狗才不懷好意。端的可惡。不妨戲他一戲。便笑吟吟的說道。德叔。你多飲了幾杯酒。連奴家都不認識了。周德聽了這德叔二字。宛比吃了一服柔骨丹。全身骨骼都是牛皮膠般的軟化起來。把醉眼抹了幾抹道。大姑娘又似面熟。又似陌生。你究竟是誰啊。文賓扭了幾扭道。德叔。貴人多忙。奴家是常常到府上來走動的。只有這兩年不曾來。只爲奴家到鄉間做養媳去了。奴家到今天才上城。特地到府上來。看一個人。奴家

是住在後街的。和府上的後門却是近鄰。奴家把一切都告訴你了。奴家究竟是誰。德叔啊。只怕你「啞子吃餛飩。肚裏有數」了。周德大喜道。原來你便是豆腐店裏的許大姑娘啊。你長久不到府中來了。你模樣兒長得益發美麗了。曾記得那一年。我到你店中吃豆腐漿。你這時還不滿十歲。我抱你在膝上。香你的面孔。你把兩隻小手勾着我的頭頸。許大姑娘。你可記得啊。文賓笑道。小時候的事。我還有些記得。周德道。年歲過的飛一般的快。你竟和我差不多長了。我來和你比這一比。究竟誰長誰短。文賓道。怎樣比法。周德道。不比頭。不比脚。只和你中間比起。你道怎麼樣。文賓道。德叔又不說好話了。我且問你。二爺可在裏面。周德道。你問二爺做什麼。文賓道。我是特地來訪二爺的。周德道。你訪二爺做什麼。文賓道。承蒙你們二爺相愛。約着奴家到府上來看燈飲酒。奴家本想早來。爲着遇見了小姊妹。談談說說。錯誤了時刻。來的遲了。料想二爺一定在書房中等候。奴家要到書房中看二爺去了。周德暗想。這雌兒原來

和二爺有花頭的。今宵不要放過他的門。先要和我周德有了花頭。才許他和二爺有花頭。心裏這麼想。口裏撒着滿天的謊道。許大姑娘。你遲來了一步。二爺已出門去了。文賓假作失望的模樣道。他約了奴家。怎麼又放了奴家的生。周德道。二爺愛上的人。不止你許大姑娘一個。他在書房中飲罷了酒。摩擦着鼻頭。踱來踱去。約摸三五十回。我是知道二爺一定「等人心焦」。只是不好問他等的是誰。但是他等到最後的一回。跳着雙腳罵道。這騷貨不來。難道我不會去訪旁的雌兒麼。「殺豬的死了。不吃帶毛的豬。」他罵畢以後。便喚着僮兒。點起燈籠。伴着二爺出門去了。文賓假作恨恨的模樣道。「癡心女子負心漢。」奴家來看二爺。却撞了一個空。說罷。正待回身。周德道。許大姑娘不要走。且到你德叔房中來坐坐。文賓暗想。這奴才極形可掬。我便到他房中坐坐。看他怎麼樣。便道。奴家走的腿也痠了。正想歇息片刻。但是不好打擾你德叔。周德道。好說好說。待我德叔來帶你進去。當下色胆如天的周德。把文賓引入

自己房中。文賓道。你雖然是奴家的叔叔。但是一男一女。坐在這裏。被人家瞧見了。怪難爲情的。奴家要回去了。周德道。有什麼難爲情。今天是元宵佳節。弟兄們都到後園看放流星花炮去了。這裏不會有人進來。你若不放心。我便關上了門。落下了門。周德一壁說。一壁已把房門闔下了。忙把燈兒挑了挑。教文賓坐下。自己捱在旁邊坐了。笑嘻嘻的問道。二爺約你看燈飲酒。還有什麼頑意兒。文賓道。看燈飲酒以外。不過賞賞月兒。二爺向奴家說。今夜天上團圓。人間也要團圓。你是一定要和我團圓的。周德涎着臉問着。怎樣叫做團圓呢。文賓道。和你們二爺相親相愛。單是和二爺相親相愛。便算團圓麼。文賓道。不但。是這般。還得和你們二爺相偎相傍。單是和二爺相偎相傍。便算團圓麼。文賓道。不但是這般。還得和你們二爺相摟相抱。周德聽到這裏。饒涎都流了下來。笑道。單是和二爺相摟相抱。便算團圓麼。文賓假扮着嬌嗔道。德叔。你明人不消細說。似這般的推車撞壁。算什麼。周德拍着文賓的肩道。許大姑娘。你上了



二爺的當了。文賓假扮做着驚的模樣道。上的什麼當呢。周德道。許大姑娘。我的話。說便向你說了。但是你不能講給二爺聽的。文賓道。德叔放心。奴家的嘴。比着瓶嘴還緊。你只告訴奴家。你們二爺怎樣的靠不住。周德道。這是看着你的面子。才肯告訴你。換了旁的人。我是不肯說的。你道我們的二爺是個紳宦公子麼。唉。說穿不得。叫做「描金箱子白銅鎖。外面好看裏面空。」文賓道。奴家愛上你的二爺。並非貪着他的財產。他便掙些空場面。奴家也不去管他。奴家所愛的。愛他是個翩翩少年。周德笑道。我說你上當。便在這分上。現在有一句很關切的話。告訴你聽。但是先要問你。你畢竟和我們二爺可曾同過衾枕。文賓道。奴家還是黃花閨女。二爺約着奴家到來。準備今天同牀共枕。人月團圓。周德道。許大姑娘。你天大的運氣。遇見了我德叔。我是看你從小到大的。又曾在我膝上坐過。決不把你攙入鬼廟中去。我們二爺外面一貌堂堂。裏面一身毒瘡。你幸虧沒有和他同枕共牀。要是沾染了他的毒瘡。管教爛去你的鼻。

梁。我們二爺年紀不小了。爲什麼沒有人家閨秀肯嫁他。便是爲着他有了這花柳症。從前在蘇州。向杜翰林家求親。親事不成。現在又向麒麟街王兵部家求親。親事也不成。這便是個真憑實據。文賓道。德叔。你畢竟是個好人。虧得你指點。奴家從此便不敢和你們二爺親近了。要是不然。爛去了鼻子。算誰的帳。周德道。許大姑娘。你可感激我麼。文賓道。十二分的感激你。周德道。空說感激是沒用的。怎樣的報答我。文賓道。奴家燒一碗四喜肉給你吃。可算報答了。許大姑娘。這不是一碗四喜肉。可以酬報的。文賓道。奴家做一雙棉鞋給你穿。可算報答了。許大姑娘。這不是一雙棉鞋。可以酬報的。文賓道。奴家替你做一身棉襖棉袴。那麼總可以酬報了。許大姑娘。這也不是一身棉襖棉袴。可以酬報的。文賓道。這也不是。那也不是。德叔。你自己說了罷。周德道。我一不要吃你的四喜肉。二不要着你的棉鞋。三不要穿你的棉襖棉褲。許大姑娘。我只要……話沒有說完。早已淌了許多涎沫。文賓道。德叔又來了。要什麼。只管直說。周德

道。許大姑娘。你德叔不要什麼。只要像你方才所說的人。月團圓。同牀共枕。許大姑娘。快快來呀。說時。便要上前樓抱。文賓道。被你們二爺知道了。須不是要。周德道。二爺知曉。有什麼要緊。他見了你德叔。懼怕三分。只爲他的把柄都被你德叔捉住。只須向着衆人宣揚。說他是有花柳病的。他便不能在杭州做人。不是你德叔誇口。二爺在我手掌之中。把他搓得圓。捏得扁……話沒說完。文賓早起了錐鑽拳頭。在周德頭上禿禿兩下。罵一聲狗才。你擅敢無中生有。毀謗主人。周德聽得這聲音。和二爺一般。不似方才逼緊着喉嚨。連喚奴家。奴家不禁驚慌起來。便問你是誰。文賓道。我便是。在你手掌之中的周文賓啊。禿禿。周德忙做着矮人。跪在地上賠罪。文賓道。我是被你搓得圓。捏着扁的。周德自打巴掌。一下道。小人該死。文賓道。我是生有花柳病的。周德道。小人放屁。又是一下嘴巴。文賓道。我是被你捉住把柄的。周德道。小人噴蛆。又是一下嘴巴。文賓道。狗才。你以後再敢如此麼。周德道。再也不敢了。要是依舊不改。聽憑二爺

處死無怨。文賓道：「那麼饒你這一遭。」此後如此。兩罪俱罰。周德謝了二爺。方才起立。便問二爺爲什麼這般打扮。文賓便把和祝枝山賭東道的事說了一遍。吩咐周德開了房門。不許聲張。周德道：「小的怎敢聲張。要是被人知曉。小的面上無光。」文賓道：「那麼便好了。」文賓出了周德的房門。又是扭扭捏捏的扭到紫籐書屋去戲弄老祝。正是

戲弄家奴今閉幕。 揶揄老友又開場。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祝枝山眼光雖短。心計卻工。文賓欲贏其東道。大非易易。故其於騙祝的先。敘其騙金菊。騙老太太。騙周福。騙街頭浪子。騙周德。衆人胥爲所騙。而不之覺。於是乎可以騙枝山矣。著者寫文賓之騙衆人。正所以寫文賓之騙枝山也。否則狡如枝山。一騙便信。難乎其爲江南第二才子矣。此書尋常關節處。都有呼應。寫周德貪色嗜酒。上回已有伏線。故此處不覺

突兀。酒色二字。乃周德之魚與熊掌也。描寫左右兩難不能兼顧之狀。殊堪捧腹。

毀謗幼主。取媚鄉姑。出於小人口中。自不足怪。每聞彈唱三笑因緣者。唱至文賓戲祝一段。枝山調情之口吻。彷彿周德。其踉蹌猥褻處。且有甚於周德者。唐突才人。一至於此。洵惡札也。

文唐祝  
周

#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 第五十回 拍吟肩公子灌迷湯 寫便面解元中妙計

紫籐書屋中的祝枝山。守候着喬妝改扮的周文賓出來。好贏他三百兩紋銀。也拖着一張椅子。專向着兩扇屏門而坐。只爲凡是裏面出來的人。都是從這兩扇屏門中走出來的。紫籐書屋中。常有婢女出來。在庭心裏折取梅花。他。想今夜却要十分注意。防着周老二也扮着婢女折梅。前來戲我一戲。輸去三百兩還是小事。老祝被他吃癩。這損失非同小可。祝僮畢竟小孩子脾氣。向主人說明了。放他上街坊去觀看花燈。枝山允許他出門。所以紫籐書屋中。只剩着枝山一人。他知道自己的目光不濟。面前便燃燒着一枝紅燭。時時夾去燈煤。以便光明如晝。忽聞呀的一聲。屏門開了。一個婆子從裏面出來。到庭心裏折取蠟梅。打從枝山旁邊經過。笑說道。祝大爺。今夜倒不去看燈。枝山不卽答應。

把燭煤彈去了。拿着燭扞把婆子上下照了一遍。婆子笑道。照什麼。枝山道。照照你。可是老二變相。婆子只當他醉了。便不去睬他。自去折取蠟梅。折取後回到裏面。把屏門掩上。枝山自言自語道。老二詭計多端。總是細心一些的好。方才的老媽子。我明知不是老二改粧的。但是我總得照他一下。照見了他的滿面皺紋。我才放心。這便不是老二的變相。又等了一回子。還沒有什麼動靜。他想難道老二在裏面睡着了麼。正在想時。呀的一聲。屏門開了。隱隱約約出來的是個了纓模樣。枝山忙道。來人暫請停步。那了頭道。祝大爺做什麼。枝山道。你不用問我。自有道理。那了頭便站定了。嘴裏只是吃吃的笑。枝山手忙脚亂。又要彈燭煤。又要取出單照。又要拿着燭扞。他便離座來試驗這真假了纓。燭光之下。照見那了纓是個小大塊頭。面貌是豐腴的。並不像周老二。便道。你叫什麼。那了頭道。我是錦葵呀。來看祝僮兄弟的。祝僮兄弟那裏去了。枝山恍然道。不錯不錯。你是錦葵呀。你看祝僮。祝僮上街坊看花燈去了。原來枝山常聽

得祝僮談及大娘娘身邊有個錦葵阿姐。最爲和氣。只爲是個小大塊頭人家。叫他一聲賽楊妃。現在那個了頭。定是錦葵無疑了。當下錦葵聽說祝僮出門去了。便想回到裏面。枝山道。錦葵。我問你一句話。你從裏面出來。可曾看見你們二爺在裏面做什麼。錦葵笑了一笑。暗想祝阿鬍子枉號智囊。這一番管教他失敗在我錦葵丫頭的手下。原來錦葵到紫藤書屋中來。自有他的用意。這用意有二層。一者。瞧瞧他的情人祝僮今夜可曾出去看燈。二者。他知道二爺是從後門出去的。少頃一定從前門進來。二爺贏了東道。他有三十兩的分兒。他這番到書屋中來探這一探。要是祝阿鬍子問及二爺。我便給他上一個當。好教他少頃見了喬粧改扮的二爺進來。不會看破二爺的真相。當下笑了一笑道。祝大爺。你問我們二爺做甚。枝山道。我要和他談談。錦葵搖了搖頭道。二爺不出來了。要談明天再談。枝山道。二爺爲什麼不出來呢。錦葵道。二爺進來的時候。已有四五分酒意。他見裏面的筵席未散。便坐了下來。和老太太大娘



娘吃酒。二爺的拳風是不行的。他偏要和老太太大娘娘猜拳。却不料連輸了四五大杯。他又好勝。不肯慢慢兒喝下去。總是一飲而盡。飲了三大杯。他的喉嚨裏竟放起鞭炮來了。幸而他別轉了頭。沒有吐到席面上去。老太太着了慌。教他飲了一碗醒酒湯。吩咐他歸房安睡。無論如何。今夜不許他起身。他到了房裏便即睡着了。祝大爺要和他談談。今夜不及了。明天談罷。錦葵說完以後。匆匆入內。臨走時。口中還說着祝大爺費你的心。見了祝僮兄弟。說我來看過他的。錦葵去後。枝山自言自語道。老二不出來的了。他不出來。他的東道便輸了。我可以向他說。你爲什麼不出來。你分明是怕我窺破你真相。這三百兩快拿來。那麼他便沒話回答了。又想到方才那個錦葵丫頭。雖然肥了一些。模樣兒很不弱。我做了大爺。倒不及手下的謎僮祝管。聽那錦葵口音。左一聲祝僮兄弟。右一聲祝僮兄弟。很像有情於他。看來倒是一雙佳耦……忽的外面一陣步履聲。接着又是一陣花粉香。直撲到書屋裏來。那便引起了枝山的注

意。花粉香做先鋒隊。來的一定是女客。時候不早。外面還有什麼女人來呢。但聽得鶯聲嚶嚶般的喚道。二爺二爺。你可在裏面。枝山忙問來的是誰。文賓便趁勢走入裏面。見了枝山。做出失望的樣子。道。一句二爺那裏去了。枝山手執單照。照見來的是一個美貌裙釵。便道。裏面請坐。文賓道。老伯伯。二爺可在這裏。枝山道。休管大爺二爺。坐坐何妨。文賓道。二爺不在這裏。我便要去了。老伯伯。你見了二爺。你說後街豆腐店裏的許大姑娘來到這裏看他的。說時。便要轉身。枝山道。既來之。則安之。……列位看官。枝山畢竟狡猾。他雖然知道周文賓已經爛醉如泥。今夜不出來的了。但是這女人是否他扮的。倒也不可不防。先來試驗他一下。他故意道出這兩句通文的話。要是真個豆腐店中的女郎。聽了這兩句。一定莫名其妙。要是周老二假扮的女郎。聽了這兩句。一定回過頭來。道。一句二爺不在這裏。奴家不再耽擱了。唉。周文賓的喬粧計畫。幾乎失敗在這「既來之則安之」兩句之下。他已準備回過頭來。他已準備要說二

爺不在這裏。奴家不再停留了。但是猛想到方才在內堂哄騙母親。母親說許大姑娘怎麼會說這通文的話。他想我現在扮了鄉下大姑娘。他背着書。句由着他背。我只算莫名其妙便是了。他打定了主意。頭也不回。祝枝山才知道他是個貨真價實的鄉下大姑娘。把方才的疑慮都打消了。他正覺客館淒清。有了這美人兒走來。空氣中也含着的一種暖意。他怎肯放這鄉下大姑娘出去。便道。大姑娘。來來來。且在這裏坐坐。也許二爺會得出來。文賓便答轉身。驅向枝山。打量了一下。問道。老伯伯姓什麼。枝山道。姓祝。文賓笑了。笑道。祝伯伯。喚我做甚。枝山道。喚你進去暫坐片刻。也許二爺會得出來。文賓便不客氣。跟着枝山入內。在旁邊一張椅子上坐下。枝山道。請問大姑娘芳齡多少。文賓假作呆了一呆。隔了片晌。才說道。祝伯伯。我們豆腐店裏。只有劃方豆腐干。沒有什麼方菱圓菱。枝山笑道。大姑娘。你纏錯了。我問的芳齡多少。便是問你年紀多少。文賓笑道。原來芳齡便是年紀。奴家的芳齡一十七歲了。請問祝伯伯芳齡多

少。這句話引得枝山發笑。便道。你問我麼。虛度三十九歲了。文賓假作嬌嗔道。祝伯伯這般瞎三話四。奴家已告訴你芳齡一十七歲。你怎麼說許大三十九歲了。這句話又引得枝山大笑。也想這許大端的笨不可言。他把「虛度」二字。當做「許大」二字。他這個人。簡實是「聰敏面孔笨肚腸」。看來不配和他通文的。便道。大姑娘。你又纏錯了。我說的虛度三十九歲。是說我的年紀三十九歲。文賓笑道。原來祝伯伯也叫做許大。你既然姓許。怎麼又姓祝呢。枝山拍手大笑道。姑娘。你專會嘔人發笑。我不和你通文了。你簡直胸無點墨。文賓瞧了瞧枝山的手。指道。怎麼祝伯伯也是六指頭。枝山驚問道。你又見過誰是六指頭來。文賓道。奴家聽得周二爺有個好朋友。寫得一筆好字。便是江南第二才子祝枝山。也是六指頭。祝伯伯。你可認識他。枝山聽得喚他江南第二才子。不禁心花怒放。他斜着眼睛。捋着頷下的鬍子。笑嘻嘻說道。大姑娘。實不相瞞。江南第二才子祝枝山。便是老夫。文賓又假作詫異的模樣道。祝伯伯。你說

謊了。江南第二才子不是老虎。却是洞裏赤練蛇。枝山道。吓你一當着和尚罵賊禿了。我便是祝枝山。人家喚我洞裏赤練蛇。這個人一定要入十八層地獄。文賓聽着。便即起立。捧着胸膛。向枝山福了兩福道。祝大爺休得見氣。奴家有眼無珠。不知道你便是江南第二才子。祝大爺。奴家這番到來。雖然是看周二爺。其實要看你祝大爺。枝山道。你來看我做甚。文賓道。祝大爺的書法。四遠馳名。張小二得了你祝大爺寫的扇子。一換便是十多兩銀子。母子倆便可安穩穩的過年。杭州人誰不稱贊祝大爺的義氣。誰不稱贊祝大爺的一筆好字。不識好歹的蘇州人。替祝大爺起這惡毒的綽號。祝大爺說這個人一定要入十八層地獄。奴家却說這個人一定要入三十六層地獄。祝大爺是菩薩肚腸。活佛的心。怎說是洞裏赤練蛇呢。枝山聽了。好不快活。自思生平知己。半在巾幗。在嘉興時。爲着一首詩。受那芙蓉姨太太百般優待。在杭州時。又爲着一柄扇子。受那許大姑娘的抬舉。便道。大姑娘。你真是祝某的知己。你今夜到來。

看我。可是要我贈你一柄扇子。文賓又起身福了兩福道。祝大爺竟是未卜先知。奴家來看周二爺。便是央託周二爺向祝大爺說。送給奴家一頁扇面。好教奴家在兄弟面前說的嘴響。枝山道。這話怎麼講。文賓道。只爲祝大爺贈給張小二扇面的事。是奴家兄弟許二告訴奴家的。許二說。祝大爺的字怎麼值錢。我們豆腐店裏做了一朝。不及祝大爺筆頭上一轉筆毛。奴家問許二。你說的祝大爺住在那裏。他說。住在隔壁周府。奴家說。既然住在隔壁周府。你姊姊也會向他討取一頁扇面。許二說。你休誇口。祝大爺的字。豈肯輕易下筆。奴家便和許二賭個輸贏。今夜奴家討得祝大爺所寫的扇面。許二做三聲狗叫。討不得祝大爺的扇面。奴家做三聲狗叫。好大爺。親大爺。菩薩肚腸的大爺。活佛心的大爺。你成全了奴家罷。枝山被文賓連灌着迷湯。益發神魂顛倒。便道。你們也賭着東道麼。奇哉怪哉。文賓道。難道祝大爺也和誰賭着東道來。枝山道。沒有。大姑娘。我告訴你。祝某的字。本來不肯輕易下筆的。今夜瞧着你大姑娘的

分上。便破例替你寫一頁扇面。好在我過嘉興時。有人送我多頁扇面。即刻便可一揮。可惜沒有人替我磨墨。我的僮兒又上街看燈去了。文賓道。奴家替你磨墨可好。枝山道。再好也沒有。從前貴妃捧硯。今夜佳人磨墨。我祝某的豨福真不淺啊。文賓暗暗好笑。這鬍子快要上當了。便由着他咬文嚼字。不去睬他。只彈了彈燭花。把案上硯臺加了幾滴水。執了一錠仿古名墨。輕圓流利的磨將起來。枝山正取着扇面。預備揮灑。陡見那大姑娘磨墨的姿勢。分明是個慣親筆硯的人。他既是豆腐店裏的女子。磨豆腐是在行的。磨墨是不在行的。現在瞧見他磨的這般輕圓流利。不禁湧起了疑雲。捋着鬍鬚笑道。老二。你扮的好像啊。文賓聽了。猛吃一驚。被他一言道破。怕不要功敗垂成。好在他知道枝山的脾氣。並非真個看出了破綻。不過冒我一冒。看我可有什麼驚惶失措。當下很鎮定的說道。祝大爺說些什麼。奴家不明白。枝山笑道。老二。你道我「渾濁不分鱧與鯉」。你可知道我「水清方見兩般魚」。文賓放着手中的墨。忙

道。祝大爺。奴家害怕。要走了。枝山道。爲什麼要走呢。文賓道。祝大爺可是有瘋癲病的。好好的和你講話。你忽然着了邪魔似的。老二長。老二短。口中喃喃。喃喃。說這不明不白的話。好不怕人。說罷。返身便走。慌得枝山把他拖住。便道。大姑娘休得害怕。這是我一種習慣。叫做「胎裏毛病」。心中想着什麼。一個不注意。口中便要說將出來。並不是瘋癲。大姑娘。依舊請你替我磨墨。你磨墨的樣子。確是在行。一些水也不會潑出硯外。文賓肚裏明白。原來在這分上。幾乎露出馬脚來。便笑着說道。祝大爺。你說奴家磨墨磨的好。這便是吃了不識字的苦。枝山詫異道。怎麼磨墨在行。倒是吃了不識字的苦。大姑娘你弄錯了。文賓一壁磨墨。一壁說道。祝大爺。奴家告訴你。我們開的雖是一家小小豆腐店。但是也有往來的賬目。豆腐店請不起司賬先生。只好每天央託對門教書的王先生寫賬。王先生寫賬時。派着我在旁磨墨。濺出了一點水。他便擲着筆大發脾氣。爲這分上。我不會寫字。我却會磨墨。遇着王先生替人家寫對時。也要



我磨墨。我磨墨在行。都是吃着不識字的苦。枝山笑道。原來如此。墨已磨濃了。待我來寫罷。但是只落單欸。不落雙欸。文賓道。什麼單欸雙欸。奴家不明白。枝山道。單寫我的名字。叫做單欸。連你的名字一同寫上。這便叫做雙欸。文賓道。奴家不要單欸。却要雙欸。枝山道。據我看來。還是落了單欸的好。單欸的扇面。拿上茶會。便可換得十多兩銀子。要是落了雙欸。價值便短了。文賓道。祝大爺。寫的扇面。便是奴家的寶貝。休說十多兩銀子。一千兩也不賣。祝大爺。奴家一定要請你落這雙欸的。枝山道。要寫雙欸。便要請問你的名字。文賓道。早已告訴祝大爺了。奴家便是許大。許大便是奴家。枝山道。這個名字不好聽。怎好寫上扇面。文賓道。祝大爺。休得欺瞞奴家。不識字。奴家一離母胎。便叫許大。叫了十七年。沒有人說我不好聽。便是不好聽。你也要替奴家寫上扇面。枝山道。寫便寫了。只是許大的下面。寫些什麼稱呼呢。也罷。不要稱呼了。但寫許大兩字罷。文賓拍着枝山的肩頭道。祝大爺。奴家不要「阿貓阿狗有稱呼」。你但寫

許大。不寫稱呼。你便瞧奴家不起了。奴家不要。枝山一連聲的應道寫寫寫。：列位看官。這是一種心理作用。文賓沒有喬粧時。也曾手拍枝山的肩。枝山的肌膚上並不起着什麼快感。現在這一拍却不然了。枝山覺得纖手着肩。有一種又酸又甜又酥又麻的感覺。直入他的骨髓。除却滿口答應。還有甚麼話說。文賓道。你寫的什麼稱呼。枝山道。寫上許大姑娘可好。文賓道。奴家不要。枝山道。寫上許大小姐可好。文賓道。奴家不要。寫上許大女士可好。文賓道。奴家不要。枝山道。這也不要。那也不要。你要我寫什麼。文賓道。奴家說了。只怕你不肯寫。枝山道。只要你說的出。我便寫的出。文賓道。你要寫上許大好妹妹五個字。枝山道。好妹妹的稱呼。只好口頭稱呼。怎好寫上扇面。文賓另起着一隻手。拍着枝山那一隻肩道。祝大爺。你不寫稱呼。奴不要。說這話時。聲音十分甜媚。枝山的身體幾乎癱化做一堆。除却滿口應允以外。還有什麼話說。文賓又彈了彈燭花。枝山已蘸得筆飽。正待寫字。忽然向文賓說道。大姑娘。請你抹一抹。

桌子。這裏有些灰塵。文賓不知是計。便取了抹巾。低着頭抹桌子。抹到枝山身旁。枝山乘他不備。湊過頭去。嗅了嗅他的粉頰。文賓假作嬌嗔。把抹布一丟道。祝大爺這般不老實。扇子不曾寫。却來佔奴家的便宜。枝山聽得話中有因。便道。大姑娘不寫扇子。便不能佔你的便宜。要是寫了扇子。便怎樣。文賓笑了一笑。低頭不語。枝山湊頭過去道。怎麼樣。一壁問。一壁嗅着鼻子。覺得陣陣粉花香。直透心坎。文賓道。你替奴家寫了扇……說到這裏。撲嗤的笑了。枝山見了。益發消魂。又湊過頭問道。怎麼樣。文賓道。祝大爺不要這般。又是酒氣直沖。又是毛萋萋刺痛奴家的面頰。奴家要回去了。枝山道。不要回去。你只告訴我。替你寫了扇子。你便怎麼樣。文賓道。祝大爺這叫做「明人不消細說」了。枝山聽得這一句話。分明是批准了戰書。立即告着奮勇。提筆在手。寫了這一頁扇面。又寫着許大好妹妹芳鑒。吳門祝允明書。特別討好。還加着兩方圓章。雙手捧上。送給這位西貝的好妹妹。文賓接取在手。在燭焰旁邊烘乾了墨跡。摺疊

好了。納入懷中。便向枝山福了兩福。謝了他的盛意。便要告辭。却被枝山一把拖住道。好妹妹。你允許我的話怎麼樣了。文賓道。奴家沒有允許你啊。枝山道。好妹妹。你說寫了扇子以後便……文賓道。便什麼。枝山道。你說「明人不消細說」。文賓道。那麼奴家早已向你說明了。你是聰敏人。難道不省得。枝山道。「明人不消細說」。便是這個那個。文賓道。這個那個是什麼。枝山道。這個那個便是一「明人不消細說」。了。文賓道。祝大爺。你不是個好人。不肯老老實實的說。欺我鄉下姑娘。枝山笑道。好妹妹。你逼我說。我便直說了。這個那個。便是和你同床共枕。文賓回復着自己的聲調道。老祝無禮。你這東道輸了。三百兩紋銀。快快拿來。我說的「明人不消細說」。便是要贏你的東道。得你的三百兩紋銀。我怕你圖賴。這一頁扇面。便是你瞧不出我改粧的證據。老祝。你佩服我麼。枝山聽了。不慌不忙。說出一番話來。正是

三生修訂鴛鴦譜 片語安排錦繡窩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文賓騙信衆人。乃可以騙信枝山。前回已評之矣。而猶嫌其未也。枝山心計素工。而又預存戒備。文賓乃欲玩之於股掌之上。恐未必如騙信衆人之易於成功也。於是有老媽子之折梅。又有錦葵之探望祝僮。兩番彈去燭花。子細評量。足見祝鬚心細。而錦葵乘機撒謊。竟使「三十年老娘倒綳孩兒」。助文賓成功者。錦葵也。促枝山失敗者。亦錦葵也。厥後文賓酬以白銀三十兩。且遣嫁祝僮。以圓滿其好事。論功酬報。非幸也。宜也。

枝山誦論語。以誠驗真假村姑。機警無比。文賓苟無以前兩次之破綻。未有不露出馬脚者。語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此類是也。

誤老夫爲老虎。詼諧入妙。吾品茗時。閱至此處。不禁噴茶滿紙。淋漓盈卷。曝以日光。乃能展頁。吾謂此書乃療愁之花。掃愁之帚。世有愁人。盍於此中覓避愁地乎。

賺枝山寫扇。較之賺枝山脫褲。一雅一俗。如分天壤。且脫褲不過一時插譚。而寫扇則與下文有絕大之關係。著者下此伏筆。定非偶然。枝山既已中計。猶自強辯。似近無賴。然不如是。安有下文之如許文章。此章法轉捩處。不可不知。

胡寄  
塵著

喜

何海  
鳴著

怒

包天  
笑著

哀

徐卓  
呆著

樂

胡何包徐四位先生 都是小說界老前輩

所著風行全國 家絃戶誦

近因他們大都從事政治 無暇再及著述

苦煞了小說迷 望眼欲穿

經本局再三勸商 方克成此鉅著

喜怒哀樂 各盡其妙

一讀此書 則喜怒哀樂 不能自主

甜酸苦辣 各味備嘗！

包你笑聲與哭聲同作 鼻涕與眼淚齊飛

全書八大厚册六十萬言原價大洋五元

特價三元五角

寄費二角三分

另購也可 每部實洋一元 寄費一角三分

上海大眾書局印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唐文祝周

# 四傑傳

吳門程瞻廬編

## 第五十一回

百花臺歡迎閨眷

五駿騎徧訪佳人

彈唱三笑因緣的。把祝枝山唱的太不堪了。唱到周文賓戲友一段。竟把祝枝山說的和周德一般齷齪。已失去了才子的身分。甚至周文賓賺去祝枝山的褲兒。枝山也會上當。把褲兒褪了下來。此種不近情理之談。雖可以博得聽者發笑。但是祝枝山的才子身分。從此消滅。只好和周德拜把子。去做難弟難兄了。列位看官。書是假的情理是真的。周文賓要取得祝枝山不辨雌雄的真憑實據。何以定要賺去他的褲兒。只須索得他手書好妹妹的一頁扇面。他已無法抵賴了。閑話剪斷。祝枝山的東道。明明輸了。周文賓逼他把杭州太守送來的潤筆。充作罰金。枝山道。老二且慢。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我既已輸了。今夜不交出罰金。明天也當繳出。不過我祝某的眼睛是不濟事的。你騙過祝



某的眼睛。不算希奇。要是你打扮着女粧。在熱鬧街坊上看燈。人家的眼睛也都似我祝某這般鈍。我才佩服你喬粧的本領。文賓道。這有何難。我從後街兜到清和坊。背後跟着許多輕薄少年。也都算我是鄉下女郎。誰也不曾看破我的真相。枝山道。不算不算。一者。你口說無憑。祝某不曾目擊情形。二者。你從後街兜到清和坊。這不是熱鬧所在。你便躲過人目。並不爲難。你果有本領。我再和你賭一個東道。聽說今夜麒麟街王兵部府門前的鰲山燈棚。特別鮮明耀目。還加着後面空場上放着異樣的焰火。趁着你尙未改裝。我伴着。你到麒麟街去看花燈和焰火。要是你沒有破綻露出。我便再輸你一個東道。你敢去麼。文賓道。誰說不敢去。不過第一個東道。你還沒有交出罰金。怎麼又比上第二個東道。枝山道。我不抵賴你。便是了。假使第二個東道是你輸的。那麼彼此抵銷罰金。兩無來去。假使第二個東道。又是我輸了。那麼繳了三百兩罰金。再繳三百金。文賓道。我不相信。你的行囊中除卻三百金。更無長物。怎說繳了三百

金。又繳三百金。枝山笑道。那麼你太瞧我不起了。說一句爽快的話。要是兩個東道我都輸了。第一筆罰金。明天交付。第二筆罰金。限我在三五天內。鎮日寫扇寫對。把收下的潤筆。一概交付與你。可好。文賓聽了。又動了他的好奇心。其實不是他的好奇心發動。是他的天喜星發動了。便道。老祝去便和你去。只是在路上行走。彼此用什麼稱呼。枝山道。要是認做夫妻。你太吃虧了。好在我方才喚你好妹妹的。我們便認了表兄表妹罷。文賓點頭道。這也使得。枝山道。那麼我們便動身罷。文賓道。且慢。說時解去了羅裙。大踏步便向庭心中跑。走到牆隅的尿桶腳邊。詩聲朗朗的題了一首長歌。然後回到裏面。繫上裙子。且笑且說道。做了女人。便是這一層不方便。外面只有男廁所。沒有女廁所。我這女人。雖然是假的。但是一時內急。不能夠拉去褲兒。便在道上吟詩。枝山道。那麼我們便要改變稱呼了。好妹妹快走啊。文賓道。哥哥先請奴家來也。於是一對喬裝改扮的兄妹。同出牆門。家丁們當着二爺不敢笑。待到主人出去了。都是

笑的前仰後合。不在話下。且說這一夜慶賞元宵。街坊上人山人海。都往熱鬧地方行走。尤其是麒麟街王兵部府前的燈彩。博得人人喝彩不休。綵棚以外。還有鰲山。鰲山以外。還有音樂亭。哀絲豪竹。鐵板銅琶。悠悠揚揚的奏動起來。所有看燈的閨眷。都坐在百花臺上。一應燈彩。色色俱備。絹燈上面都繪着各種故事。有亭台樓閣燈。亭是子雲問字亭。台是燕王黃金台。樓是崔灑題詩的黃鶴樓。閣是王勃作序的滕王閣。又有風花雪月燈。風是宗慤所乘的長風。花是煬帝所看的瓊花。雪是謝道韞所詠的雪。月是張君瑞所待的月。又有書畫琴棋燈。書是蘇秦所負的書。畫是二喬所看的畫。琴是文姬所辨的古琴。棋是貴妃所亂的棋局。又有麟鳳龜龍燈。麟是孔子所泣的麟。鳳是弄玉所騎的鳳。龜是毛寶所放的龜。龍是葉公所好的龍。許多觀衆。正看得眼花撩亂的時候。後面空場上。又放起異樣的燄火來。博得人人仰目。個個抬頭。在先放的是月炮。又喚做賽月明。昔人有詩爲證。

月色何能賽。騰空吐一丸。萬人回首處。三五正團圓。燭火方將熄。金波只自寒。若教明又定。真作夜珠看。

月炮放過以後。大眾又喊道。流星炮來了。快快看啊。這是九龍取水啊。這是二龍戲珠啊。這是白鵝生蛋啊。這是老鶴彈霞啊。又有上升數十丈後。點點滴滴。宛如金花下墜的模樣。大眾拍着手道。這滴滴金多麼好頑啊。昔人有詩爲證。雲爾穿空起。春星落萬家。雙垂龍取水。一道鶴彈霞。濺瓦金光碎。燒雲寶焰奢。倚樓人望久。趕得月兒斜。

這些焰火。還是尋常的焰火。旁的人家都有的點綴品。大眾見了。還沒有十二分滿意。最奇怪的空場上。搭着木架。木架上轟着檣杆。檣杆上挂着花炮。初點的時候。藥綫上徐徐吐出金菊芙蓉。四季百花。比及吐畢。驀然間唼喇喇的一聲。眼前金光湧現。金光中有種種亭台樓閣的形狀。閃爍不定。須臾易觀。又見高台上垂着大珠簾。有兩個人徐徐捲起珠簾。裏面次第現出戲劇形態動作。

一切如生。隔了片晌。爆出一個暴雷也似的聲音。忽墮下一顆大珠到場上。着地以後。重又躍起。湧出五彩金龍。追逐這顆大珠。博得人聲如沸。一齊的喊着。好啊好啊。彩聲甫畢。忽的東南角上。人頭擠擠。都說快快去看一齣鍾馗送妹。啊。男的滿面絡腮鬚子。女的卻是生長得千嬌百媚。一個喚一聲哥哥。一個喚一聲妹妹。卻不料兄妹倆會得這般的美醜不同。衆人受了這宣傳的吸引力。一個個移轉目光。都去物色這個鍾馗的妹妹。本來看燈看焰火是假的。看人是真的。便有許多人擠到東南角的人圈子裏。去看這一齣鍾馗送妹的活劇。鍾馗是誰。鍾馗的妹子是誰。不問而知。便是祝枝山和周文賓了。他們出了大門。迤邐行來。只向着熱鬧處行走。文賓且走且喊着哥哥慢行。枝山回頭說道。好妹妹不須慌張。有我哥哥在這裏開路。在這哥哥妹妹聲中。便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衆人向文賓着了一看。不由的喚着一個咦字。又向枝山看了看。不由的哼了一聲。枝山向那人道了一聲吓。文賓跟在後面。接着道了一個噲字。

這都叫做一字傳神。衆人見了這西貝女郎。大有左傳上說的「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的意思。衆人一時喜出望外。所以道了一個唳字。有了美貌妹妹。定有美貌哥哥。所以看了文賓。又看枝山。誰料祝阿鬚子的尊容太不堪領教了。這又出於衆人的望外。所以道了一個哼字。大有你這騷鬚子不配有這美貌妹妹的意思。枝山聽了。很不佩服。暗想你們這般人。簡直沒有生着眼睛。男女都辨不清。還要辨什麼美貌。所以道出一個呸字。文賓連忙止住他。一者怕和衆人發生口角。鬧出事來。二者怕枝山口頭不慎。洩漏了祕密。須不是要所以道了一個噲字。這個字有時含着招呼的意思。有時含着警告的意思。有時含着制止的意思。似這般的忽而唳。忽而哼。忽而呸。忽而噲。已不知有幾次。在先尾在後面的不過三五人。後來愈跟愈多了。編書的好有一比。西貝女郎。宛比是雪糰。浮薄少年。宛比是芝麻。文賓在人叢中行走。宛比雪糰在盛着芝麻的簾中打轉。經過一處。當然包圍的少年愈聚愈多了。還有人沿路宣傳着。

快快看啊。看一齣鍾馗送妹的好戲啊。到這時候。枝山和文賓不須自己動步。被衆人擁着而行。還有那些色情狂的男子。專在女人隊裏摩肩擦背。便是夾着衣服。也會得到一種間接的肉感。可惜他們將雄作雌。專在文賓身上轉念頭。倒惹文賓暗暗好笑。暗笑自己。和你們都是一般的。即使在澡堂裏裸體相逢。你們未必會得動什麼慾念。現在不過打扮着一身女人服飾。你們便利狂蜂浪蝶般的驅之不散。這便是服飾害人咧。行到王兵部府門前。益發圍得如鐵箒一般。休想可以出這重圍。幸而空場上面臨時搭着幾座高台。是專供婦女們看燈看焰火的台。上有一個女郎。見文賓被他們擠軋得可憐。便向台下喚道。台下的姐姐爲什麼不到台上來呢。快到這裏來坐坐。免受擠軋。文賓道。多謝姐姐招呼。奴家來也。便拽起羅裙。上那十餘級的短梯。方才招呼的女郎。格外殷勤。在台上伸手相挽。挽着文賓上台。文賓回頭看着枝山道。哥哥你先回去罷。奴家承這位姐姐多情。招呼我登台看燈。這座台是只許婦女登臨的。

哥哥上來不得。還是早早回去。免得受人擠軋。說罷。撲嗤一笑。自古道。一招呼不蝕本。舌頭上面打一個滾。」文賓滿面春風。渾似一朵交際之花。左一聲姐姐。右一聲妹妹。竟有人騰出坐位。和他並坐。和文賓坐在一起的。左一個是二八姣娃。右一個是三五少女。倚紅偎翠。似這般的豔福。足使祝枝山見而垂涎。好在文賓上台以後。祝枝山便脫離了擠軋。來來去去。倒可自由。台上的文賓和衆女郎彼此寒暄。才知道左邊坐的是王裁縫的女兒。右邊坐的是賣花女郎金珠。他們都有四五分的姿色。但是和文賓坐在一起。休說兩個女郎自歎不如。竟是滿台粉黛無顏色呢。那王裁縫的女兒賣弄他善於壓線。笑向文賓說道。姐姐。你這般面龐。可惜衣服太不入時了。你買了衣料給我們做。包管你做的入時。賣花女郎道。姐姐。你有了這般面龐。合該插幾朵嬌豔的鮮花。才襯得出你的千嬌百媚。你插的這幾朵像生花。太省儉了。我們的園子裏。四季鮮花都有。每天早晨。我們可以送花到你府上。況且價錢也不貴。文賓唯唯諾諾。



和他們信口敷衍。他向台上看了一周。個個都是濃裝豔抹的少年婦女。一時釵光鬢影。和那懸挂的五彩紗燈。互相輝耀。文賓問那賣花女郎道。爲什麼台上坐的都是少年婦女。尋不出一個半老徐娘。賣花女郎道。姐姐有所不知。這座台是王兵部的公子王天豹造的。取名叫做百花台。準備做今天的姊妹姊妹觀燈的所在。凡是夠得上登台資格的。都請他登台觀看。夠不上登台資格的。休想可以登這座百花台。文賓聽說。便看台上的匾額。果然是用鮮花紮成的。百花台三字。便向賣花女郎說道。請問姊妹。假如有年老的婦女要上台來。便怎麼樣。賣花女郎說道。要上這座台。須得我們招呼以後。才得上來的。不招呼不能擅自上台的。不瞞姐姐說。我和裁縫店裏這位姐姐。都是王公子雇用上台。教我們遇見了美貌婦女。一一接引上台。凡是我們瞧得上的。都有幾分姿色。姐姐不信。但看這座百花台上。有一個醜陋的女子麼。有一個年老的婦人麼。說話時。忽聽得台下有一個鳳陽婆子。抱着小孩。叫喊道。我的乖乖。立都

立不動了。待我上台去歇歇罷。他才跨上一級梯子。冷不防有兩個守台的豪奴。一個喝一聲。沒有眼睛的婆娘。你該上去麼。一個下死勁的把那婆娘拖下。娘兒倆險些兒栽了一個筋斗。賺得旁人拍手大笑。又有一個三五分姿色的小脚女郎。姍姍行來。一壁走。一壁風擺芙蓉似的。搖搖不定。那台上的裁縫女郎。又忙着去招呼。把他接引上台。文賓又私問那賣花女郎道。王公子把年輕婦女招引上台。這是什麼意思。賣花女郎道。這位王公子。渾名老虎。又稱花花太歲。杭州城裏誰也比不上他的勢力。便是巡按大人也懼怕他三分。今夜王兵部府中的燈彩。爲什麼這般鮮明。檣杆上的焰火。爲什麼這般花樣百出。借這題目。好教杭州城廂內外的姊姊妹妹。都來慶賞元宵。又恐怕老的少的。村的俏的。混合在一處。有許多不便利。所以築起這座高台。把美貌的婦女都合在一處。開一個百花大會。王公子便騎着高頭馬。到各處跑了一周。回到台前。勒住了馬韁。把台上的姊姊妹妹。看一個飽。文賓道。爲什麼不見王公子呢。

賣花女郎道。姐姐沒有上台的時候。王公子已來了好多次。現在他又到別處跑馬去了。正在談論的時候。台下鑼鼓喧天。又來了一起龍燈。判分五色。格外鮮明。在先是白龍燈。烏龍燈。都是張牙舞爪。白龍燈搶的是一顆夜明珠。烏龍燈搶的是一顆黑水玄珠。隨後又有青龍燈。赤龍燈。最後是一條黃金龍燈。搶的是一顆黃金佛頂珠。龍燈去後。檣杆上面的花炮。又是唿喇喇的一聲響亮。金光迸現。分明是一「天下太平」四字。隨後幻出一個半圓形。大眾都說。這便是蔡狀元起造的洛陽橋。果然這半圓形幻化了橋梁。橋上有種種色色的人。來來往往。似這般的奇異焰火。又引起着台下眾人很熱烈的呼聲。歡呼未畢。鸞鈴聲起。賣花女郎拉着文賓衣袖道。姐姐留心着。花花太歲快要到這裏來也。霎時間台下眾人都向兩旁讓開。廣場上面讓開了一條人砌的弄堂。一共來了駿馬五騎。當先一騎白馬。騎的便是渾名老虎又名花花太歲的王熊。王天豹頭帶着一品蔭生巾。身穿着墨繡大牡丹的葱綠色的狐皮袍子。足登錦

靴面上有許多麻癩。麻癩上面帶着五分醉意。五分春意。勒馬台前。兩隻色眼。只在那西貝姑娘周文賓的面上注視。後面四騎都是隨從的豪奴。同時勒住了馬韁。或行或止。都跟着主人的馬首。王天豹揚鞭一指道。賣花金珠聽者。和你同坐在一起的妙人兒是誰。金珠起立道。好教大爺得知。這是上城來看燈的許大姑娘。他久住在鄉間。難得上杭州的。他的爹爹在城中開着豆腐店。王天豹笑道。呵呵。妙極了。我看遍了杭城閨秀。再也沒有第二人和許大姑娘一般美麗。許大姑娘。我在馬上行禮了。說時。把手一拱。文賓假作嬌羞。低着頭不做聲。金珠道。大爺和你拱手。他是兵部公子。人稱小兵部。你怎麼不還一個萬福。自古道。一禮無不答。文賓道。羞人答答的。怎好向陌生男人答禮。王天豹見那鄉下姑娘滿面嬌羞。益發襯出他的美麗無比。便在馬上說道。姑娘請下台來。和你到兵部府中去享那榮華富貴。強如在鄉間度那可憐日子。金珠道。姐姐聽得麼。大爺看中你了。快快下台去罷。文賓道。奴家不去。奴家情願幫着

爹爹賣豆腐。不願去跟小兵部。文賓越是不睬王天豹。他便越覺得鄉下姑娘的可愛。他是花花太歲。平時間尋花問柳。釵裙隊裏都是竭力捧着這位公子。他被人捧得厭倦了。轉覺得鄉下姑娘對他不瞅不睬。有一種天真爛漫的模樣。他想有這麼一位絕色佳人。大可做得自己的妻室。今天相逢。定非偶然。要他自己下台。他是不肯的。何妨待我上去邀他下台。當下翻身下馬。四名豪奴也都下了馬背。牽着牲口。牽到兵部府的馬房中去休息。不在話下。王天豹提起輕裘。從短梯走上百花台。便向文賓施禮。文賓做出沒奈何的模樣。座上抬身。口稱奴家也有一禮。王天豹的眼光已注射到文賓的裙下。賣花的金珠道。這位許大姑娘的面龐兒果然好了。但是……說了半句。以下不說了。那個裁縫女郎接着說道。但是可惜這些上面太靠不住了。他一壁說。一壁翹起着裙下的蓮鈎。賣弄他是小脚。王天豹笑說道。許大姑娘。你有這般的花容月貌。爲什麼不裹足呢。真個可惜了。文賓道。公子錯了。奴家記得有四句詩。公子聽著。

詩云。

盈尺蓮船莫笑奴，  
觀音大士赤雙趺。  
欲知小脚何由起，  
始自人間

賤丈夫。

王天豹聽了這四句詩。拍手稱贊道。大姑娘說的不錯。小脚怎及大脚的美。大姑娘如不相棄。跟着我王熊回去。管教你吃不盡的山珍海味。穿不盡的綾羅緞疋。文賓道。奴家不去。奴家今天和表兄同看花燈。只爲人叢中不堪擠軋。奴家避到台上。表兄已不知擠到那裏去了。要是奴家跟着公子回去。表兄訪尋奴家不得。回去告訴奴家的爹媽。豈不要累他們着驚。王天豹道。這有什麼妨礙。到了來朝。我王熊可以打發家丁。傳請你們爹爹媽媽進府。叫他們不用開什麼豆腐店。這般生涯。吃酒不醉。吃飯不飽。還不如在我府中吃一碗現成茶飯。管教你們豐衣足食。一輩子無憂無慮。文賓道。多蒙公子美意。奴家怎好驚擾。王天豹道。姑娘不用說這客套話。趁着元宵佳節。快快跟我回去。文賓走了。

幾步。忽又停着脚蹤道。公子請便。奴家是不去的。奴家和公子非親非戚。跟着公子回去。怕人家嘲笑。王天豹道。大姑娘不用擔憂。明天傳請你爹爹媽媽到府。只須他們肯把你給我。那麼我和你便可成爲伉儷。還怕人家嘲笑麼。文賓點了點頭兒。又走了兩步。才走到短梯旁邊。又停止了脚蹤道。公子請便。奴家是不去的。自古道。一男女授受不親。一跟着公子回去。人家只以爲奴家和公子一定同住一房。似這般的醜名兒。一出許大便難以見人了。王天豹道。許大姑娘又來了。偌大的兵部府中。怕沒有你的住房。便是你怕着冷靜。也可和丫頭們同住一房。快快下台去罷。文賓便孌孌婷婷的下台去了。台上的姊妹們見了。又妬又羨。但見豪奴當前。鄉下姑娘居中。王天豹押隊。一片燈籠火把。直進兵部府中而去。正是

改扮喬裝渾不覺。看朱成碧待如何。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從祝枝山傳折入周文賓傳。元夜觀燈。是書中之過渡處。觀燈以前。祝周並寫。祝爲主而周爲賓。觀燈以後。祝周並寫。周爲主而祝爲賓。此等處。須於用筆輕重時。體察得之。

描寫杭城元夜燈彩焰火之盛。都非臆說。或採自武林舊事。或採自武林踏燈詞。或採自通典。或採自仁和县志。或採自浙江通志。吾見著者書此回時。案頭書疊如春山。不覺莞爾曰。獅子搏兔。亦用全力耶。

臨行時。作長歌題壁。雖係小小動作。卻不可少。否則百花台上。忽發詩興。將若之何。

文章傳神處。往往以少許勝人多許。此處敘道上擁擠偃傍之狀。僅以隻字形容之一唳一哼一呶一噲。可謂字字活跳。神妙直到秋毫巔。寫燈彩處。如見光怪陸離之狀。寫焰火處。如見變幻倏忽之形。幾使閱者如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



騙枝山時。文賓以不通文勝之。騙王熊時。文賓又以通文勝之。口誦大脚詩。妙在詞淺而意顯。不學如王熊。亦能入於耳而會於心。紈袴兒對之。怎不五體投地。